

夜　航

圣埃克絮佩里著

夜　　航

〔法〕圣埃克絮佩里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徐德炎
封面设计：孙景波

夜航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4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500

书号 10208·50　定价 0.62 元

目　次

夜　　航

汪文漪　何友齐 译

I

飞机下，山丘的阴影已经在金黄的暮色中划出了一道道波纹。平原变得明亮起来，夕晖永无穷尽。在这个国家，大地没完没了地反射着金光，而入冬以后，则没完没了地反射着雪光。

从最南端的巴塔戈尼亚送邮件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行员法比安，凭着那些与港湾水面一样的征兆——那种宁谧、那种在平静的云层上泛起的轻微的縠纹——发现了黑夜的临近。他仿佛驶进了一个渺无际涯、令人心旷神怡的海轮停泊场。

在这一片宁谧中，他差点以为自己象个牧羊人似的在悠然漫步。巴塔戈尼亚的牧羊人不慌不忙地从一个羊群走向另一个羊群，他则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他就是这些小城市的牧人。每过两小时，他就遇上其中的一个，有的到河边饮水，有的在平原吃草。

有时在飞过一百公里比大海更荒无人迹的草原后，他遇见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庄，好象带着它所承载的人们，被草地的大浪向后卷去。于是他摆动机翼向这只航船致敬。

“圣胡利安在望，我们十分钟后降落。”

机组报务员向航线上的所有指挥台发出这条消息。

从麦哲伦海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千五百公里的航线上，相似的中途站一个接着一个；但这一个是处在夜的边境线上的，犹如在非洲，过了最后一个归顺的城镇，便是神秘世界的边境线①。

报务员递给飞行员一张纸条：

"雷雨太多，我耳机里充满放电的噪音。你们是否在圣胡利安过夜？"

法比安微笑起来，因为天空宁静得象个养鱼池，而且他们前方的那些中途站都向他们报告："天晴，无风。"

他回答道：

"我们继续赶路。"

但报务员认为暴风雨正躲在某个角落，就象蛀虫躲在水果里一样；晚上会是好天，可是会变坏的，他可不愿意再飞进这个就要变天的暗夜中去。

当法比安减低速度向圣胡利安降落的时候，他感到了倦意。所有使人们生活甜蜜的东西迎面大了起来：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小咖啡店、他们散步场的树木。他象个征服者，在他的凯旋之夜俯视自己帝国的大地，却发现了人们的平庸的幸福。他想要解甲归田，想要领略身体笨重和四肢疲疼的感觉，这种平庸可怜的生活也自有其无穷的乐趣。他要在这里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向窗外眺望那再也不会活

① 归顺的城镇，指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城镇；神秘世界，指殖民主义势力尚未达到的地区。

动的景物。哪怕在这个极小的乡镇他也会同意的，经过一番挑拣后，他变得随遇而安，他会喜欢它的。它象爱情似地把人圈住。法比安真想在这里长住，在这里成为永恒的一部分。对于他说来，这些他在其中度过一小时的小乡镇和这些他穿过的古墙环绕的花园仿佛是永恒的，因为它们存在于他的身外。镇子迎着飞机扑来，向他敞开了胸怀。法比安又想到了友谊，想到温柔的少女们，想到亲切的白桌布，想到一切渐渐化入永恒的东西。镇子齐着机翼向后流去，一一展示出它那些大门紧闭的花园的奥秘，它们的院墙也无法保护这种奥秘了。不过，法比安着陆时明白自己除了院墙里几个人缓慢的动作外什么也没看到。这个镇子单靠它的静止就守住了自己情感的秘密，这个镇子拒绝给他温暖，只有放弃飞行才能获得它。

十分钟的停靠时间过去后，法比安又该上路了。

他朝圣胡利安回过头去，这时已经成了一小撮灯火了。一会儿，成了几点星光。再一会儿，成了一颗微尘，而这颗微尘在最后一次诱惑了他以后也消失了。

“我看不见仪表盘了，我开灯了。”

他按了按那些电钮，座舱的那些红灯照在指针上，可是在蓝蓝的光线里灯光还那样微弱，连指针都没染上颜色。他把手指放在一只灯泡前面，指头几乎没有变红。

“太早了。”

然而夜色跟一团乌云似的正在上升，已经填平了山谷。山谷和平原已经难以分辨了。村子已是一片灯光，它们灿若群星的光辉互相呼应。而他也用指头使航行灯眨着眼睛，与这些村落呼应。大地布满灯光的呼唤，家家户户面对无垠的黑夜点起自己的星星，就象将灯塔指向大海一样。一切掩盖人类生活的东西闪烁起来了。法比安很欣赏这次的进入黑夜，象进海轮停泊场似的，又慢，又漂亮。

他把头钻进座舱。指针上的镭开始发亮了。飞行员一个一个地检查着数据，很是满意。他发现自己稳稳当当地坐在天上。他用指头轻轻触了一下钢铁的翼梁，感到这块金属充满生命，它不是在震颤，而是在生活。发动机的五百匹马力将一阵轻微的战栗传遍机身，使这冰冷的物质变成了天鹅绒般的血肉之躯。他在飞行中没有感到眩晕、陶醉，而是又一次感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神秘工作。

而今一个新的天地形成了，他使出浑身解数，以在其中舒适地安顿下来。

他轻轻地敲了敲配电盘，挨个地碰了碰那些开关，动了动身子，更惬意地靠着椅背，他在寻找一个最好的姿势，以便更好地觉察这五吨重的金属被波动的夜托着所作的摆动。然后，他摸索着把救急灯推到合适的位置，丢开它，又找到它，看它是否滑动，而后又丢开它去摸那些操纵杆，准确地抓住它们，训练自己的指头在盲人世界工作。然后，等手指熟练以后，他才打开一盏灯，让座舱饰满精确的仪表，单凭仪表的指引，象跳水一样一头扎进黑夜。然后，由于任

何指针都不摆动，都不颤动，都不抖动，陀螺仪、高程计、发动机的运转，全都保持不变，他便伸了一下身子，把脖子靠在座位的皮面上，开始了飞行的沉思遐想，从中品味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希望。

这时，他象个值夜班的人，在深夜里发现了，夜，揭示着生活的隐秘：这些呼唤，这些灯光，这种不安。这颗黑暗中的简单的星星：一座孤零零的小屋。有一颗星熄灭了，这座房子把它的爱情关闭起来了。

要不就是关闭起了它的烦恼。这是一座停止向世界其余部分发信号的房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这些坐在灯前肘弯靠着桌子的农民们；他们不知道，在这个笼罩着他们的黑夜里，他们的心愿竟能传得那么远。但法比安却发现了这一点，当他来自千里之外并感到滔天大浪正把他那呼吸着的飞机举起来、摔下去的时候；当他穿过十来个风暴，就象穿过战时的国家；当他穿过这些风暴之间月明风清的空隙的时候；当他满怀胜利的心情一个接一个地飞临这些灯火的时候。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仅仅照亮他们简陋的桌子，殊不料在离他们八十公里的远处，已经有人被这灯光的呼唤所感动，似乎他们是在大海荒岛，绝望地晃动着这盏灯一样。

II

这样，巴塔戈尼亚、智利和巴拉圭的三架邮政班机从南部、西部和北部正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正等着它们的邮件，好让去欧洲的飞机在半夜时分出发。

三位飞行员，各自在象驳船般沉重的发动机罩后面，在夜的深处，沉思着他们的飞行。他们将从他们那雷电交加或一碧万顷的天上，向这庞大的都市慢慢地降落，活象一些古怪的农民，从他们的山顶上下来一样。

整个航空网的负责人利维埃，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停机坪上来回踱步。他保持着沉默，因为直到三架飞机归来以前，这一天对他来说是够叫人担惊受怕的。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随着一封封电报交到他手里，他才感到从命运那儿夺回了一些什么，缩小了未知数，把他那些机组从黑夜中拉回海岸。

一个工人走近利维埃，通知他无线电站的一条消息：

"智利的邮政班机报告说，他们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

"好。"

利维埃不久就能听见这架飞机的声音，黑夜已经送回一架来了。这跟潮起潮落、奥妙无穷的大海一样，她把在波浪中沉浮了那么久的珍宝终于送还了海岸。再过一会儿，

就能从她那儿接到另外两架了。

那时候这一天就了结了。那时候那些困乏的机组人员将去睡觉，由精神饱满的机组接替他们。但利维埃却得不到任何休息，又该轮到欧洲的班机使他心神不定了。事情永远如此。永远。这个老斗士惊奇地发现自己第一次感到疲倦。飞机的到达永远不会象那种决定战争胜负并带来一代和平的大胜仗。对他说来，永远只会有已经走出的一步，以及接踵而来的类似的千百步。利维埃觉得自己象是长期以来挺直双臂举着一个重负：一种不得休息、没有希望的努力。“我老了……”如果他不能从行动①本身得到滋养，他就老了。他奇怪自己思索起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来。然而那些一直被他摈斥的生活柔情，忧郁地低语着，又向他涌来：一个失去的海洋②。“这一切原来有这么近？……”他发现自己把使人生活舒适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推向了晚年，等他有时间了再说。好象有朝一日真能有时间，好象到了晚年真的会有想象中的悠哉游哉的生活似的。然而安逸并不存在。也许，也没有什么胜利。邮政班机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到达时刻。

利维埃停在勒鲁面前，这个老工长正在干活。他已经

① 作者认为“行动”与“幸福”是互相对立的。平庸的“幸福”使人丧失“行动”的意志，应该使人们鄙弃个人“幸福”，超拔于自身之上，因为“行动”能使人从死亡里解脱出来。

② 书中经常出现海洋这个比喻。这里，“失去的海洋”比喻利维埃所摈弃的个人“幸福”。

干了四十年了，还干得十分带劲。当勒鲁在晚上十点或十二点回家时，他并非回到另一个天地，并非一种躲避。当这人仰起他那呆板的脸时，利维埃对他笑了一笑，他指着一根发蓝的钢轴说："这玩艺儿装得太紧，不过我还是整好了。"利维埃向钢轴俯下身去。利维埃又被这活儿吸引住了。"得告诉车间，这些配件别装得太死。"他用手指摸摸摩擦的痕迹，又对勒鲁打量了一眼。看到这满脸朴素的皱纹，一个奇特的问题来到他嘴边。他微笑了：

"勒鲁，你这辈子为爱情花费过许多精力吗？"

"哦，爱情！你是知道的，经理先生……"

"你和我一样，从来没工夫。"

"不太多……"

利维埃听着他的话音，想知道这答话有没有辛酸的意味：没有。这人面对自己度过的生命只感到一种平静的满足，就象一个细木匠，刚刨完了一块漂亮的木板："好了，就这样了。"

"好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利维埃想道。

他摆脱开因劳累引起的那些伤感的念头，向飞机库走去。智利的飞机在吼叫了。

Ⅲ

远处的这个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圆熟、清

晰①。灯亮了。红色的航标灯勾勒出飞机库、无线电天线站和一块正方形场地来。人们在张灯结彩过节呢。

"在那儿！"

飞机已经在交叉的探照灯光柱里飞行。那么灿烂夺目，跟新的一样。但是当飞机终于停在机库前面，机械师和工人们忙着卸邮件时，飞行员贝勒兰却没有动弹。

"喂！你不下来还等什么呢？"

飞行员被某种神秘的事情吸引住了，不屑作答。可能他还在倾听自己脑海里掠过的飞行的声音。他慢慢摆动着脑袋，向前倾出身子，摆弄着不知什么玩艺儿。最后，他向上司和同事们转过身来，一本正经地望着他们，俨然是在巡视自己的产业。他仿佛在数着、量着、称着这些人，他认为他确实是赢得了他们，以及这张灯结彩的机库和这坚实的水泥地，还有那稍远一些的城市连同它的骚动、它的那些女人和它的热气。他把这些人群象自己的臣民一样掌握在手中，因为他可以触到他们，听见他们，詈骂他们。他起初想骂他们，因为他们太太平平地呆在那儿，不担风险，欣赏着月亮。不过，他是宽宏大量的：

"……你们得请我喝几杯！"

于是他下来了。

他想描述他这次旅行：

"要是你们能知道……"

---

① 原文为 Il murissait. 比喻飞机的声音象渐渐成熟的水果一样，越来越成形而易于识别。

他无疑认为讲这些就足够了，于是就走开去脱掉他的皮飞行服。

当车子把他和一位没精打采的督察员以及默不作声的利维埃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变得忧郁起来，度过难关，着陆后身体健壮地痛痛快快地骂几句——这些都不错。这是多么有劲的乐事！但过后回想起来，却感到心里有点不踏实。

和旋风的搏斗，至少这件事总是真的，不容置疑的。然而那些东西的面目、那种当它们自以为无人瞧见时的面目，可就不是如此了①。他想道：

"这就和暴动时一样；那些脸倒没怎么发白，却变得那么厉害！"

他极力回忆起来。

他当时正平安无事地飞越安第斯山脉。冬天的积雪以其全部的宁静覆压在它上面。积雪使群山宁静，就象岁月使被废弃的城堡宁静一样。纵深二百公里，没有任何人、任何气息、任何努力。唯有陡峭的山脊（他从六千米高处擦着山脊而过），唯有笔直的岩石外套，唯有一种怕人的安静。

那是在图彭加托火山的附近……

他想了想。对，正是在那里，他目睹了一种奇景。

他起先什么也没见到，只是感到不自在，就好象一个人

① 这里是将群山拟人化了，写的是在终年人迹罕到的群山里，遇见旋风到来时，群山面貌所起的微妙变化。

自以为独自一人，却并非独自一人，而是被别人注视着一样。他为时过晚而且不知怎样地感觉到被一种怒气包围起来。就是这样。打哪儿来的怒气呢？

他根据什么猜想这怒气是从岩石和积雪里渗出来的呢？因为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向他接近，没有刮起任何天昏地暗的暴风，而只是从原来的世界原地生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世界。贝勒兰瞧着，莫明其妙地不安起来。这些没有恶意的山岭和这些积雪的山脊只是稍稍有点发灰，但却有了生命——象一群人似的。

并不需要进行什么搏斗，他却紧紧抓住了操纵杆。某种他不能理解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他绷紧了肌肉，活象个准备跳跃的野兽，然而他没有看见什么不安静的东西。安静倒是安静，但却具有一种奇异的能量。

后来，一切都变得尖锐起来。那些山脊、峰巅全都变得尖利，他感觉出来，它们跟艏柱一样刺进强劲的风里。然后，它们仿佛在他四周拐弯、漂移，就象一支进入战斗状态的舰队。而后，空气中混进一种微尘，沿着积雪升腾起来，轻纱般地徐徐飘浮着。于是为了找条退路，在必要时后撤，他回过头去，不由得发抖了，因为在他身后，整个山脉似乎在沸腾。

“我完了。”

前方一座山峰，积雪飞进：一座雪火山。随后，是稍稍靠右的第二座山峰。就这样，所有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地爆发了，仿佛接二连三地被一个看不见的赛跑运动员触动了一样。那时随着空气的第一阵回浪，飞行员四周的群山震

荡起来了。

这场猛烈的战斗只留下极少的痕迹，在他脑子里只剩下了对那些颤簸过他的涡流的记忆。他只记得曾在那些灰色的火焰中发狂地挣扎。

他思索了一下。

“旋风倒算不了什么。命还是逃出来了。但在这以前！那样的遭逢！”

他以为在那千百个面目中认出了一个，然而他已经把它忘了。

IV

利维埃看着贝勒兰。这人二十分钟后下车时，将会疲倦而笨拙地混进人群中去。他大概会想道：“我累坏了……这鬼差使！”也许会对妻子承认一些事情，譬如：“这里可比在安第斯山脉上空强。”然而一切被人们那么珍惜的东西，几乎都已与他无缘了，他刚才就经受到了这种不幸。他刚才在花花世界的背面度过了几小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恢复对这座城市的明朗的印象，甚至不知道是否还会重新沾染上人类的那些细小弱点——既可厌又可亲的童年时代的伴侣。“在所有的人群里，”利维埃想道，“都有些不引人注目的人，一些非凡的信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至少……”利维埃害怕某些崇拜者。他们并不理解这种冒险

的神圣性质，他们的赞美歪曲了它的意义，也把人给贬低了。而贝勒兰却完整无缺地保持了他的伟大，这仅仅由于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在某种角度下见到的世界的真正价值，由于他以笨拙的轻蔑拒绝了庸俗的赞词。因此，利维埃向他表示祝贺了："你是怎么飞出来的？"他喜欢他，因为他简单纯朴地谈论自己的职业，谈起他的飞行来就象铁匠谈到他的铁砧一样。

贝勒兰首先解释他的退路是怎么被切断的。他几乎象在道歉："所以我没有选择余地了。"其次，他什么也看不见，大雪使他眼花缭乱。但是，猛烈的气流救了他，把他举到七千米的高度。"我在飞过那个地区时，可能一直是擦着山脊飞行的。"他也谈到了陀螺仪，应当把它的进气口换个位置，因为飞雪把它堵起来了。"要知道这会结冰的。"后来，另一股气流又把贝勒兰摔下去，直跌到三千米的高度，当时他也弄不懂，他怎么还是什么也没撞上。这是因为他已经飞到平原了。"我飞进晴朗的天空后才突然发现这一点。"他解释道，当时他曾有从山洞里钻出来的感觉。

"门多萨那里也有暴风雪吗？"

"没有。我降落时天气晴朗无风。不过风暴紧紧跟在我后面。"

他说他之所以描绘这场风暴，是因为"这毕竟是很奇特的"。风暴顶端高高地插入飞雪的云层，而底部则象黑色的熔岩在平原上翻滚。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被淹没了。"我从

来没见过这个……”于是他沉默了，又被回忆所占据。

利维埃向督察员转过头来。

“这是太平洋的旋风，通知我们太晚了。这些旋风从来没超出过安第斯山的范围。

“他们料不到这股旋风会继续向东推进。”

督察员对此一窍不通，于是表示赞同。

督察员看来犹疑了一下，他朝贝勒兰转过脸，喉结动了一动，但他没有吭声。他想了一想，又重新保持着忧郁的尊严，两眼直视前方。他把他这种忧郁象行李似的到处携带。他昨天刚到阿根廷，应利维埃之召前来解决一些什么事情。他被自己的一双大手和督察员的尊严弄得很尴尬。他没有权利对反复无常或有声有色的事情表示欣赏。出于职责，他只欣赏准时。他没有权利和别人一起喝上一杯，相互称兄道弟，或者说句双关话，除非他在同一个中途站遇上另一位督察员，不过这种偶然性看来是不可能的。

“当法官真是件苦差使。”他想道。

说实话，他并不审判，而只是点头。他什么也不懂，于是无论碰到什么，他总是慢条斯理地点头。这种态度使于心有愧的人感到惶乱并且有益于设备的保养。他并不怎么受人爱戴，因为督察员这个职务并非为了受人爱戴的乐趣，而是为了起草报告而设置的。自从利维埃写了：“请督察员罗比诺向我们提供报告而不是诗歌。督察员罗比诺应恰如其分地运用其才干去提高工作人员的热情。”他就再也不在

报告中提出有关新方法和技术问题的建议了。从此他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每天每夜关心着意志衰退的现象：饮酒的机械师、失眠的机场场长、着陆不平稳的飞行员。

利维埃说他："不太聪明，因此很有成绩。"利维埃所规定的制度，对利维埃来说，是为了了解大家，而对罗比诺来说，他却只了解制度。

"罗比诺，所有推迟出发时间的不能给准时奖。"利维埃有一天对他说。

"即使是由于不可抗力？即使由于大雾？"

"即使由于大雾。"

罗比诺为自己有一个如此有力的领导而自豪，以致他也不怕显得不公正了。罗比诺自己也从这个咄咄逼人的权力里汲取了几分威严。

"你们下令在六点十五分出发的，"他在这以后对机场长说，"不能给你们奖金。"

"可是，罗比诺先生，五点半的时候，十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啊！"

"这是制度。"

"可是，罗比诺先生，我们又没法扫清大雾。"

但罗比诺保持莫测高深的样子。他是领导机构的一部分。在这些跑龙套的人中间，只有他懂得，惩罚是怎么提高飞行准点率的。

"他什么也不考虑，"利维埃说他，"这可使他避免考虑错误。"

如果飞行员摔坏飞机，就不能得完好奖。

“要是飞机在森林上空发生故障呢？”罗比诺问道。

“在森林上空也一样。”

于是罗比诺就以此为准了。

“我很遗憾，”这以后他对飞行员们说，“我遗憾之极，但故障本该在别处发生的。”

“可是，罗比诺先生，这可没法挑选啊！”

“这是制度。”

“制度，”利维埃想，“就和宗教礼仪一样，乍看有点荒谬，但它却改造着人们。”对利维埃来说，显得公正或不公正，这都无所谓。也许这些字眼对他来说毫无意义。那些小城市的小市民们晚上围着他们的露天音乐亭转来转去，利维埃就想：“对他们公正或者不公正，这全无意义，他们并不存在。”对他来说，人就象一团生蜡，要加以揉捏。必须赋于这块物质一个灵魂，给它注入意志。他并不是想以这种生硬的态度使他们俯首帖耳，而是想使他们超拔于自身之上。如果说，他这么对晚点一律加以惩罚显得不够公正，那么他却使每个中途站准点出发的意志绷紧了弦；他创造了这种意志。他不允许大家享受一个象是在请人休息的坏天气，而使大家始终保持紧张。这样，等待甚至会使最默默无闻的普通工感到丢脸。这样，人们会抓住大雾①里出现的第一个空子。“朝北钻出去，出发！”由于利维埃的努力，在一

① 原文为 armure（甲胄），是将大雾比喻为敌手身穿的盔甲，而大雾里发现的空隙，则比作在敌手盔甲上发现的弱点。

万五千公里的航线上，对邮政班机的崇拜高于一切。

利维埃有时说：

“这些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热爱工作则是由于我的严厉。”

他也许使人痛苦，但也给人带来莫大的欢乐。

“应当把他们推向一种坚强有力的生活，”他心想，“这种生活会带来痛苦和欢乐，但只有这种生活才有价值。”

车子进了市区，利维埃叫司机开到公司的办公楼。罗比诺单独和贝勒兰留了下来，他看着他，张开嘴准备说话。

V

可是今晚罗比诺感到心灰意懒。面对着胜利归来的贝勒兰，他发现自己的生活灰溜溜的。尤其是他刚才发现了，他，罗比诺，尽管有个督察员的头衔，有他的权力，但却不如这个困乏不堪的人。这人在汽车的角落里缩成一团，闭着眼睛，双手满是油污，黑糊糊的。罗比诺还是头一回欣赏人家，他需要说说这种心情，尤其需要得到友谊。他对于奔波和当天遭到的种种挫折感到厌倦，也许，他甚至感到自己有点儿可笑。今晚他在核实汽油库存时，把账算得一塌糊涂。他一心想揭那个管理员的短，谁知连那个管理员都可怜起他来，替他把账算好了。但尤其不妙的是，他批评了B.6型

油泵的安装工作，但却把B.6型和B.4型油泵弄混了。而那些刁滑的机械师却听任他斥责这"不可饶恕的无知"——他自己的无知——达二十分钟之久。

他也害怕自己在旅馆里住的房间。他每次从图卢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下班以后，总是要回到这个房间。他把自己关在里面，心头压着种种使他闷闷不乐的隐忧。他从手提箱里抽出一刀纸，慢吞吞地写着"报告"。他胡乱地写了几行，又全都撕掉。他巴不得有个机会把航空公司从患难中拯救出来，而它却并没遇到一丝风险。直到目前为止，他只勉强救出了一个长了一点锈的螺旋桨毂。他当着机场长的面，露出一副抑郁的神情，缓缓地用指头在锈斑上摸来摸去。而机场长却回答他说："你去问问前头的中途站吧。这架飞机是刚从那儿飞来的。"罗比诺不由得怀疑自己的作用。

他为了接近贝勒兰，便冒冒失失地问道：

"你愿意和我一道吃晚饭吗？我想聊聊天，我干的这一行有时候可真是个苦差使……"

他为了不至于过快地降低自己的身份，接着又说道：

"我的责任多重啊！"

他的下属都不大想让罗比诺插足于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个个都想："要是他还找不到一点东西去凑他的报告，他饥不择食时，会对我下手的。"

但是，今晚罗比诺几乎只想到自己的苦楚：患了一身讨厌的皮肤病——他唯一的真正的隐忧。他很想谈谈这个毛

病，很想叫人家对他表表同情，因为他在傲慢中找不到一点慰藉，于是便到卑微中来寻求慰藉了。他在法国也有个情妇，每当他回到那儿的时候，夜里便向她叙说自己督察、检查的情况，想以此来向她炫耀炫耀，并逗她喜爱他。谁知这却恰恰引起她的反感。他现在觉得有必要谈谈他的情妇。

"那么说，你和我一起吃晚饭罗？"

贝勒兰温厚地答应了。

VI

当利维埃进来的时候，秘书们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公室里打瞌睡。利维埃还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他总是象个永远风尘仆仆的旅客。他走过的时候，人家几乎觉察不出来，因为他身材矮小，走过去简直是悄无声息，同时还因为他的灰白头发和没有什么特色的衣服同室内的装璜和陈设几乎是浑然一体。然而，却有一股热情使人们活跃起来。秘书们都抖擞精神，办公室主任立刻着手查阅最新的文件，打字机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电话员正在把插头插进电话交换机，并且把电报登记在一本厚厚的簿子上。

利维埃坐下来阅读。

他读了在智利发生的那场灾难之后，又重读幸运的一天的纪事。在这一天当中，事事都井井有条。在这一天当

中，飞机飞越的机场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出来的消息尽是毫无藻饰的捷报。巴塔戈尼亚的邮政班机也在飞速前进，已超越了时刻表上规定的时间，因为从南向北的风推动了巨大的气浪，飞机在顺风飞行。

"把气象报告递给我。"

每个机场都在夸它那儿天气晴朗，天空清澈，和风习习。金色的夜幕已遮盖住美洲。利维埃因诸事热气腾腾而感到喜悦。眼下那架邮政班机正在某处，在黑夜的风波里搏斗着，然而却异常顺利。

利维埃推开了那个本子。

"行啊。"

他走到外面，朝各科室——那些照管着半个世界的值夜员——瞥了一眼。

他在一扇敞开的窗子前面停下来，他理解这黑夜了。它裹住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而它也象个广大的穹隆，覆盖着美洲大陆。这种广袤宏大之感并没使他惊讶。智利的圣地亚哥的天空，虽是异国的天空，而一旦邮政班机朝着圣地亚哥飞行的时候，从航线这一端到另一端的整个航程中，人们却生活在这同一个深邃的穹隆下面。当现在人们正在无线电耳机中守候着另一架邮政班机的声息的时候，巴塔戈尼亚的渔夫们正瞧见它的灯在闪闪发光。当航行中的飞机所引起的焦虑压在利维埃心头的时候，它伴随着马达的隆隆声，也同样地压在某些首都和省区的上空。

这一夜是如此悠闲自在，这使他感到快慰。他追溯着一些乱糟糟的黑夜，当时他觉得飞机仿佛已深深地陷入绝境，简直无法挽救了。人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无线电站里，一直在追随它那混和着暴风雨的萧瑟声的呻吟。音乐之波的精英湮没在这一片沉滞的嘈杂声中。当一架邮政班机象支盲目的箭冲向黑夜的重重障壁时，它所唱出的小调是何等的凄惨啊！

利维埃认为在守候班机的夜间，督察员应当待在办公室里。

“给我把罗比诺找来。”

罗比诺眼看就要与飞行员交上朋友了。他已经在旅馆里当着飞行员的面打开了自己的手提箱，从箱子里拿出一些零碎的东西。督察员们往往就凭着这些小东西而得以接近其他的人：几件俗气的衬衫，一套梳妆用品，一幅瘦女人的照片。督察员把这幅照片钉在墙壁上。他就这样向贝勒兰低声下气地供认了自己的种种欲望、爱情和遗憾。他把他的那些宝贝排列起来，排得不成个体统，而这样他也就把自己可悲的境况坦露在这个飞行员面前，他害的是心灵上的皮肤病。他是在展示自己的牢笼！

然而，对罗比诺来说，正如对每个人一样，也存在着一线光明。他曾一往情深地从箱底里抽出一个精心包扎的小口袋，并默然地在这只小口袋上抚弄了好久，然后才终于松开了手：

“这是我从撒哈拉沙漠带回来的……”

督察员因自己胆敢如此地吐露真情，不觉涨红了脸。他有种种烦恼，又遭逢家庭的不幸和这一切灰暗的现实，正是凭着这些将打开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的灰黑色小石子而得到了安慰。

他的脸更红了：

“在巴西也可找到同样的石子……”

贝勒兰轻轻拍了拍沉醉在梦境中的督察员的肩胛。

由于不好意思，贝勒兰问道：

“你喜欢地质学吗？”

“我是个地质迷。”

在生活当中，也只有这些石头曾对他有过几分温情。

当人家来叫罗比诺的时候，他不觉心里纳闷，可是很快又摆起了架子。

“我得和你分手了，利维埃先生需要我去商量几项重大的决策。”

罗比诺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利维埃已经把他忘了。他正站在一张挂在墙上的地图跟前沉思着。在这张图上用红线标着这家公司的航空网。督察员等待着他的命令。

过了好几分钟，利维埃头也不回，就向他询问道：

“罗比诺，你认为这张图怎么样？”

他往往一边摆脱沉思默想，一边提出难题。

“经理先生，这张图……”

实际上督察员对这张图并没任何看法，但他却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注视着这张图，并浏览着欧洲和美洲。何况利维埃又在继续沉思，没把他的想法告诉罗比诺："这个航空网的外貌美丽而又严峻，它叫我们付出了许多生命，许多年青的生命！如今它作为既成事实，使人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而它却给我们出了多少难题啊！"不过，对利维埃说来，目的高于一切。

罗比诺站在他身旁，眼光始终直楞楞地注视着面前这张图。他渐渐地挺直了腰杆。他丝毫不指望从利维埃那儿得到什么怜悯。

有一次他曾经想碰碰运气，他坦率地同他谈了自己的被疥癣小疾糟蹋了的生活，而利维埃竟回答他一句俏皮话："要是这玩艺儿妨碍你睡眠，那它就会使你活泼起来。"

这只不过是半俏皮半正经的话。利维埃有句老生常谈："要是音乐家的失眠使他创作出美妙的乐章，那末这就是美妙的失眠。"

有一天，他曾指着勒鲁对他说："你瞧这个，这一副使爱情却步的丑相，它多美啊……"勒鲁也许得把他身上一切了不起的东西都归功于这副丑相，就是它使他的生活仅仅剩下职业的生活。

"你和贝勒兰关系很密切吗？"

"唔！……"

"这一点我并不见怪。"

利维埃转过身去，低着头，小步地走着，并拖着罗比诺

和他一道走。他唇边浮起了一丝苦笑，但罗比诺不明白它的含意。

"只不过……只不过你是个上司。"

"是的。"罗比诺说道。

利维埃认为，每天夜间在空中都要这样地发生一桩象悲剧一样的事情。意志衰退就会导致失败。从现在到天亮，人们可能还得大大地搏斗一番呢。

"你应当保持你的身份。"

利维埃掂着每句话的分量说道：

"明天夜里，你也许就要命令这个飞行员出发去作一次危险的飞行，他得服从才行。"

"是的……"

"你几乎是在支配这些人的生命，支配一些比你更有价值的人……"

他看来犹疑了一下。

"这，这非同小可呢。"

利维埃一直小步地走着，沉默了几秒钟。

"要是他们出于交情而服从你，那你就是叫他们上当。你本人无权要人家作出任何牺牲。"

"无权……当然无权。"

"再说，要是他们以为你的友谊将使他们免却某些苦差使，那你也是叫他们上当，他们非服从不可。你坐那儿吧。"

利维埃用手轻轻地把罗比诺推向他的办公桌。

"我要你就位，罗比诺。要是你厌倦了，可不能靠这些

人来支撑你。你是上司。你这种癖好是很可笑的。写吧。”

“我……”

“你写：‘督察员罗比诺由于某种原因，给予飞行员贝勒兰某种处罚……’你会找到随便什么样的理由的。”

“经理先生！”

“你怎么理解我的意思，你就怎么写，罗比诺。你去爱那些你所指挥的人吧，不过可别告诉他们。”

罗比诺又热中于叫人家去擦拭那些螺旋桨毂了。

应急机场用无线电发来通知：“飞机在望。飞机发出信号：降低转速，即将着陆。”

无疑会耽误半小时。利维埃懂得这种烦躁的心情。当特快列车在中途临时停车时，当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白白过去，而不再交付它们所应交的那一大片辽阔的原野时，人们往往就有这种心情。时钟的大针这时勾勒出一片死寂的空间；在这个圆规的跨度里，本来有多少事可以容纳其间啊。利维埃走出来，想排遣一下期待的焦急心情。夜呈现在他面前，空空洞洞的，仿佛一个没有演员的戏院。“如此良夜竟然完蛋！”他怀着怨恨，眺望着窗外满天繁星的、无云的夜空，那神奇的灯标系统①，还有月亮，——那块在如此良夜被白白浪费的黄金。

但是，当飞机一起飞，在利维埃心目中，夜又变得美丽动人了。它怀着生命。利维埃对它寄予殷切的关注。

① 这里灯标系统指群星。

“你们碰上什么天气?”他叫人询问机组人员。

十秒钟过去了。

“晴朗。”

随后又传来了几个飞越的城市的名称。对利维埃说来，它们无异是这场搏斗中攻克的城市。

VII

一小时之后，巴塔戈尼亚的邮政班机的报务员感到好象被一只肩膀慢慢地托起来似的。他环顾四周，沉重的云层使星星黯然无光。他俯瞰大地，寻找着村落的点点灯火。它们原来象隐没在草丛间的流萤飞火一般，可现在在黑黝黝的草地上却没有一星亮光。

他心情阴郁，隐约地预感到已濒临一个艰难的黑夜：进进退退，领土得而复失。他不懂得飞行员的战术，他似乎觉得，他们将深深地撞入沉沉黑夜的重障，如同撞在一堵墙壁上一样。

这时候，他瞧见迎面地平线上一道依稀的微光。仿佛是打铁炉的火光。报务员触了一下法比安的肩头，而法比安却一动不动。

远方暴风雨的头几阵涡流袭击着飞机。金属的机体被缓缓地托起来，压着报务员的肉体，接着似乎又消失了，融化了，在好几秒钟之间，他竟孑然飘荡在黑夜当中。于是他

便用双手紧紧揿住钢铁的翼梁。

因为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那盏座舱的红灯，他仿佛正坠入黑夜的深处，没人搭救，只有一盏矿工的小灯庇护着他，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他不敢惊动飞行员，了解一下他决定怎么办。他双手紧紧握着钢铁的翼梁，身子前倾，凝望着那阴暗的颈背。

木然不动的脑袋和双肩孤零零地浮现在微弱的灯光里。那个身体只不过是一团阴影，略微偏向左边。脸孔迎着暴风雨，无疑沐浴着一闪一闪的微光。然而报务员却一点儿也看不清他的脸部表情。为了迎击风暴而涌现在他脸上的种种情绪：赌气，决心，忿怒，这一切在苍白的脸孔和那儿短促的闪光之间交流着的最本质的东西，在报务员看来，始终是不可捉摸的。

然而，他却猜得出那汇集在木然不动的影子中的那股威力，他爱这股威力。它无疑正在把他带向暴风雨，然而它也庇护着他。那双紧握着操纵杆的手，无疑已压在风暴之上，仿佛压在一头野兽的颈背上。而那副活力充沛的肩膀，虽然木然不动，却使人感到其中蕴藏着深沉的力量。

报务员认为负责的毕竟是飞行员。眼下，他仿佛坐在骑士的身后，被带着向一场大火飞驰而去，他品味着他眼前那个黝暗的人影所表现出来的有形而沉重的东西，品味着它所表现出来的坚韧耐久的东西。

左边，另一处炉火亮了，火光依微，好象一闪一闪的

灯塔。

报务员动弹了一下，碰了碰法比安的肩头，让他知道那火光，只见他慢慢地回过头来，在几秒钟之间，横眉冷对这个新的仇敌。然后，又慢慢地恢复他原先的姿势。那副肩膀一直是一动不动，那颈背靠在皮面上。

VIII

利维埃来到了外头，想稍为走走散散心，因为烦恼又缠住了他。他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行动，为了一种富有戏剧性的行动。真古怪，他这时竟感到这出戏正在转移，变成他个人的戏了。

他想，小城市里的小市民们在那小小的音乐亭周围过着一种貌似沉静的生活，而有时候这种生活却也充满了戏剧：爱情呀，疾病呀，丧事呀。他还想，也许……他本身的痛苦就对他大有教益："由此可窥见一斑嘛。"他想道。

后来，快到十一点钟了，他呼吸舒畅了一些，便朝办公室走去。他用肩膀慢慢地分开滞留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他举目望望星斗，只见星星在狭窄的道路上闪烁着，被耀眼的广告映得黯然失色了。

他想道："今天晚上有我的两架邮政班机在航行，我对整个天空都负有责任呢。这颗星星就是个信息，它在人群中寻找我，并且找到了我，因此我感到和人群有点儿格格不

入，有点儿孤独。”

这时他耳际又响起了一声曲调：奏鸣曲的几个音。这支曲子是他昨晚和几个朋友一起聆听的。当时他的朋友们听不懂，曾对他说：“那艺术啊，使我们厌烦，也使你厌烦，只不过你不承认罢了。”

“也许……”他回答道。

就象今天一样，他当时也感到孤独。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象这样的孤独简直意味无穷。那支曲子带着秘密所特有的脉脉温情在他耳际回响，而且只在他一个人的耳际回响。那颗星星的信息也是如此。尽管千百个人头攒动，而它却在人们头顶上，对他讲着一种唯独他能听得见的语言。

在人行道上有人挤他，推他，他又想道：“我不会生气的。我象个病孩的父亲，一小步一小步地在人群中间走着，心中却怀着那寂然无声的家。”

他抬头看看人群。他极力想在他们当中识别出几个带着自已的发明和爱情悠然漫步的人，他还想到灯塔看守人的孤独生涯。

他挺喜欢办公室的沉静，他慢悠悠地穿过一个个办公室，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格格作响。打字机在布套下面沉睡。排列齐整的卷宗都严严地关闭在那些大橱里面。十年的经验，十年的劳动啊！他骤然想到，他是在参观一个银行的金库，那里财富堆积如山。他想，这儿的每本簿册都积累

着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积累活生生的力量。它是活生生的，而又是象银行里的黄金一样沉睡着的力量。

他会碰见唯一的一个值夜班的秘书。他独自在某个角落里工作着，以便使生活持续不断，使意志持续不断，就这样，一个中途站接一个中途站，就能使从图卢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链条永不中断。

“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有多伟大。”

一些邮政班机正在某个角落搏斗。夜航就象生病一般延续着，应该值夜。应该帮助那些用双手和膝盖、用胸膛顶着胸膛去迎击黑暗的人们，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种活动的而又无形的东西。他们得凭着两条盲目的胳膊，从中脱出身来，犹如从汪洋大海中脱身一样。有时候听到的是多么可怕的实话啊：“我照亮了我的手，就为的看看它们……”天鹅绒般的手孤零零地呈现在摄影师的红色灯光里①。这就是茫茫宇宙所剩下的、并且应该予以拯救的一点东西。

利维埃推开营业部的门，只有一盏灯亮着。这唯一的灯光使一个角落变得光彩照人。唯一的一架打字机发出的哒哒声，并没打破沉静，而是使这一片岑寂有了意义。

电话铃有时发出颤抖的声响，值夜秘书便站起来，走向那一再重复的、执拗而凄凉的叫唤声。值夜秘书取下听筒，那种无形的焦虑也就平息下去，这是在幽暗角落里的一番

① 指飞行员的手沐浴在座舱的红灯的光线里，就象摄影师在暗室里洗相片时一样。

亲切的谈话。然后，秘书不动声色地走回他的办公桌，脸上蒙上了一片孤独和睡意，把那猜不透的奥秘埋藏起来了。当两架邮政班机在航行的时候，这种来自外界夜间的呼唤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威胁呢？

利维埃想到那些与团聚在夜晚灯下的家庭有关的电报，接着又想到那种灾难，它在那永恒的几秒钟之间，一直是父亲脸上出现的一种不可告人的隐忧。开头只是无力的电波，它是那么平和，离开发出的叫喊那么遥远，后来，每当小心翼翼的电话铃一响，利维埃便听到电波的微弱的回声。那位秘书被孤独弄得象个在潜泳的人，动作缓慢。每当他从阴影中回到灯下的时候，活象一个窜出水面的泅水者。利维埃觉得他的动作充满了奥秘。

"你在这儿，我去。"

利维埃拿起听筒，收听到尘世的喧嚣。

"我是利维埃。"

一阵轻微的嘈杂声，接着传来一个声音："我给你接上无线电站。"

又是一阵嘈杂声，那是插头插入电话交换机的声响，接着又传来另一个声音：

"这儿是无线电站。我们向你们发几份电报。"

利维埃把电报记录下来，边点着头：

"好……好……"

没什么大事儿。都是行政上例行的电文。里约热内卢询问一个消息，蒙得维的亚谈到天气，门多萨谈到器材设

备。都是些家常的信息。

“那些邮政班机呢?”

“有暴风雨,我们听不见飞机。”

“好的。”

利维埃心想,这儿夜色清朗,星光灿烂,而无线电报务员竟从中发现了远方的暴风雨的气息。

“回头见。”

利维埃站起身来,秘书走到他身旁:

“这是值班笔记,请签个名,先生……”

“好。”

利维埃发现自己对这人怀着深厚的情谊,这人和他一样,也承担着夜的重负。“一个战友,”利维埃想道,“他想必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次值夜使我们结合得多么紧密!”

IX

当利维埃捧着一捆文件,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时,他又感到右肋一阵剧痛。这种疼痛已经折磨他好几个星期了。

“不行……”

他在墙上靠了一秒钟:

“真荒唐。”

然后,他走到扶手椅那儿坐下。

他再次感到自己象头被捆住手脚的衰老的雄狮,心头

泛起一阵深深的凄怆。

“积多少劳苦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我五十岁了；五十年间，我把自己的生活填得满满的，我把自己陶冶成材，我奋斗过，我改变了一桩桩事情的进程，而现在，却是这个成了占有我、充实我，并在重要性方面超过整个世界的东西……真荒唐。”

他等了等，揩了下汗，当他从痛楚中一解脱出来，便着手工作。

他慢慢地在查阅报告。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拆卸 301 型马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拟给予该负责人严重处分。”

他签了字。

“弗卢里亚诺普利斯中途站没有遵照指示……”

他签了字。

“我们将采取纪律制裁，调动机场场长理查德，此人……”

他签了字。

而后，胸侧的疼痛虽然感觉迟钝了些，却依然存在，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新的感觉，就象是生命的一种新的意义一样。这种痛楚迫使他想到自己，他不禁感到几分辛酸。

“我究竟公正还是不公正？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要是敲打敲打，故障就少些。负责人不是一个人，而象是一股无形的力量，这股力量永远不可捉摸，要是你不去碰碰每个人的话。要是我果真十分公正，那末每次夜航都难免要死人。”

他曾经如此艰难地开辟了这条道路，这时不免有些厌倦，而认为怜悯是好事了。他老是在翻阅报告，沉浸在冥想之中。

"……至于罗布雷呢，打今天起，他就不再是我们的人员了。"

他又看到那个老头儿，重又想起那天晚上的一席谈话：

"惩一儆百，你要怎么样，这是惩一儆百嘛。"

"可是先生……可是先生。一次，只有一次，请您考虑考虑吧！我可是干了整整一辈子呀！"

"需要惩一儆百。"

"可是先生哪！……您瞧，先生！"

于是，眼前就是那个破旧不堪的皮夹子和那张旧报纸。在那张报纸上，只见年青的罗布雷摆着姿态，站在飞机旁边。

利维埃看见那双衰老的手在这份纯朴的荣誉上头直打哆嗦。

"先生，那是一九一〇年的事儿……就在这儿，是我装配了阿根廷的第一架飞机！从一九一〇年起，一直在干航空事业……先生，一共有二十年了！那末，您怎么能说……再说，先生，那些青年人，他们在车间里会笑成什么样儿！……啊！他们会哄堂大笑！"

"这，我不管。"

"先生，还有我的孩子们，我有孩子的呀！"

"我对你说过，我让你当个普通工。"

"先生，我的体面，我的体面啊！嗳，嗳，先生，我干了二十年的航空事业，象我这样一个老工人……"

"当普通工。"

"先生，我不干，我不干。"

那双衰老的手在发抖。

利维埃把目光从那起皱的、粗厚而又漂亮的皮肤上移开来。

"当普通工。"

"不，先生，不……我还要对您说……"

"你可以走了。"

利维埃心想："我这样蛮横地打发走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也许不应由他负责但却假手于他的祸事。"

"因为事情都由人来指挥，"利维埃想道，"而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这样就有所创造，有所建树。人也不过是些可怜虫，同样是由人家来创造的。要是成不了材，当祸事假手于他的时候，那就把他丢开。"

"我还要对您说……"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想说什么呢？说人家夺走他残年的乐趣吗？是说他喜爱工具在飞机的钢铁上铮铮作声吗？是说人家剥夺他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吗？再就是……还要不要活下去呢？

"我已精疲力尽了，"利维埃想道。他在发烧，热度轻轻地在他身上升高。他抚弄着那张纸，想道："我本来挺喜欢这个老伙计的面孔……"利维埃又看见那双手在他眼前。他在想着那双手合拢时所勾勒出来的微微的动作。他只要

说一声就行了："行，行，留下吧。"利维埃想象着那喜悦之情就会象一股流泉，直注入那双衰老的手里。那双工人的衰老的手——而不是那张面孔——所表露的，或即将表露的喜悦之情，在他看来，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我就撕掉这份报告吗？"于是，他想到老头儿一家，老头儿在晚上回家的情景，和那种所求不奢的骄傲的问话：

"那末，把你留下了？"

"嗳！嗳！要知道，阿根廷的第一架飞机是我装配的！"

于是，年青人就不会再笑他，往日的……也就恢复了威望。

"我撕不撕呢？"

电话铃响了，利维埃取下话筒。

过了好长一会，然后是那种回响，那种风和空间在人类声音中所引起的深邃、奥秘的境界。

终于有人讲话了：

"这儿是机场，你是谁？"

"利维埃。"

"经理先生，650号已进入跑道。"

"好的。"

"一切总算准备就绪。只是在最后时刻，我们必须把电路整修一下，联接上有些毛病。"

"好的。是谁安装的电路？"

"我们核实一下。要是您许可的话，我们就处罚一些人。舷灯出故障，这事非同小可！"

“当然。”

利维埃想道：“要是不根除祸患，那末，不管它在哪里，只要遇上了，就会出一起起灯光故障，当它在偶然的情况下假手于某人为害时，放过它简直就是犯罪，所以还是得把罗布雷打发走。”

秘书什么都没看见，一直在打字。

“这是？”

“半个月的账目。”

“干吗没弄好？”

“我……”

“再说吧。”

“真奇怪，事故占了人的上风，显示出一股无形的力量，它就是那股掀动原始森林的威力，它与日俱增，咄咄逼人，它正在一桩桩伟大事业的周围到处涌现。”利维埃不由得想到那些被小小的爬藤攀得坍倒下来的庙宇。

“一桩伟大的事业。……”

为使自己心安理得，他又想道：“所有这些人，我都挺喜欢的。我要反对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那假手于他们闯下的祸……。”

他的心怦怦直跳，使他感到很难受。

“我不知道我所干的事对还是不对，我不明白人生的真谛，也不明白公正和痛苦的确切意义。一个人的欢乐价值何在，我也不甚了了。我不理解一只颤抖的手，也不懂得什么怜悯和温情。……”

他沉思起来：

“生活充满矛盾，你得尽可能在生活中应付自如，……不过，得使生命延续下去，得创造，并且要以易于腐败的躯体去换取……”

利维埃思索起来，然后按电铃叫人。

“打电话给欧洲班机的飞行员，叫他在出发前来见我。”

他想道：

“可不能让这架班机徒劳返回。我要是不去触动触动我手下的人，黑夜便老是会叫他们提心吊胆。”

X

飞行员的妻子被电话闹醒了，她望望她丈夫，想道：

“我让他再睡一会儿吧。”

她欣赏着他那呈流线型的裸露的胸膛，这使她联想起一艘漂亮的船。

他在这张宁静的床上安歇，仿佛歇息在一个海港里面。她用指头捋平那道褶皱，抹去那片阴影和波浪，以免有任何东西扰乱他的睡眠。她把这张床弄得一片安宁，就象用神奇的手指使大海变得风平浪静一样。

她起身打开窗子，夜风扑面。这间卧室俯视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隔壁人家正在跳舞，几首悦耳的曲子，随风飘

扬，这时正是寻欢作乐和休息的时刻。这座城市把人们挤在十万个堡垒里面；一切都宁谧而安稳。然而，对这个女人来说，却似乎有人就要大喊一声："拿起武器！"似乎只有一个人，她的亲人，会挺身而出。他还在歇息，但这种歇息无异是行将投入战斗的后备军的可怕的休息。这座城市已酣然入睡，它不会再庇护他，当他，这个年青的神，从万家灯火的尘雾中飞升的时候，灯火对他似乎将是虚幻的，无用的东西。她凝视着那结实的胳膊。一小时之后，这两条胳膊就会维系着飞往欧洲的邮政班机的命运，它们要对某种伟大的事业负责，就象对一座城市的命运承担责任似的。她不觉心乱如麻。在几百万人当中，这个人竟是唯一准备去作不寻常牺牲的人。这使她感到伤心。他也正在脱离她的甜蜜的柔情。她曾经喂养、照管和爱抚过他，这一切并非为她自己，而竟然是为了那即将夺走他的黑夜，为了那些她永远不会知晓的搏斗、恐慌和胜利。他那双温柔的手只是暂时驯服于她，而这双手所干的真正的活儿她却一无所知。她熟悉这个人的笑容，熟悉他那情人般的小心谨慎，然而她却不了解他在狂风暴雨中那种神圣不可犯的震怒。她以种种温柔动人的羁绊维系着他：音乐啦，爱情啦，鲜花啦；然而，每逢他出发的时刻，这些维系他的羁绊就颓然落地，而他却并没因此露出难受的样子。

他睁开了眼睛。

"几点了？"

"半夜十二点。"

“天气怎么样？”

“我不知道……”

他起了床，慢悠悠地朝窗口走去，边走边伸懒腰。

“我不会很冷的，风向如何？”

“你叫我怎么知道……”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

“南风。好极了。至少直到巴西都是如此。”

他发现有月亮，他感到自己挺走运。然后，他垂下眼睛来俯瞰城市。

他觉得这座城市不亲切，也不温暖，而且暗淡无光。他已经看到它那象虚幻的沙粒般的点点灯火正在消逝。

“你在想什么？”

他在想阿雷格里港那边可能出现的雾。

“我有办法对付。我知道打哪儿兜过去。”

他老是探身向前，深深地呼吸着，仿佛脱了衣服，快要纵身入海似的。

“你都不难过……你要去多少天？”

去八天还是十天，他不知道。难过嘛，不；为什么？那一片片原野，一个个城市，一座座山……他似乎不受任何束缚地出发去征服它们。他还在想，不到一小时，他就会占有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后又扔掉它。

他微笑起来：

“这座城市……我一下子就会离它远远的。夜间起飞可真美妙。一拉油门，面向南方，十秒钟之后，就把坐南朝

北的山川风景翻到后头去了。这座城市也变成了海底。”

她想着他为了克敌制胜而不得不抛却的一切。

“你不爱你的家吗?”

“我爱我的家……”

但是,他的妻子却已感觉到他踏上了征途。

那副宽阔的肩膀已经顶住夜空了。

她指指天空让他看。

“你遇上晴天,你的征途上铺满了星星。”

他笑了:

“是的。”

她把手搭在他的肩头,她感到他的肩膀暖暖的,不由得激动起来,那末说,这个肉体正在遭到危险吗?……

“你非常强壮,可是你得小心哪!”

“当然要小心……”

他又笑起来。

他正在穿衣服。为了过这个节日,他挑选最粗糙的布和最沉重的皮,装束得象个农民。

他越变得笨重,她就越赞赏他。她亲自替他扣上皮带,穿上靴子。

“这双靴子有点碍脚。”

“那就穿另一双。”

“给我找根绳子,吊我的救急灯。”

她望着他,亲手把这副甲胄的最后一个毛病都整好了,一切都弄得妥妥贴贴的。

“你真美。”

她见他正在精心地梳头。

“这是梳了给星星看的？”

“这是为了使自己不致有衰老的感觉。”

“我嫉妒……”

他又笑起来，亲了亲她，并把她紧紧地搂住，压在他那沉甸甸的衣服上。然后，他张开两臂，把她托了起来，就象托了个小姑娘似的，仍然笑着，把她放到了床上：

“睡吧！”

而后，就关上门，在那夜间出没的、不可知的万物中间，迈出了他走向胜利的第一步。

她待在那儿，凄楚地望着那些花儿，那些书本，还有那甜蜜的柔情。而这一切对他说来，无非只是个海底而已。

XI

利维埃正接见他：

“你在最近一次班机的航行中跟我开了个玩笑。气象情况良好，你却返回原地，你明明是可以飞过去的。你当时害怕了？”

这个飞行员被揭了短，闷声不响。他慢慢地把两只手交替着搓来搓去。而后，他抬起头来，正面看着利维埃：

“是的。”

利维埃心底里挺怜惜这个小伙子，他那么勇敢，居然也害怕了。飞行员竭力为自己辩解。

“当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当然，在更遥远的地方……也许……无线电报告……但我的舷灯变暗了，我再也看不清我的手。我本来想开亮航行灯，至少好看得见机翼，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觉得已陷入一个大洞的洞底，再也上不来了。就在这时，我的马达振动起来。”

“不会的。”

“不会吗？”

“不会的。事后我们检查过马达，它是好的。不过，当你们害怕的时候，总以为马达在振动。”

“谁不会害怕啊！群山迎面压过来。当我要上升时，我遇上阵阵强大的涡流。您知道，当一个人伸手不见五指，……阵阵涡流……。我升不上去，却反而下降了一百公尺。我连陀螺仪，连气压表都看不见了。我似乎觉得，我的马达已经降低转速，已经发烫，油压也降低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片黑暗之中，就象病魔缠身似的。而当我重新看到灯光辉映的城市时，我可真开心。”

“你太富于想象了。走吧。”

飞行员出来了。

利维埃深深地陷在扶手椅中间，用手撩了下灰白的头发。

“他是我下属中最勇敢的一个。他那天晚上所取得的

成就是十分出色的。但我毕竟把他从恐惧中拯救出来了……”

而后，当他的软心肠再度冒出来的时候：

“为了讨人喜欢，只要表表同情就行了。而我却不大表同情，或者避而不谈。我倒是很想置身于人类的友谊和爱情中间。医生所干的一行是能遇到友谊和爱情的。而我呢，我是办事情的，我得锤炼、陶冶我手下的人，使他们都能效力于这些事情。每当我夜晚待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对着那些飞机航程表时，我是多么深切地感觉到这条无人知晓的规律啊。我要是随随便便，我要是听凭那些安排好了的事情自行发展，那末，事故就来了，真是不可思议。仿佛唯有我的意志会阻止飞机在航行中失事，或者阻止风暴耽搁邮政班机的飞行。我有时候不禁对自己的威力感到惊讶。”

他又寻思起来：

“也许这是很明显的。园丁在他的草坪上不懈的奋斗就是如此。他以一只普通的手的重量，把大地永远在造就着的原始森林推回泥土中去。”

他想到了那个飞行员：

“我把他从恐惧中拯救出来。我所打击的并不是他，而是那种假手他闯祸的阻力。这种阻力会使人们在未知物面前瘫痪下来。我要是听他的话，对他表同情，把他的险遇当成一回事，他便会以为自己从神秘的王国归来，只不过是畏惧这种神秘罢了。应该让这些人都下到黑洞洞的井下，再让他们上来，并叫他们说，他们什么都没遇上。应该让这个人坠入

夜的最深处，闯入一团漆黑之中，连那盏仅能照亮双手和机翼的矿灯都没有，让他用宽阔的肩膀来排开那未知之物。”

然而，不管怎样，在这场搏斗中，默默无声的友谊正在把利维埃和他的飞行员从心底里连结在一起。他们风雨同舟，怀着共同的克敌制胜的心愿。但是，利维埃却回想起另外几次他为了战胜黑夜而进行的战斗。

在官方人士中间，个个都非常害怕那个阴森森的境界，仿佛这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让一个机组以每小时二百公里的速度，冲向被黑夜所包藏不露的雷雨、迷雾以及重重的物质障碍，在他们看来，这种冒险勾当，作为战时的飞行倒是情有可原的：趁着夜色清朗，飞离机场去轰炸，再返回原地。而平常的正规的航行业务，夜间就会出事。利维埃曾反驳道：“对我们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既然我们每天夜里都损失白天由火车和轮船所赢得的进程。”

利维埃听人谈论过什么资产负债表呀，保险呀，尤其是什么舆论呀，他简直感到厌烦。他驳斥道：“舆论……还不是受人操纵的！”他想：“浪费了多少时间啊！有的事情比这一切重要多了。有生命的东西，为了活下去，不惜推倒一切；为了活下去，便创造了它自身的规律。这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

利维埃不知道商业性的航行何时开辟夜航，如何开辟夜航，但是，对这个势在必行的事，应当有所准备。

他回想起那一张张绿色的会议桌。他曾经用拳头托着

下巴，坐在会议桌跟前，怀着一种不寻常的、有恃无恐的情感，倾听着纷纭的异议。在他看来，这些意见无非都是徒费口舌，而且早就为生活本身所摒弃。他感到他自身所聚敛起来的力量，俨然已成了一种沉重的分量："我的理由很有分量，我会取胜的。"利维埃想道，"这是大势所趋嘛。"当大家要他拿出能排除一切风险的完满解决办法时，他答道："经验会提供规律……对规律的认识永远不会先于经验。"

经过长长一年的奋斗，利维埃终于获胜了。有的说："那是由于他的信念。"有的说："那是由于他坚韧不拔，在前进的道路上猛如白熊。"但在他自己看来，道理却简单多了，无非因为他方向对头、顺乎时势罢了。

但是，开头是多么谨慎啊！飞机在天亮前一小时才起飞，在日落后一小时就着陆。当利维埃对自己的经验更加有把握的时候，也只是在这时候，他才敢于把一架架邮政班机推入沉沉黑夜之中。他几乎是无人追随，而且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现在还在单枪匹马地奋斗。

利维埃按电铃叫人，他要了解一下正在航行中的飞机的最新消息。

XII

就在这时，飞往巴塔戈尼亚的邮政班机正碰上雷雨，法

比安不肯绕道而行。他把这场雷雨的范围估计过大了，因为一道道闪电直插向这个国家的内陆，并显露出重重乌云形成的堡垒。他竭力从云层下端飞过去，要是情况不妙，就决定返回原地。

他读了下高度：一千七百米。他把手掌压在操纵杆上，想开始降低这个高度。马达剧烈振动起来，机身也随之抖动。法比安约莫地调整了下降的角度，然后，在地图上核实一下山丘的高度：五百米。为留有余地起见，他朝七百米左右的高度飞行。

他牺牲他的高度，就象人家拿财产来孤注一掷。

一阵涡流打过来，使飞机扎了下去，抖动得更厉害了。法比安感到一种无形的、天坍似的威胁。他想入非非，仿佛他正在返回原地，成千上万个星星再度呈现在他眼前。但他却连一度弯儿都拐不过来。

法比安估计着种种可能性，或许，这只是局部的雷雨，因为下一个中途站特雷利乌发出信号，表明天空四分之三布满云层。问题在于要在这个黑暗的混凝土当中生活不到二十分钟。但飞行员毕竟忧心忡忡。他俯身向左，成股的风扑面而来，他极力想弄明白那些在漆黑的夜里仍然往来盘旋的浮光掠影。可是，它们却连浮光掠影都说不上，只不过是昏昏夜色中黑暗浓度的变幻，或者是由眼睛疲乏所引起的幻觉而已。

他打开一张报务员递给他的摺叠的字条。

“我们在哪儿？”

法比安简直会不惜一切代价，只要弄清楚是在哪儿！他回答道："不知道。我们正在借助指南针穿过雷雨。"

他又俯下身子。他感到排气管喷出的火焰很碍事。这火焰挂在马达上，活象一把火的花束。它是那么惨淡，要是有月光的话，就会使它无影无踪。但是，在这茫茫太虚之中，它竟吞没了整个有形的世界。他瞧了下火焰，它被风吹得错杂交织，仿佛火炬的火苗。

每隔三十秒钟，法比安把头埋进座舱，去检验陀螺仪和陀螺罗盘。他再也不敢开亮那儿盏淡淡的红灯。这些红灯照得他眼睛久久地发花。但是，所有带放射性夜光数字的仪表都倾泻出惨白的星光。在那儿，置身于一根根指针和一个个数字之间，飞行员不由得有一种聊以自慰的、虚假的安全感，那种被滚滚而过的巨浪压在底下的船舱里的虚假安全感。黑夜裹着一切似岩石、似山丘以及一切漂流浮泛之物，汹涌奔流而来，直撞在飞机上，简直是同样惊心动魄的难逃的劫数。

"我们在哪儿？"报务员又问他。

法比安再次浮出来，他靠在左边，极力地警戒着。他再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力气才能摆脱这种种阴森可怖的纠缠。他都不大相信自己还能脱身了。因为他正把自己的生命押在那张又脏又皱的小纸头上。为了使自己抱一线希望，他已把这张小纸头打开来读了上千遍："特雷利乌：天空四分之三布满云层，有微弱西风。"如果特雷利乌的天空被遮盖了四分之三，那就能在云隙间窥见它的灯光。

除非……

前方可能见到的这一线光明促使他继续前进；然而他还是将信将疑，就涂了几个字给报务员："能否闯过去，不知道。请告后方是否一直晴朗。"

对方的回答使他惊慌起来：

"科摩多罗发来信号：'不可能返回此地。有风暴。'"

他开始猜测到，一场异乎寻常的袭击正从安第斯山脉朝大海横扫过来。在他飞抵安第斯山脉之前，台风就会席卷那些城市。

"问圣安东尼奥的天气。"

"圣安东尼奥回答：'起西风。西方有风暴。阴云密布。'因有干扰的噪声，圣安东尼奥那边听不清，我也听不清。由于放电，我想非得立即把天线抽回来不可。你将返回原地吗？你有何打算？"

"别吵我了。问布兰卡港的天气……"

"布兰卡港回答：'预计不到二十分钟，一场大雷雨会从西边来到布兰卡港上空。'"

"问特雷利乌的天气。"

"特雷利乌回答：'从西来的台风每秒三十米，还有暴雨。'"

"通知布宜诺斯艾利斯：'四面八方都被堵死，风暴已扩

展到一千公里，什么都看不见，该怎么办？'”

对于飞行员来说，这可真是黑夜漫漫，无边无际，它通不到港口(所有港口都到不了的)也通不到黎明，再过一小时四十分就会没有汽油，迟早会被迫盲目地沉入那一片漆黑之中。

要是能挨到天亮……

法比安想到黎明，就象想到在艰难的漫漫长夜之后可以歇歇脚的金色沙滩一样。在那风雨飘摇的飞机下面，会出现彼岸的原野。宁谧的大地怀抱着个个沉睡的农庄，还有它那成群的牛羊和起伏的山丘。一切漂流浮泛之物都在阴影中滚动，再也不会伤人了。要是可能的话，他真会游向光明的白昼！

他想起他已陷入重围。在这一团漆黑之中，一切好歹都会有个结局。

这倒是真的。有时候，天亮了，他往往就以为脱离了险境。

但是，何必把两眼注视着那太阳栖止的东方呢，在他与太阳之间，正隔着难以逾越的、深邃的黑夜。

XIII

“亚松森的邮政班机在顺利航行。两点钟左右，它将到

达我们这儿。与此相反的是，我们预见到巴塔戈尼亚的邮政班机似已陷入困境，将大大误点。”

“好，利维埃先生。”

“我们很可能不等它来到，就让欧洲的班机起飞，亚松森的飞机一到达，你们就来听指示。你们整装待发吧。”

利维埃这时候在重读从北方各中途站发来的护航电报。它们给欧洲的邮政班机开辟了一条铺满月光的航道：“天空清朗，满月，无风。”巴西的群山，清晰地显现在银光闪耀的夜空中。座座山峰浓发纷披，布满黑压压的森林，笔直地插入大海的银色回浪里。月光无休止地撒在一片片森林上头，月色如水，没有给森林染上什么色彩。黑黝黝的座座岛屿，仿佛大海上的飘浮之物。一路上月光无穷无尽，清辉喷薄，宛若泉涌。

要是利维埃下令出发，欧洲邮政班机的机组便会进入一个平稳的世界，那儿，整夜都是灯光闪闪。在这个世界里，黑暗与光明的平衡状态不会遭到丝毫的风险，就连袅袅清风也不会透入其间。因为，要是风力一增强，在几个小时之内，它就会把万里长空搅得一团糟。

面对着这一片光明，利维埃象个面对金矿禁区的勘探者一样，逡巡不前。南方发生的事情表明利维埃——这个夜航的唯一捍卫者——错了。他的对手们会从巴塔戈尼亚的惨祸中攫取如此强有力的道义上的地位，使利维埃的信念也许会从此一蹶不振，因为利维埃的信念从没动摇过。他的事业中出现的一道裂痕导致了这场悲剧，而这场悲剧又

显示出这道裂痕来，除此以外，它别无所证。"也许，西部需要有观测站。以后再说吧。"他又想道："我有与以往同样过硬的理由加以坚持，况且，现在还可以减少一个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已经暴露出来了。"失败使强者变得更强。不幸的是，有人在进行与人类为敌的赌博。在这场赌博中，事物的真正意义已算不了什么，人们只就事物的表象论输赢，并记下一些无谓的输赢分数。而由于表面的失败，往往弄得人寸步难行。

利维埃按电铃叫人。

"布兰卡港一直没有用无线电向我们报告什么？"

"没有。"

"打电话替我叫这个中途站。"

五分钟之后，他询问道：

"于吗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我们听不见那架邮政班机。"

"它一声不响吗？"

"不知道。雷雨太大。即使它在发报，我们也不会听见的。"

"特雷利乌听得见吗？"

"我们听不见特雷利乌。"

"打电话去。"

"我们试过了，线路断了。"

"你们那儿天气如何？"

"暴风雨将临。西面和南面在闪电。天气闷极了。"

“有风吗？”

“风还小，不过，这只能持续十分钟。闪电在迅速逼近。”

一阵沉默。

“布兰卡港？你们在听吗？好的。十分钟后再叫我们。”

利维埃翻阅南方各中途站的电报。所有电报都同样指出，飞机已销声匿迹。有几个中途站不再答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询问。地图上那块沉默省份的区域越来越大。这些外省的小城市都已遭到台风袭击，家家户户都关了门。在这些城市的昏暗无光的街道上，每座房子都象一艘船那样，与世隔绝，迷失在黑夜里。只有黎明才会解脱它们。

然而，利维埃俯身在地图上，他倒还在指望发现一片可供避难的纯净天空，因为，他曾打电报给外省三十多个城市的警察局询问天气，回电已开始到达。在两千公里的地面上，无线电站都接到命令，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与飞机的呼号挂上了钩，就得在三十秒钟之内通知布宜诺斯艾利斯，再由此地把避难位置通知该无线电站，并由它转告法比安。

凌晨一点，秘书们都被召集而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他们听到一些蹊跷的话：什么夜航可能会停止啦，什么欧洲班机到天亮才会起飞啦。他们还低声谈论法比安和台风，尤其是议论利维埃。他们猜到他就在那儿，近在咫尺，大自然的悖逆已逐渐把他压垮了。

然而，纷纷的议论平息下来了，利维埃刚在他房门口出现。他紧紧裹在大衣里，帽子老是盖到眼睛上，俨然是个永

远在旅行的人。他以镇定的步伐朝办公室主任走来：

"现在是一点十分，欧洲班机的报表都整理好了吧？"

"我……我以为……"

"你无须以为，而是要执行。"

他慢慢地转过身去，朝着敞开的窗子，两手交叉在背后。

一个秘书走到他身边：

"经理先生，我们将得不到什么答复了。我们接到通知：在内地，许多电话线都被打坏了……"

"好的。"

利维埃一动不动，凝望着黑夜。

就这样，每个消息都在威胁着这架邮政班机。每个城市，只要它在线路毁坏之前还能回答的时候，都指出台风犹如侵略者一般在推进。这台风来自内陆，来自安第斯山脉，一路上席卷而来，向大海奔去……

利维埃觉得星光分外明亮，空气分外潮湿。多么古怪的夜啊！它会一片一片地腐烂，好象一个油光光的水果的果肉一样。满天繁星，依然俯临布宜诺斯艾利斯，但这儿只不过是个转眼即逝的绿洲。况且，是个机组的行动无法达到的避风港。暴风雨将临的黑夜，一阵恶风正在触动它，败坏它，难以征服的黑夜啊！

一架飞机正在黑夜深处的某个角落遇险，有人在飞机里无能为力地挣扎着。

XIV

法比安的妻子打电话了。

每逢他返航的那天夜里，她都在计算巴塔戈尼亚的邮政班机的航程："他现在从特雷利乌起飞……"然后，她又睡着了。过了一会："他该快到圣安东尼奥了，他该看到这个城市的灯光了……"于是她便起床，拉开窗帘，判断一下天色："所有这些云块都在妨碍他……"有时候，看到月亮象牧羊人似的在悠然漫步，于是这个少妇又躺下来，那月亮和星星，那千千万万个簇拥着她丈夫的太空光临者，使她放了心。到一点钟光景，她感觉到他已经临近："他想必不会很远了，他该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她又起来，替他准备了宵夜，煮了滚热的咖啡："上边那么冷……"她总是这样接待他，仿佛他是从雪峰上下来的："你不冷吧？"——"不冷！"——"还是取个暖吧……"一点一刻光景，一切都准备停当，于是她就打电话。

今天夜里，和以往的夜间一样，她打听道：

"法比安着陆了吧？"

听她讲话的秘书有点儿心慌：

"谁在讲话？"

"西蒙娜·法比安。"

"哦！等一下……"

秘书一声都不敢吭，把话筒递给办公室主任。

"谁呀？"

"西蒙娜·法比安。"

"哦！……太太，有什么事？"

"我丈夫着陆了吧？"

接着是一阵沉默，这一定会显得莫明其妙。

然后，他简单地答道：

"没有。"

"他误点了？"

"是的……"

又是一阵沉默。

"是的……误点了。"

"啊！……"

这是个肉体受伤所叫出的"啊"。误点倒不要紧……不要紧……可是，当一直误下去……

"啊！……那末他几点到这儿？"

"几点到这儿？我们……我们不知道。"

这一下她可是碰了壁了。她得到的只是她的问题的回声而已。

"我请求您，请求您回答我！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请等一下……"

这种迟缓、呆滞使她感到痛心。那儿，在那堵墙壁①背

---

① 这里墙壁比喻法比安的妻子遇到的沉默。下文中，"她用柔弱的拳头拼命捶打那堵墙壁"，也是同样的比喻。

后，正在出什么事呢。

那边终于下决心说话了：

“他是十九点三十分从科摩多罗起飞的。”

“后来呢？”

“后来？……大大误点了……因天气不好大大误点了……”

“啊！天气不好……”

明月悠闲地悬在那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空！它多不公正，多会哄人啊！这个少妇猛地想起了从科摩多罗到特雷利乌，还要不了两小时。

“他朝特雷利乌已经飞了六个小时了！那末他给你们发电报的罗！他说了什么呀？……”

“他对我们说什么呀？当然，遇到这样的天气……您很清楚……他的电报我们是听不见的。”

“这样的天气！”

“那末，就这样吧，太太，我们一有消息，就打电话给您。”

“啊！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再见，太太……”

“不！不！我要同经理谈话！”

“经理先生很忙，太太，他正在开会。”

“啊！我不管！我不管！我要同他谈话！”

办公室主任擦了下汗：

“等一下……”

他推开了利维埃的门：

“法比安夫人要同您讲话。”

“果真来了，”利维埃想道，“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悲剧中富有情感的因素露头了。他开头想拒绝这些因素，母亲和妻子是不进手术室的。在遇险的船上，也是不许情感插嘴的。因为她们对救命没有什么帮助。但他毕竟还是同意了：

“把电话接到我的办公室。”

他一听那个遥远、细微而颤抖的声音，立刻就明白了，他无法回答它。对他们俩来说，对峙下去是毫无结果的。

“太太，我求您冷静些！干我们这一行，长久等待消息，是常有的事。”

他已经到了这个境地，面临的已不是私人的小小不幸的问题，而是行动本身的问题。那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的并非是法比安的妻子，而是生活的另一种意义。利维埃只能听着，只能对那细微的声音，那无比凄惨而又怀有敌意的调子表表同情而已。因为不论是行动，还是个人幸福，都不容许兼而有之，它们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女人也是凭着一个唯我独享的王国在说话，凭着她的权利和义务在说话。这是个沐浴着夜晚台灯的明亮灯光的王国，是求她为偶的血肉之躯的王国，也是希望、爱情、回忆的王国。她要求她的幸福，她是对的。而他，利维埃，也是对的，但却毫无办法来对付这个女人所持有的真理。在她那卑微的家庭的真理

的灯光照耀下，他发现自己的真理说不出口，不近人情。

“太太……”

她再也不听了。他似乎感觉到，她用柔弱的拳头拼命捶打那堵墙壁之后，已倒在他的脚边。

有一天，他和一位工程师在一座正在施工的桥梁近旁朝一个受伤的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工程师曾对他说过：“用一个压扁的人脸来作为建桥的代价，这值得吗？”这条路是给农民开的，但为了免得抄远路走另一座桥而毁掉这可怕的脸，恐怕没有一个农民会同意这样做。然而，人们还是造了一道道的桥。工程师还说过：“共同的利益是由许多个体利益组成的，道理也就不外于此了。”“不过，”利维埃后来回答他说，“人类的生命固然是无价之宝，但我们却总是在行动，总是有所作为，好象有什么东西在价值上超过人类的生命……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于是，利维埃想到了那个机组，心情非常沉重。行动，即使是造桥的行动，都要毁掉一些幸福；利维埃再也不能不扪心自问：“凭什么要这样干呢？”

他想：“这些也许行将消逝的人，本来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他在夜晚灯光下金碧辉煌的圣殿般的寝室里看到一张张低垂的脸。“我凭什么把他们从这些神圣的寝室里拉出来？”他凭什么剥夺他们个人的幸福呢？第一条法律不就是保护这些幸福的吗？而他却在摧毁这些幸福。不过，话得说回来，总有一天，这些金碧辉煌的圣殿般的寝室要象海

市蜃楼般幻灭。衰老和死亡会摧毁它们，而且比他更加无情地摧毁他们。或许还存在别的有待拯救而又更加持久的东西；或许利维埃所积极从事的正是为了拯救人类的这一方面？否则，他的行动也就毫无道理了。

“爱，仅仅是爱，无异是死胡同一条！”利维埃隐约地感觉到比爱的义务更崇高的义务。或者说，这也是一种爱，但它与别的爱迥然不同。他又想起一句话来：“问题在于要使这些爱万古长存。……”他以前是在哪儿看到这句话的？“你内心孜孜以求的东西正在死亡。”他眼前再度出现秘鲁古代印加人①的太阳神庙。块块陡直的石头矗立在高山之上。那威势赫赫的古代文明啊，以其垒垒巨石，似悔恨，似内疚，压在今日人类的心头，要是没有这些石块，古代文明的遗迹又将安在？“昔日黎民百姓的首领，凭着什么样的硬心肠，凭着什么样的奇特的爱，迫使他的百姓把这座神庙搬上高山，并因而使他们得以永垂不朽？”利维埃遐想联翩，又记起那些小城市里夜间围着音乐亭转的人群：“这种幸福，这种羁绊……”他想道。往昔黎民百姓的那位首领，也许并不怜恤民间的疾苦，但他却无限怜惜他们的死亡。他并不怜惜他们逐个地死去，而是怜惜整个人类将湮没于茫茫沙海之中。于是，他便率领他的百姓至少垒起了那沙漠掩埋不了的块块巨石。

---

① 西班牙征服前秘鲁的印第安人。

XV

这张一折为四的字条也许能解救他吧？法比安咬着牙把它打开：

“无法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取得联系，连机器也没法摆弄了，我手指触了几下电。”

法比安发火了，他正想回答，但当他的手松开操纵杆打算写字时，一股强有力的气浪吹透他的全身：涡流将他，连同他藏身的那五吨重的金属，一起举将起来，摇晃着他。他只得作罢了。

他又握紧双手驾驭着大浪，将它制服。

法比安喘着粗气。要是报务员由于害怕雷雨而把天线抽回去了的话，法比安到机场后会狠狠揍他一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系上，倒好象人家能从一千五百公里之外朝这深渊里给他们抛来一根救命绳似的。见不到一点摇曳不定的灯光、一盏小旅店的灯火（虽说这几乎并无用处，却能和导航灯一样证实下面是陆地），那末，至少也得有点声音，哪怕只有一个，来自对于他已不复存在的世界的声音。飞行员举起拳头在红色的灯光下晃了晃，叫后面的那一位懂得这个悲剧性的真理。但那一位正俯身于横遭风雨蹂躏的空间、风雪掩埋的城市和死去的灯火之上，并不明白这一点。

只要有人向他喊话，他什么主意都会听从。他想道："要是有人叫我兜圈子，我就兜圈子，要是叫我朝正南走，……"总会有些安静地方的，那些在月光和黑影下面的温馨的土地。那边的伙伴们知道它们在哪儿，他们俯身于地图之上，在美如鲜花的灯下，他们象学者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他呢，除了那些涡流和以山崩的速度向他冲击的黑色的激流，除了这样的黑夜，他还知道什么呢？他们总不能把这两个人抛弃在这些龙卷风和云雾里的电火之间吧。不能这样的。他们会命令法比安："航向二百四十……"于是他就对准二百四十。但现在却只有他自己。

好象连东西也不听使唤了。每次扎下去的时候，马达都震动得那么厉害，整个飞机都好象在气得发抖。法比安使尽力气把住飞机，他把头埋进座舱，面对着陀螺仪的地平线，因为，在外面，他再也分辨不出天和地来，已陷入了混沌一片的、开天辟地时代的黑暗之中。但指示位置的指针摆动得越来越快，变得很难跟上。飞行员已经上了当，笨拙地挣扎着，失去了高度，渐渐深陷于这片黑暗里面。他读了下他的高度："五百米。"这正是那些山丘的高度。他感觉到它们那令人眩晕的波浪向他滚滚而来。他也明白，在这个高度，地面的所有山包（其中最小的也会把他压扁）就仿佛被连根拔起，失去了羁绊，开始在他周围醉醺醺地转起圈来，开始在他周围跳起一种深不见底的舞蹈，舞蹈的圈子越收越小。

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准备冒着撞毁的危险降落在不

论什么地方。为了至少能避开山丘，他打出了唯一的一颗照明弹。照明弹燃烧着，转着圈子，照亮了一块平原后在其中熄灭了：这是大海。

他迅速地思考着："完了。矫正四十度，我还是漂移了。这是旋风。陆地在哪儿?"他向正西拐去。他想道："没照明弹了，我要送命了。"这总有一天会发生的。而他身后的那个伙伴……"他肯定把天线抽回去了。"但飞行员对他不再抱怨。他自己只要稍一松手，他们的生命马上就会从他手中滑脱，好似一颗无用的微尘。他手里握有他同伴的跳动的心，以及他自己的心。于是，突然间他的手使他害怕起来。

在这些攻城撞锤似的涡流中，他竭力抓住方向盘，以减轻它所受的震动，否则，这些震动就会把操纵索磨断。他一直扑在上面。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双手了，这双手由于用力过度而失去了知觉。他想动动指头，看看能否感到它们的存在，却不知道指头动了没动。他手臂的末端是某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没有感觉的软绵绵的橡皮囊。他想道："我应该使劲地想象自己在紧紧抓着……"他不知道这想法有否传到手上。他仅能从肩膀的疼痛感觉到方向盘在震动："我要抓不住了。我的手快松开了……"但他由于自己有了这样的念头而害怕起来。他似乎感觉到，他的双手，这次却服从了想象力的无形的力量，在黑暗中慢慢地张开，把他断送掉。

他本来还可以奋斗，还可以碰碰运气，外界并不存在着

发生失误的必然性。然而在你自己的精神上却存在着这种必然性，当你一旦发现自己处境岌岌可危的时候，种种错误就会象一阵眩晕似地把你吸引过去。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时刻，他见到在他头顶上，在暴风雨的裂口里，闪烁着几颗星星，就象捕鱼篓底上的致命的诱饵。

他明知这是个陷阱，你看见在一个窟窿里有三颗星星，你朝它们飞上去，然后你就下不来了，你就在那儿吃星星吧……

然而，他是那么渴求光明，以致他还是飞上去了。

XVI

他以星星为标志，更好地矫正着涡流造成的误差，往上飞去。星星——这些苍白的磁石吸引着他。他为寻找光明而吃了那么久的苦头，他再也不会放过哪怕是最模糊的一点光亮。哪怕只是旅店的一点灯光，他也会围着这个他所渴求的信息转圈，直至死亡。何况他正飞向一个光明世界。

在这个起初张开现在又在他头顶合拢来的井里，他螺旋式地渐渐升高。他越往上升，云块越发失去它们那污泥般的阴影，它们象越来越清澈洁白的浪花在他身边掠过。法比安浮现了出来。

他惊异极了，那么明亮，使他眼花缭乱。他不得不把眼

睛闭上几秒钟。他怎么也想不到，云朵在夜间竟能如此耀眼。但满月和繁星却使这些云朵变成了光灿灿的浪涛。

就在他浮出的那一秒钟，飞机一下子平静了，平静得似乎异乎寻常。没有任何浪头使它倾斜。就象一只小船越过堤坝一样，他进入了平静的水库般的空间。他碰上了一角陌生的、隐秘的天空，就象那些幸福的海岛的港湾一样。在他身下，暴风雨形成了一个厚达三千公尺的、风狂雨怒、雷电交加的世界。但是面朝星辰的这面，看上去却似水晶、白雪。

法比安以为身临奇异的仙境，因为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他的手、他的衣服、他的翅膀①。因为光明不是来自群星，而是从他身下，从他四周，从这些雪白的积云里放出来的。

他身下的这些云朵反射着它们来自月亮的全部雪光。左面和右面那些高得象塔一样的云朵也是如此。空中流动着一种牛奶似的亮光，整个机组都沐浴其中。法比安回过头去，看见报务员在微笑。

"这下好多了！"他叫道。

可是声音消失在飞机的吼声中，只有微笑在传递信息。"我真是疯了，还笑呢，我们完了。"法比安想道。

然而，那千百只黑暗的手臂已经将他松开。他仿佛一个囚徒被松了绑，让他暂时独自在花间漫步。

"太美了。"法比安想道。他在密密麻麻、象成堆财宝似的群星之间，在一个除了他法比安和他的伙伴就没有——

---

① 指飞机翅膀。

绝对没有——任何生命的世界里游荡，犹如那些神话中的城里小偷被关在堆满财宝的房间内再也出不去一样。他们在冷冰冰的宝石之间游荡着，富比王侯，然而命运已经判定了。

XVII

巴塔戈尼亚的一个中途着陆站科摩多罗·里瓦达维亚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突然打了个手势，于是，所有在这个无线电站无能为力地守候着飞机的消息的人们全都聚集在这个人周围，俯下身子。

他们俯在一张强烈光线照射下的白纸上。无线电报务员的手还在犹豫，铅笔在摆动着。那些字句还没从他手里释放出来，但手指已经动起来了。

“是雷雨吗?”

无线电报务员点了点头。是雷雨的噪声使他没有听懂。

而后，他记下几个无法辨认的符号。而后，是字。而后，整篇电文出来了：

“困于风暴之上，三千零八米高处。我们向正西飞，往内地飞去，因刚才漂移到了海上。不知是否仍在海面上飞行。请告风暴是否延及内陆。”

由于雷雨，只得将这份电报一站一站地传到布宜诺斯

艾利斯。这消息在黑夜中向前传去，仿佛烽火台的烽火一个一个地点了起来。

布宜诺斯艾利斯让人传话道："内陆全有风暴。还剩多少汽油？"

"半小时。"

于是，这句话又一站一站地传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个机组注定要在三十分钟内扎进台风，被它一直摔到地面。

XVIII

利维埃沉思起来。他再也不抱希望了，这个机组将于某处沉入黑夜之中。

利维埃回想起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深刻印象：人们抽干池塘寻找一个尸体。在黑暗从地面上消逝之前，在这些沙滩、平原、麦地重新显露于日光下面之前，人们也是什么也找不到的。也许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将发现两个孩子躺在青草和金色的麦地上，在一个宁静的景色里，臂弯护着脸，象是在睡觉。然而，黑夜可能已经把他们淹死了。

利维埃想到了那些象埋在神话中的海洋里似的埋藏在黑夜深处的珍宝……那些黑夜的苹果树带着满树的花朵——还未结果的花朵——等待着白天。黑夜是富有的，充满幽香、熟睡的羊羔以及还没有颜色的花朵。

渐渐地，肥沃的犁沟、潮润的树林和新鲜的金花菜都将重新显露于日光之下。但在那些如今不再伤人的山丘、草地以及羊羔之间，在变得沉静的世界里，将有两个孩子好象在睡觉。某种东西将从这个肉眼可见的世界流入另一个世界。

利维埃了解法比安那个焦虑不安而又温柔多情的妻子，她刚刚得到这个爱情，就象穷孩子刚得到的一件玩具一样。

利维埃又想到法比安的手，这只手在若干分钟里还能通过操纵杆掌握他的命运。这只曾经给予抚爱的手。这只象神仙一样的手。曾经搁在一个胸脯上，因而引起了骚动的手。这只曾经摸过一张脸庞，并使那个脸变了模样的手。这只如此神奇的手。

法比安在夜里，在一片壮丽的云海之上游荡，而下面，则是千古。他在他独自居住的星座间迷失了道路。他现在还掌握着这个世界，并在胸前摆弄着这个世界。他通过方向盘紧握住珍贵的人类生命的重负，绝望地从一个星星到另一个星星运载着这个一定得还掉的无用的珍宝①。

利维埃想道，有一个无线电台还在收听他的消息。现在只有一种音乐般的声波、一种细微的声音变化，还联系着法比安和这个世界。听不见一声呻吟、一声呼唤。而只有

---

① 无用的珍宝，指这个再也不能为公司服务的机组的成员的生命。他们是注定要机毁人亡的了，所以是"一定得还掉的""珍宝"。

一种最纯粹的声音，这是绝望所造成的最纯粹的声音①。

XIX

罗比诺将他从孤独中拉了出来：

“经理先生，我想过……或许可以试试……”

他并没有什么可建议的，只是以此表明他的好意而已。他多么想能找到一个办法啊，他象猜谜似地找着，他总是找到一些利维埃从来不听的解决办法：“您知道吗？罗比诺，生活中没有什么答案。只有各种力量在起作用，必须创造这些力量，然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罗比诺只能置身在机械师的圈子里起一种推动力的作用。一种防止螺旋桨毂生锈的微薄的力量。

可是，这天晚上的事件使罗比诺束手无策了。他的督察员的头衔对雷雨完全无能为力，对于一个成了幽灵的机组也是一样。事实上，这个机组已经不是为了得准点奖而在苦斗，而是为了逃脱另一种处罚，这种处罚会使罗比诺的处罚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死亡。

于是，如今没有用处的罗比诺无所事事地在那些办公室里闲逛。

法比安的妻子要求接见。她受焦虑的驱使而来，在秘

① 指飞机上无线电发报的声音。当时是靠耳机收听，记下符号，再译出电文。

书们的办公室里等着利维埃接见。秘书们偷偷地瞧着她的脸。这使她感到有点害羞，她胆怯地向四周打量着，这里的一切都将她拒之千里。这些继续工作着、就象踩着尸体前进似的人们；这些档案材料，在那里面人类的生命、人类的痛苦只留下残渣一般的冷酷的数字。她寻找着能够告诉她法比安消息的标志。在她家里，一切都表明他不在了：掀开一半的被子，煮好的咖啡，一束鲜花……这里她没发现任何标志。一切都与怜惜、友谊、爱情背道而驰。她所听见的唯一的话（因为谁也不在她面前高声说话），就是一位职员要一份清单时的一句粗话："……发电机的清单，见鬼！是发给桑托斯的那一批。"她带着无限惊讶的神情望着这个人。然后，望望张着一幅地图的墙壁。她的嘴唇微微地、几乎难以觉察地抖动着。

她难堪地猜到，她的在场表达了一个对立的真理，她几乎后悔自己前来了，她恨不得藏起来，她忍住咳嗽和眼泪，生怕太引人注目。她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不合时宜，象是赤身裸体一样。但她的真理那么强烈，以致那些躲躲闪闪的目光在暗中不厌其烦地探究着她的脸。这个女人非常漂亮。她向男人们透露出幸福的神圣国土是怎么回事。她透露出，人们在行动中无意触及了什么样的庄严的题材①。在那么多人的注视下，她闭上了眼睛。她透露出，人们无意中会破坏掉什么样的安宁。

---

① 庄严的题材，指家庭的幸福、爱情。夜航的行动现在危及了这种幸福。

利维埃接见她了。

她怯生生地前来为她的鲜花、为她煮好的咖啡、为她年青的肉体请命。在这间更加寒冷的办公室里，她的嘴唇又一次轻微地抖动起来。她也发现了，她自己的真理是无从在这个不同的世界里表达的。她身上勃发的这一切热烈得近乎狂野的爱情、忠贞，在她眼里似乎换了副可厌的、自私的面孔。她简直想逃走。

“我打搅您了……”

“您没有打搅我，太太。不幸的是，太太，您我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她轻轻地耸了下肩膀。利维埃懂得她的意思：“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这盏灯、这顿准备好的宵夜、这些我回去后又将见到的鲜花……”有一天，一位年青的母亲曾对利维埃倾诉过：“我还是没能理解我的孩子已经死了。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小事情，每当我看到他的衣服，或是当我晚上醒来，胸中依然涌起一股柔情，但是，这和我的奶汁一样，已经没有用处了……”对于这位女人也是如此，法比安的死要明天才刚刚开始，在每个从今没有意义的行为、每件东西里体现出来。法比安将慢慢地离开这个家。利维埃缄默着他的深深的悲悯。

“太太……”

少妇退了出去，脸上带着一种几乎是谦卑的笑容，她不知道自己的威力。

利维埃心情有点沉重地坐了下去。

“但她帮助我发现了我所寻求的……”

他心不在焉地轻轻拍着北部各中途站的护航电报。他想：

“我们并不要求长生不死。只是希望不要看到某些行动和某些事物突然失去其意义。于是包围着我们的空虚就暴露出来……”

他的目光落在那些电报上：

“死亡就是打这儿钻到我们身边的，通过这些失去了意义的电报……”

他看了看罗比诺。这个平庸的小伙子，如今一无用处，也没有意义了。利维埃几乎是生硬地对他说：

“难道需要我亲自给你工作吗？”

然后，利维埃推开通往秘书大厅的门，于是法比安的失踪，明白无误地，通过一些法比安太太所看不懂的信号，激动着他。RB903，法比安的那架飞机的卡片，已经放在墙上的图表中的无法支配物资这一栏里了。秘书们正在准备欧洲邮政班机的报表，由于明知班机行将推迟，干得也不起劲。人们从机场打电话来询问关于正在漫无目的地守候着的机组的指示。生活的节拍慢下来了。“死亡就表现在这些现象之中啊！”利维埃想道。他的事业就象一条在无风的海面上出了故障的帆船一样。

他听见罗比诺的声音：

“经理先生……他们结婚才六个星期……”

“工作去吧。”

利维埃一直望着那些秘书们，秘书们之外，是那些普通工、机械师、飞行员，所有那些曾以创业者的信念帮助他干事业的人们。他想到往昔的那些小城市，它们听人谈及一些“岛屿”，就着手造船。让船只满载着它们的希望。让人们可以看见自己的希望扬帆出海。使人人都变得高大，从自身超脱出来，人人都被一艘船解脱出来了。“也许目的说明不了什么①，然而，行动却能使人从死亡里解脱出来。这些人通过他们的船只而留名后世了。”

而利维埃也将是在与死亡斗争，当他使那些电报重新具有充分意义，使值班机组重新紧张起来，使飞行员们重新具有悲壮的目的时，当生命再度使这个事业活跃起来时，犹如在大海上，海风使帆船复苏一样。

XX

在科摩多罗·里瓦达维亚什么也听不见了。但是，二十分钟之后，一千公里外的布兰卡港却收听到第二份电文：

“我们在下降。钻进了云层……”

---

① 作者认为用某种崇高的目的来为一些意外事故或牺牲辩护依旧是说不通的，正如建桥的目的是方便大家，但不能为了方便大家就应当付出一些人伤亡的代价，这种代价比桥本身的价值高得多。然而“行动”却能使人获得永生。

而后，在特雷利乌的无线电台，收到一篇无法辨识的电文，其中有这么几个字：

"……什么也看不见……"

短波就是这样。那边收到了，这边却跟聋子一样。而后，无缘无故地，一切都改变了。这个不知方位的机组，对于生者来说，已经显得存在于时空之外，而在那些无线电台的空白的纸上写着字的已经是些幽灵了。

汽油耗尽了？还是飞行员在机器停转以前打出了最后一张牌，着陆而未撞毁呢？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声音命令特雷利乌：

"问他这些情况。"

无线电收听站就象个实验室：镍、铜、压力计和管道网。值班工作人员身穿白色工作服，默不作声，仿佛埋头于一个简单的实验。

他们用敏感的手指触着那些机器，探索着磁性的太空，简直是些寻找宝藏的魔法师。

"没有回答吗？"

"没有回答。"

他们也许将捕捉到这个音符，那就说明还活着。要是飞机和它的舷灯又重新升到星星之间，他们也许能听到这颗星星歌唱……

时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真象流血一般。还在飞吗？每一秒钟带走了一点希望，流逝的时间活象在摧毁着

什么。它仿佛在二十个世纪的岁月中进攻一座庙宇，在花岗石里行进着，终于将庙宇变为尘土，而现在这二十个世纪的损耗则集中于每一秒钟，威胁着一个机组。

每秒钟都带走了一点什么。那法比安的声音，那法比安的笑貌，那微笑。沉默赢得了地盘。一种越来越沉重的沉默，象海一样沉重地压在这个机组身上。

于是，有人指出：

“一点四十分了。汽油完了，他们不可能还在飞行。”

于是安静了下来。

象在旅行结束时一样，嘴唇上有股苦而无味的感觉。某一事件已告完成，而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某种令人厌恶的事件。在这一切镍的和铜的血管之间，人们感到了笼罩着破产的工厂的那种悲哀。这一切器材都显得沉重、无用、不得其所，死去的树枝般的沉重。

就只等白天到来了。

几小时之后，整个阿根廷就将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而这些人待在那里，就象待在河岸上，面对着人们拉出来的鱼网，那慢慢地出水的、不知其中将有什么的鱼网。

利维埃在办公室里，精神感到松弛下来了。这感觉唯有在一些大灾难中，当大局已定，无可挽回时，才能体会。他已经让人通知了整整一个省的警察。他再也无能为力了，只有等待。

但是，即使在遇到丧事的人家也得有个秩序。利维埃

对罗比诺打了个手势：

“给北方各中途站拍份电报：预计巴塔戈尼亚的邮件将大大延迟。为了不致过分延迟欧洲邮件，拟将巴塔戈尼亚邮件与下一班欧洲邮件一起发运。”

他微微向前弯下了身子。他好不容易记起了一件事来，这很要紧。哦，是的！于是，为了不至于忘掉：

“罗比诺。”

“利维埃先生？”

“你写个通知。禁止飞行员们超过一千八百转，否则要把我的马达都给糟蹋了。”

“好的，利维埃先生。”

利维埃更弯下身子。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孤独。

“走吧，罗比诺。走吧，老兄……”

罗比诺被这种平等，这种在亡灵面前的平等弄得害怕起来。

XXI

罗比诺现在忧伤地在一间间办公室里荡来荡去。预定在两点出发的班机将被取消，要到白天才能出发，公司的生活停顿了下来。面孔毫无表情的职员们仍然值着夜，但是这值夜也全无用处了。人们继续有条不紊地收到北方各中途站的护航电报，但它们的“晴天”，它们的“满月”，它们的

“无风”，却给人以无生命的王国的印象。一片月光和沙砾的荒漠。当罗比诺翻阅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翻阅）办公室主任写的一份材料时，他瞥见站在他对面的这个人带着傲慢的礼貌等着他把材料还给他。那神情好象是说：“等你愿意的时候还我，是吗？而这是由我……”下属的这种态度使督察员感到不快，但是他想不出什么话来，于是便忿忿地把材料还给他。办公室主任大模大样地回去坐下。“我该叫他滚出去。”罗比诺暗想。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他踱了几步，想着这场悲剧。这场悲剧将导致某个方针的失势，于是，罗比诺为这双重的祸事而痛哭了。

而后，他想起关在那边办公室里的利维埃、那个曾对他说：“老兄……”的利维埃的形象，来到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人曾经孤立无援到这种地步。罗比诺感到对他无限怜悯。他脑子里盘旋着几句暗含怜悯和安慰的话。一种他以为非常美好的情感激励着他。于是，他轻轻敲了下门。没人答应。在这种沉寂中他不敢敲得更重，便推开了门。利维埃在里面。罗比诺第一回以平等地位走进利维埃的房间，有点象朋友，又有点象在他想象里冒着枪林弹雨找到负伤的将军、在溃退中伴随他并在流放中成为他兄弟的一个中士。“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永远和您在一起。”罗比诺仿佛想这么说。

利维埃默默无言地低头看着双手。站在他面前的罗比诺却不敢张口。雄狮即使精疲力尽，也令人生畏。罗比诺准备着越来越披肝沥胆的话，然而，每当他抬起眼睛，他就看见这个低垂的脑袋、这些灰白的头发和忍受着何等痛苦

的紧闭的嘴唇。他终于下了决心：

"经理先生……"

利维埃抬起头来，望着他。利维埃刚从一个那么深邃、那么遥远的梦境里苏醒过来，以致他大概连罗比诺在场都没有发现。任何人也永远不知道他做的什么梦，他的感觉如何，心里在哀悼什么。利维埃久久凝望着罗比诺，仿佛他是什么事情的活见证。罗比诺很不自在。利维埃越是望着罗比诺，嘴唇上就越是显出一种难以理解的嘲讽意味。利维埃越看着罗比诺，罗比诺越脸红。而在利维埃心目中，罗比诺就越显得仿佛是以其令人感动的、却又不幸是自发的好意前来作为人类愚蠢的见证①。

罗比诺不禁惶乱起来。中士也好，将军也好，枪林弹雨也好，都云消雾散了。发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事。利维埃一直望着他，于是，罗比诺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一下他的态度，将手从左面的口袋里拿了出来。利维埃一直望着他。于是，罗比诺终于极其别扭地、莫明其妙地说道：

"我来接受您的指示。"

利维埃拿出手表，简简单单地说道：

"两点了。亚松森的邮政班机两点十分着陆。请让欧洲的班机两点一刻起飞。"

于是，罗比诺将这惊人的消息传开了，夜航不会停止。

---

① 人们不理解利维埃，不理解"行动"的哲学，罗比诺就是一个见证：他的好意虽然令人感动，却和利维埃的哲学无任何共同之处，是缺乏深刻的思想基础的、"自发"的、"愚蠢"的。

罗比诺对办公室主任说：

“把那份材料拿来让我检查。”

而等办公室主任到了他面前：

“等一等。”

于是，办公室主任就等着。

XXII

亚松森的班机报告说，它将着陆。

利维埃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刻也仍然一封电报一封电报地追踪它的顺利航程。在这一片惊慌失措之中，这对他来说无异是他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反击，是一个明证。这个顺利的航行通过一封封电报预言了千百次同样顺利的其他的航行。并不是每天夜里都有旋风的。一旦路走了出来，那就不能不走下去。

飞机从巴拉圭一个中途站一个中途站地南下，就象来自一个百花盛开、矮房密布、流水潺湲的可爱的花园。飞机从旋风的身边擦过，连一颗星星也没给遮住。九名乘客裹着旅行毯，将额头抵在窗子上，就象抵在摆满珠宝的橱窗上一样，因为阿根廷的那些小城市已经在夜色里，在那些繁星组成的城市的较为苍白的金光下，展现出它们自己的一片金光。飞行员在前面，用双手捧着他的珍贵的重负——人类的生命，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月光，活象一

个牧羊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以其粉红色的光焰填满了天际，不久就会象神话中的宝库，以其全部的宝石大放异彩。报务员的手指下滑出了最后几份电报，仿佛他正在天上兴高采烈地弹出一支奏鸣曲的最后几个音符，利维埃是懂得这种曲子的含义的。然后他收起天线，伸了下懒腰，打了个呵欠，微笑起来：到了。

飞行员着陆后碰见了欧洲班机的飞行员，后者倚着自己的飞机，双手插在口袋里。

“是你接着飞吗？”

“是的。”

“巴塔戈尼亚来了吗？”

“不等他了，失踪了。天气好吗？”

“天气很好。法比安失踪了？”

他们谈论得很少。一种深厚的手足情谊使他们无须用言词表达自己的思想。

人们将亚松森的口袋装上欧洲的班机，飞行员一直没有动弹，他仰着头，后颈背搁在座舱上，望着星星。他感到身上产生了一种庞大的威力，一种强有力的快感。

“装完了？”一个声音说：“那就发动吧。”

飞行员没动弹。人们将他的马达发动了。他将从倚着飞机的肩膀上感到这架飞机变活了。飞行员的心情终于安定下来，在那么多的小道消息之后：出发……不出发……出发！他的嘴张了开来，他的牙齿在月光下象一匹年幼的猛兽的牙齿一般闪闪发光。

“夜间要小心啊！”

他没理睬同伴的忠告。双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面对云层、群山、河流、海洋，他无声地笑了起来。一种轻微的笑。然而象微风吹拂树丛，遍及全身，使他全身都颤抖起来……一种轻微的笑，然而比这些云层、群山、河流、海洋都有力得多。

“你怎么啦？”

“利维埃这笨蛋，他把我……他以为我害怕了！”

XXIII

一分钟之后，它便将飞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而重振旗鼓的利维埃想要听到它的声音，听见这声音诞生、怒吼、消逝，就象一支军队在群星之间行进的惊天动地的脚步声一样。

利维埃交叉着双臂从秘书们中间走过，在一扇窗户前停了下来，倾听着，沉思着。

只要他停掉哪怕一次飞行，夜航事业就得告吹。但他抢在软弱的人前面(这些人明天就会不承认这一点)在当晚放出了这个机组。

胜利……失败……这些字眼毫无意义。生活躲在这些胜利或失败的外表下面，已经在酝酿新的外表了。某次胜利使一个民族软弱下来，某次失败则唤醒了另一个民族。利

维埃遭到的失败也正是使胜利更加接近的一个动力。只有进行中的事情才有意义。

五分钟后，那些无线电台将会通告各中途站。这种生命的震颤将会解决一万五千公里航程中的所有问题。

一种教堂大风琴的乐声响起来了：飞机！

于是，利维埃缓步回去继续他的工作，他在被他严峻的眼光逼得低下头去的秘书们中间穿过。伟大的利维埃，胜利的利维埃，肩负着沉重的胜利的利维埃。

人的大地

马振骋译

亨利·吉约梅，我的同志，
我把这本书献给你。

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来自大地，更多于来自全部的书本。因为大地桀骜不驯。人在跟障碍较量时，才发现自己的价值。但是，为了克服障碍，人需要一个工具。需要一个木刨，或是一把铁犁。农民在劳动中，逐渐窥探到自然界的一些奥秘，他挖掘到的真理却是无处不在的。同样的，飞机这一个航空运输的工具，也使人接触到所有这些古老的问题。

在我眼前，总是呈现着我在阿根廷初航之夜的景象。这是一个昏暗的晚上，原野上看不到别的，只有象星星似的闪耀着三三两两寥落的火光。

在茫茫夜海上，每颗火光都显示了一个心灵的奇迹。在这户人家，有人在阅读，有人在思索，有人在娓娓谈心。在另一户人家，可能有人在探索宇宙，有人殚精竭虑在计算仙女座的星云。那里，有人在恋爱。原野上绵延不断的闪烁着这些暗澹欲灭的火光。还有最隐秘的，那是诗人的火光，教师的火光，木工师傅的火光。但是，介于这些有生命的火光之间，又有多少扇关闭的窗户，多少颗熄灭的灯火，多少个沉睡的人……

应该努力返回去。应该设法跟其中几颗火光进行联系——这些火光，绵延远方，星星点点，散落在原野上。

I 航　线

这是在一九二六年。我刚作为青年飞行员进入拉泰科艾尔公司；这家公司在法国航空公司和邮政航空公司以前，飞图卢兹与达喀尔之间的航线。我在那里学习了这门职业。这回轮到我象其他同志一样度过见习期，这是新手在有幸驾驶航机以前都要经历的。驾驶教练机，在图卢兹与佩皮尼昂之间来来回回，在寒气透骨的机库角落里听沉闷的气象课。我们在生活中，对我们还陌生的西班牙山岭感到畏惧，对老飞行员怀着敬意。

这些老飞行员，我们在饭厅里见到的，脸带愠色，神情有点淡漠，倨傲地给我们提出忠告。当其中一位从阿利坎特或卡萨布兰卡返航归来，皮外套浸透雨水，迟迟才回到我们中间时，我们中间有人怯生生地问他旅航情况，他的回答三言两语，在那些暴风雨的日子里，给我们开拓了一个神异的世界，到处是陷阱和埋伏，突如其来的峭壁，以及会把松树连根拔起的涡流。乌龙挡住峡谷口，山顶上电光四射。老飞行员凭其精湛的技术教我们的敬意保持不衰。然而，时而再三地，敬意变成了敬輓，他们中间的一个再也没有回来。

我还记得比里的一次归来，他后来是在科尔比埃尔山

罹难的。这位前辈飞行员刚来我们中间坐下，沉闷地吃着东西，一句话不说，两肩还受到风力的摧压。在这么一个气候恶劣的日子，到了晚间，整条航线的上空一片混沌；在飞行员眼中，所有的大山仿佛在泥泞中滚动，象崩断了缆绳的大炮，在古代大帆船的甲板上前滚后翻。我朝比里瞅了一眼，咽下一口口水，终于壮着胆量问他这次飞行是不是艰苦。比里双眉紧锁，俯在盘子上，没有听见。逢上阴风晦雨的天气，坐在舱盖敞开的飞机里，身子要伸出风挡外面才看得清楚，锐利的寒风长时间在耳边呼啸。终于比里抬起头，好象听到了我的话，凝神想了一想，突然洪亮地笑了起来。这声笑教我迷住了，因为比里平时很少言笑，这声短促的笑焕发了他的倦容。他对他的凯旋归来一句别的话也没说，又低下头不声不响地咀嚼起来。但是在灰暗朦胧的饭厅里，在劳劳碌碌忙了一整天此刻在这里消除疲劳的小公务员中间，这位肩膀宽厚的同志在我眼中显得出奇的高贵。在他坚实的躯壳下，隐隐显出这是一个曾经降龙伏魔的天神。

终于这一个晚上来临了。轮到我被召进经理的办公室。他简单地对我说：

“明天你上飞机。”

我依然站立不动，等着他把我辞走。但是，静默片刻后，他又说：

“那些规章你知道吧？”

在那个时期，飞机发动机的性能不象今天那样可靠。经

常一点预兆也没有，机器象打碎了坛坛罐罐似的哗啦啦一阵响，一下子抛下我们不顾了。我们朝着山石嶙峋，几乎找不到备降场的西班牙滑下去。我们经常说："这时候，发动机出了毛病，飞机，也不会长久啦！"但是一架飞机是可以替换的。头等重要的是不要盲目地靠近岩石。所以，公司禁止我们在山区上空的云海中飞行，违者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遇上故障的飞行员陷入白色的乱云，会看不见峰巅而猛撞上去。

因而，那一天晚上，一个缓慢的声音又把那条规章最后重申一遍：

"在西班牙云海上空，凭着指南针飞行确是挺美的事，也很优游自在，但是……"

声音更缓慢了：

"……但是你切切记住：在云海底下……这是千古。"

这时，从云层中钻出来，发现这个那么平坦、那么单纯的宁静世界，一刹那间对我具有一种还不认识的价值。这种平静，竟成为一个陷阱。我想象展延在我脚下的白色大陷阱。在这下界，就象人们会深信不疑的，不存在人间的骚乱，不存在动荡，不存在城市的熙熙攘攘；有的只是一片更为绝对的静谧，一种更为确定的和平。这大片乳白色的云絮对我来说，成为真实与虚幻、已知与不知之间的疆界。我也认识到，任何景物不通过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来观察是毫无意义的。山区的人当然也见过云海，可是他们却发现不了这块神奇的屏障。

当我从办公室走出来，象孩子似的洋洋得意。天一破晓，轮到我来负责一机的乘客，负责非洲的航空邮件。但是我也感到莫大的惶恐不安，觉得自己准备不足。在西班牙备降场很少；我怕遇上故障的威胁，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一个栖身之地。我俯身审视过那些空空荡荡的航空图，没能发现我所需要的情况。因而，带着又胆怯又骄傲的复杂心理，我去找我的同志吉约梅，在他家里度过我初上疆场的前夕。吉约梅在我之前飞过这条航线。他熟悉这些诀窍，可以提供我打开西班牙的钥匙。我应该由吉约梅开导一番。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微微一笑：

"我已听说了。你满意吗？"

他走到壁柜前找出波尔图酒和杯子，回到我的身边，始终脸带笑容：

"让我们干一杯。你看着吧，一切都会顺利的。"

灯散布光明，他灌输信心；这位同志后来创造了横越安第斯山脉和南大西洋邮政航空的飞行纪录。几年前的这个晚上，他身穿衬衣，在灯光下两臂交叉，笑容可掬，跟我简单地说："风暴、浓雾、大雪，这些东西有时会给你带来困难。那时你要想到那些在你以前碰上这些东西的人，你只要对自己说：其他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总也能够做到的。"可是我还是摊开地图，要求他带着我一起温习这个航程。于是，伏在灯光前，扶着老飞行员的肩膀，我又找到了大学时代的宁静。

但是，我听到的是多么奇怪的地理课！吉约梅不给我谈西班牙是怎么样的，而把西班牙作为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他不跟我谈水文学，不谈居民，也不谈当地的动物。他不跟我谈瓜迪什，而谈瓜迪什附近一块农田旁边的三棵桔子树："要提防它们，把它们标在你的地图上……"从此，这三棵桔子树在我的地图上要比内华达山脉占据更多的位置。他不跟我谈洛尔卡，而谈洛尔卡附近的一个普通农庄，一个生气勃勃的农庄。谈农庄主人。谈农庄主妇。这对夫妇，远在天外，跟我们相隔一千五百公里，顿时变得无比重要。他们安栖在他们那座山的山坡上，象导航塔的看守人，在星光照耀下，随时准备给人们救死扶伤。

这些不为世界上任何地理学家知道的细枝末节，又被我们从遗忘中，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召回来了。因为只有哺育那些大城市的埃布罗河，才是地理学家津津乐道的。但是这条在莫特里尔西部、隐伏在乱草丛下的小溪，这位只是三十来朵花的养育者，则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提防那条小溪，它把场地都破坏了，……也把它标在你的地图上。"啊！我怎么能忘了莫特里尔的蛇呢！这种蛇外表若无其事，似乎只会发出轻微的嗞嗞声来迷惑几只青蛙；但是它睡觉时也是眯缝着眼睛。这种蛇在天堂似的紧急降落场上，挺着身子躲在草丛里，隔着两千公里窥伺着我。只要遇上机会，张口可以把我变成一束火花……

我也毫无惧色地等待着那三十头气势汹汹的绵羊，它

们在山坡上排开阵势，随时准备冲锋。“你以为那块草地上空无一物，突然哗啦一声，你那三十头羊就势卷到你的轮子底下……”我对这么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不由发出惊讶的微笑。

我这张地图上的西班牙，在灯光下逐渐幻变成一个迷人的仙境。我把那些备降场和陷阱划上一个个十字标记。我把这位农庄主人、这三十头绵羊、这条小溪也划上标记。我把地理学家不加注意的这位牧羊女，也标在她准确的位置上。

我辞别吉约梅出来，感到需要在这个寒冽的夜晚散散步。我翻起大衣领子，逞着年青人血气方刚，在这些一无所知的路人中间走着。心中藏着我的秘密，与这些陌生人交臂而过时，我不免感到骄傲。这些野蛮人哪里知道我的心事，但是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激情都已经托付给我，由我第二天拂晓随着邮包一起带走。也可能在我手里，他们要抛却心头的希望。就是这样，我裹在大衣里，在他们中间象保护者似的高视阔步；但是他们对我的操心木然不知。

我从黑夜那里得到的信息，他们同样也感觉不到。因为这场可能已在酝酿，并会给我初航带来困难的暴风雪，跟我是息息相关的。星星先后一颗颗隐灭了，这些路人又怎么会明白呢？只有我才知道这个秘密。战斗前夕，有人把敌人的阵势泄露给我了……

可是，这些激励我去战斗的庄重号召，我是在明亮的橱

窗旁边得到的，那里面陈列着璀璨夺目的圣诞礼物。在夜色中，似乎世上所有的财宝都展示在那里了，而我为自己的克己献身感到自傲和陶醉。我是一个身历险境的战士；这些用于节日之夜、光可鉴人的水晶器皿，这些灯罩，这些书籍，已对我无关紧要。我已经在满天云雾中浮沉，我已经作为民航飞行员尝到了夜航的苦果。

我被人唤醒时，是凌晨三点钟。我"咔"的一声把百叶窗打开，看到天空淅淅沥沥在下雨，我神情严肃地穿上衣服。

半小时后，轮到我坐在小旅行包上，在雨水下晶晶闪光的人行道旁，等待着公司的班车把我接走。在这个授予圣职的日子，有多少同志在我之前，也曾有点忧心忡忡地作过同样的等待。终于，这辆老式的车子，一路上叮呤咣啷的在路角出现了；轮到我象其他同志一样，有权坐到板椅上，挤在一位睡意朦胧的海关职员和几位公务人员之间。这辆车散发出霉臭，是灰扑扑的机关和陈旧的办公室的气味；人的生命一旦陷入这样的办公室，就难以自拔。车子每次开上五百米停下来，让另一位秘书，另一位海关职员，一位督察员上车。那些已经堕入睡乡的人含糊不清地嘟囔一声，算是回答刚上车的人的招呼；后者尽量往车里挤，立刻也睡着了。在图卢兹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这是一辆阴郁的大车；飞行员与公务人员混在一起，起初难以区别……然而，随着路灯杆一根根后移，随着机场逐渐接近，随着这辆颠簸的旧班车变成了一只灰色的茧子，人从中蜕化而出，却另有一番

新的模样。

每一位同志都曾这样，在一个相似的早晨，从一个地位不稳，还受督察员申斥的低级工作人员，一下子成了西班牙和非洲航线班机的机长；他再过三个小时，就要在闪电中迎战奥斯皮塔莱特的巨龙……他再过四个小时，降伏了巨龙以后，有至高的权力，任意决定绕行海道或是直取阿尔科伊的崇山峻岭，他将与之周旋的是风暴、高山和海洋。

每一位同志都曾这样，在图卢兹冬日暗澹的天空下，混在默默无闻的人群中，然后在一个相似的早晨，觉得自己成长为一个主宰，过了五个小时，把北方的雨雪抛在身后，驱散了冬寒，减低机速，在仲夏灿烂的阳光下降落在阿利坎特。

这辆破旧的班车已经消失了，但是它的坚硬和不舒服感依然历历留在我的记忆中。这辆车象征了我们这个又艰辛又欢乐的职业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这个职业的一切都是干脆利落，一丝不苟。我至今记得三年后有一天，还没有说上十句话，便听到飞行员勒克里万的死讯。他是航线上几百个同志中的一个，他们在一个雾濛濛的白天或黑夜，永远退出了我们的队伍。

那也是在凌晨三点钟，四周笼罩着同样的沉默，忽然我们听到隐在黑暗中的经理，提高嗓子向督察员说：

“勒克里万昨夜没有在卡萨布兰卡降落。”

“啊！——啊？”督察员回答说。

这时他在睡梦中受到了惊动，竭力醒一醒，为了表示他的热忱，他补充一句说：

“啊！是吗？他没有闯过去？他往回飞了吗？”

在车厢深处，只传出一声简略的回答：“没有。”我们等着下文，但是一句话也没有接上来。随着秒针滴滴答答过去，愈来愈清楚，这声“没有”是不会有其他的话接上来了，这声“没有”是终审判决，勒克里万不但没有降落在卡萨布兰卡，也不会再在任何地方降落了。

因而，这个早晨，在我初航的黎明，轮到我俯首领受神圣的就职典礼；我透过班车的玻璃窗，望着发亮的碎石路映着灯杆的倒影，感到愈来愈缺乏信心。可以看到一阵阵蒲叶大风掠过一滩滩水潭。我不由想：“我初次飞航……说实在的……我运气不好。”我抬头看着督察员说：“这天气不好吧？”督察员朝玻璃窗投以迟钝的目光，最后喃喃地说：“还说不准。”我思忖如何才算是天气坏的标志呢。前一天晚上，吉约梅仅仅一笑，把老飞行员重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不吉利的谶言一扫而光；此刻这些谶言又涌上我的心头：“哪个人对航程中的一草一木不是了解得清清楚楚，要是遇上一场暴风雪，我为他惋惜……啊！不错！我为他惋惜……”他们当然应该维护自己的威望，他们摇摇头，两眼打量我们，带着令人难堪的怜悯，仿佛在惋惜我们居然还是这么天真和幼稚。

事实也是，这辆车曾为我们中间多少人作过最后的藏

身处？六十个？八十个？也是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由同一个沉默寡言的司机驾驶着。我环顾身旁，黑暗中香烟的点点火光，表示人们在沉思默想。这是垂老的职员在考虑微末的琐事；这些伙伴又给我们中间多少人当过最后一批殡客？

我无意中也听到低声交换的内心话。谈到疾病、金钱、家庭的烦恼。这些话暴露了禁锢着这些人的暗牢的围墙。蓦然在我眼前揭开了命运的真面目。

老公务员——在座的我的同志——从来没有人来搭救过你，你对此也无能为力。象白蚁所做的一样，你封死了所有透进光明的缝隙，才创造了内心的和平。布尔乔亚的安分守己，刻板的工作，外省生活中令人窒息的繁文缛节，你都不以为意；你筑起一道谦卑的高墙，挡风挡雨又挡星星；你不愿为重大的问题忧虑焦急，你一片苦心是为了忘却你作为人的地位。你已经不是一颗行星上的居民，你也不徒然提出得不到解答的问题，你是图卢兹的一个小布尔乔亚。在还不太晚的时候，没有人来召你回头。现在，你的躯壳象粘土一样又干又硬，已没有什么可以把那位沉睡的音乐家，或是原来在你身上秉赋的那位诗人或天文学家唤醒了。

对着这场凄风苦雨，我也不再抱怨。这个职业的魔力给我开辟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将在两小时内迎战乌龙，飞越笼罩在蓝色的雷光闪电中的峰巅；在那里，夜色来临，突出重围后，我将在星斗之间找寻自己的道路。

经过这一番职业的洗礼，我们开始了航行。大多数时候，这些航行是平安无事的。我们象专业的潜水员，安然无恙地潜入到我们工作领域的深处。今天人们对这个领域已作了详尽的勘测。飞行员、机械师、报务员不再是在探奇涉险，而是深锁在一间实验室内。他们听从指针的旋转，而不用注视田野的移动。窗外的群山隐没在黑影中，但已称不上是山了。这是一些无形的力量，但是必须计算它们逼近的距离。报务员在灯光下顺从地记录这些数据，机械师在航空图上作标志，飞行员改正他的路线，如果这些山漂移了，如果这些他想从左边越过的山峰，象军事袭击似的悄悄地扑到他的面前的话。

至于地面控制站的报务员，也顺从地在同一秒钟，把他们同志的话记录在他们的工作本上："零时四十分。航向二百三十度。机上一切平安。"

今天的机组就是这样航行的。他们一点感觉不到自己在行动。如同海上夜航一样，他们远离一切航标。然而，这间明亮的小舱充满了发动机的震颤声，这种震颤声改变了它的实质。然而星移斗转。在这些仪表盘，这些无线电灯，这些指针的背后，正在进行着一整套肉眼看不见的炼金术。随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过去，这些神秘的手势，这些低沉的语声，这样的凝神贯注在创造着奇迹。当预定时间来临时，飞行员把脸凑到玻璃窗前，必然会在茫空中发现金色的颗粒，这是中途站的导航灯在熠熠闪光。

可是，我们大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航行，离中途站还有

两小时路程，突然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我们感觉自己飘逸而去，即使在印度也感觉不到这么遥远，我们再也不存重返大地的希望了。

当梅尔莫兹初次驾驶水上飞机横越南大西洋，在薄暮时分抵达波托努瓦尔区域①时，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迎面看到几条龙卷尾，一分钟比一分钟逼近，仿佛四周筑起了一道围墙，后来黑夜降临了，把这些酝酿的风暴遮得丝毫不露。一小时后，他钻到云层底下，豁然进入一个神奇的王国。

水龙卷窜立而起，水滴密集，表面上文风不动，犹如庙堂里的黑色大柱子。水龙卷顶端突兀，支撑着暴风雨组成的暗澹低沉的拱顶，但是从拱顶的豁口，垂落下一道道的光流。一轮圆月在大柱之间，把光芒投射在冰冷的石板似的海水上。梅尔莫兹在这片阒无一人的废墟上，继续走他的道路；从一道光流斜飞至另一道光流，绕着这些巨柱盘旋穿插，巨柱中间无疑震荡着海水翻腾的澎湃声；他沿着月亮的光流飞行了四个小时，找寻庙堂的出口。这种情景如此凶险，以致梅尔莫兹闯出波托努瓦尔后，才发现他竟然顾不上害怕。

我也忘不了越过现实世界边缘的这么一个时刻；整个晚上，从撒哈拉中途站发来的无线电定向数据都是不准确的，使报务员内里和我受害不浅。当我看到海水在浓雾的缝隙下闪闪发亮，马上掉转机头往海岸方向飞去；也不知道朝着外海方向扎进去已有多长时间了。

① 波托努瓦尔，南大西洋赤道附近，该区多暴雨。

我们也没有飞抵海岸的把握，因为汽油可能不够。而且，即使到了海岸，我们也还要搜寻中途站。这时已是月落时刻。再不掌握角度数据，我们这些已经聋了的人，又会慢慢变成瞎子。在雪原似的一长溜浓雾中，月亮终于隐熄了，象一块苍白的炭结。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乌云密布。从那以后，我们夹在这堆乌云与这团浓雾之间，在这个漆黑一团、空无一物的世界上飞翔。

原来向我们拍发信号的中途站，已放弃向我们提供情况："方位不明……方位不明……"因为我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到他们那里，反而哪一声也听不见。

我们已经灰心丧气的时候，突然在左前方的地平线上，冒出一点亮光。我内心又感到一阵骚乱的喜悦，内里也向我俯身过来，我还听到他在哼歌呢！这只能是中途站，这只能是中途站的导航灯，因为撒哈拉到了夜晚，漆黑无光，成为一片死亡的土地。亮光还闪耀了一下，然后又熄灭了。我们已经转身朝着一颗星星飞去，这颗星消失在地平线前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也仅仅几分钟，当它夹在浓雾和乌云之间的时候。

可是，我们又看到其他亮光也闪耀起来。我们暗中抱着希望，轮流朝着每一颗星光飞去。当星光历久不衰时，我们冀求着生的机会。内里向锡兹内罗斯的中途站发出命令："前面的火光，熄灭你的导航灯，然后再亮三下。"锡兹内罗斯把导航灯熄灭了，又亮了起来，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但是这颗狠心的火光没有再眨一下——公正不阿的星星呵！

尽管汽油逐渐耗尽，我们还是每次要去咬那只金色的钓饵；每次它都是导航塔上真正的信号灯，每次它都是中途站和绝处逢生，然而每次，我们不得不转向另一颗星光。

从那时开始，我们感到自己迷失在太空中，在成百颗远不可及的星球中间，搜寻着那颗真正的星球，我们的那一颗，唯有这一颗星上有我们熟悉的田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

唯有这一颗星上有……我将向你们叙述那时出现在我眼前、可能在你看来是幼稚可笑的景象。但是身处险境，人还是有人的烦恼，我感到口渴，我感到腹饥。如果我们找到了锡兹内罗斯，加油以后，立即可以继续我们的航程，在清晨凉爽的空气中降落在卡萨布兰卡。工作完啦！内里和我可以走到城里，在黎明时，找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小饭店……内里和我将坐在餐桌旁，前面摆着热的羊角面包和牛奶咖啡，万无一失，笑谈前一夜的经历。内里和我将接受生命赐予的清晨礼物。年老的农妇也是通过一幅图象，一枚朴实的圣章，一串念珠才接触到她的上帝。要我们了解，也应该讲一种简单的语言。因而，生的喜悦对我说来，就集中在这一口芬芳，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和小麦的混合物里，从而接触到宁静的牧场、异国植物和庄稼，从而接触到整个大地。在这些纷纭众多的星球中，唯有一颗能在黎明时，做成一碗香喷喷的早餐，献到我们面前。

但是在我们的航机和这个有生命的地球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世界上所有的宝藏都积聚在迷失于群星

之间的这一粒灰尘中。星相学家内里为了辨认出这粒灰尘，总是不停地在祈求着星星。

突然，他一拳把我的肩膀打得一晃。顺手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切平安。我收到了一条了不起的电讯……"我等待着，心怦怦的在跳，他终于给我带来了可把我们救出险地的五六个字。终于，我收到了这份天赐的礼物。

这份电报是在前天傍晚，从我们离开的卡萨布兰卡发出的。转发时耽误了，突然当我们飞出两千公里以外，夹在乌云与浓雾之间，迷失在海洋上空的时候，这份电报找上了我们。这份电报是国家的代表在卡萨布兰卡机场拍来的。我看到："圣埃克絮佩里先生，我有责任向巴黎提出给你处分，从卡萨布兰卡起飞，你盘旋转弯时离机库太近。"我盘旋转弯时离机库太近，这是事实。这个人生气完全出于克尽职守，这也是事实。如果在机场办公室内，我挨这顿训斥一定会负疚抱惭。但是，如今它在不该找到我们的地方找到了我们。在这几颗稀落的星星，这一片浓雾，这凶险逼人的大海之间迸了出来。我们肩负着自己的命运，邮件的命运，我们航机的命运。我们费尽心力进行操纵才活了下来，这个人却对着我们发泄他小小的怨气。但是内里和我，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感到极大的欢悦。在这里我们才是主人，还是亏了他的提醒我们才发现这一点。这个二等兵难道没有朝我们的袖章看一眼，我们已经是上尉啦！我们从大熊座盘

重地踱步走向人马座时，唯一值得我们操心的是月亮的变幻无常，这时他居然来打断我们的沉思……

在出现这个人的地球上，唯一刻不容缓的义务是向我们提供确切的数据，好让我们在星辰之间计算位置。现在数据都是错的。至于其他一切，目前来说，这个星球还是免开尊口。内里给我写道："与其在这些蠢事上闹着玩，他们还不如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对他来说，"他们"是指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以及他们的议会，他们的参议院，他们的海军，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皇帝。这个不明事理的人还要跟我们纠缠不清；我们一边读着他的电报，一边朝着水星侧飞而去。

是一件最离奇的巧事把我们救了。终于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抵达锡兹内罗斯的希望，朝着海岸方向斜插过去，决定保持这个方向不变，直到汽油耗尽为止。这样我还可能碰上运气，不至于沉落在海里。不幸的是，我的那些扑朔迷离的导航灯，早把我们引导到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还有不幸的是，茫茫黑夜迫使我们闯入了弥天大雾，要想着陆而不机毁身亡，这样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时的情境十分明显，所以当内里塞给我一条早到一小时或许可救我们出险的信息，我只是凄然地耸耸肩膀，信息说："锡兹内罗斯决定向我们提供方位。锡兹内罗斯指出：疑为二百一十六度……"锡兹内罗斯不再坠在云雾中，锡兹

内罗斯在那里，在我们的左方，不是虚无缥缈的。不错，但是多少距离呢？内里和我简略地交换了几句。太晚了。我们两人意见一致。若往锡兹内罗斯飞去，更增加我们失去海岸的危险。内里的回答是："由于油只够用一小时，继续九十三度航向。"

然而，中途站一个接着一个苏醒了。我们对话中也夹杂了从阿加迪尔、卡萨布兰卡、达喀尔传来的声音。每个城市的无线电站向各个机场告警，机场场长又向各个飞行员告警。慢慢地他们聚集在我们周围，象聚集在病人的床边。这份热情无济于事，但终是一份热情。毫无作用的指点，但是那么亲切！

霎时间，图卢兹出现了，图卢兹这个远在四千公里外的起点站。图卢兹一下子闯入我们中间，开门见山地说："你驾驶的飞机不就是F……"(我已忘了编号)。

"是的。"

"那你们还有两小时的油量。这架飞机的油箱不是标准油箱。往锡兹内罗斯飞。"

* * *

就是这样，随着一个职业而来的种种需要，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丰富世界的内容。并不一定总要有这么一个夜晚，才使民航飞行员发现这些司空见惯的景象还有一层新的含义。单调的田野教旅客生厌，但在飞行员眼中却不一样。这片浮云，挡住了视线，对他来说，决不是一种景致而

已，它牵动他的肌肉，它向他摆出问题。他已经在思索对策，周密审度，一种真正的语言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这里一座山峰，还在远处，然而它将会露出什么样的面目？逢上月明之夜，这是一个容易辨认的标志。但是飞行员要是盲目驾驶，抑不住飞机的漂移，又怀疑它的位置，山峰顿时会变成一堆炸药，整个夜空充满了杀机，犹如在水面下的一颗炸弹，随波逐流，使整个海洋令人望而生畏。

大海也是这样变幻莫测。对于普通旅客，风浪是看不见的。从这样的高处俯视，波涛显不出起伏，一簇簇浪花也似乎凝聚不动，唯有巨大的白色海涛向前展伸，浪沫水纹也象封在冰层之中。但是根据机组人员的判断，这个海面无论如何是不能降落的。这些波涛对他们说来，好比巨大的毒花。

即使这次航行是一次幸运的航行，飞行员在他的某一段航程上驾驶，阅历到的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景色。绚丽多彩的土地和天空，风吹粼粼的海面，金黄色的晚霞晨曦，他们一点也欣赏不到，而只会引起他们的深思。就象农民到田头巡视，从蛛丝马迹预见到春光的流转，霜冻的威胁，雨水的来临。职业飞行员也是这样，要辨认雪的迹象，雾的迹象，幸福之夜的迹象。这架飞机初看似乎是把他们隔开，实际是更为严格地要他们顺从这些重大的自然现象。孤悬在满天乱云为他组成的广大无垠的法庭中间，这位飞行员为了维护他的飞机，要与三个原始神道进行角逐，那是高山、海洋和风暴。

II 同　志

一

包括梅尔莫兹在内的几位同志，开辟了从卡萨布兰卡到达喀尔，横越不屈的撒哈拉[①]的法国航线。那个时期的发动机不经久耐用，一次故障使梅尔莫兹落入摩尔人手里。要不要把他杀了，摩尔人犹豫不决，囚禁了两星期以后，把他卖了出来。梅尔莫兹重新驾起他的航机，翱翔在同一块土地上。

开辟美洲航线时，遇事始终一马当先的梅尔莫兹，负责研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这一段航程。他在撒哈拉上空架设桥梁后，又要在安第斯山上架设另一座桥梁。公司交给他一架升限为五千两百米的飞机。科迪耶拉山系的顶峰高耸七千米。梅尔莫兹腾空去找寻突破口。梅尔莫兹

---

①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侵入非洲建立殖民地。本世纪初，企图从塞内加尔的陆路向西北非洲行进，打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一条道路。在所谓"和平进驻"失败后，实行"军事平定"。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〇年，迫使生活在非洲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部落承认法国的宗主权。不愿降服的部落退向山区和绿洲，不受法国管辖。这些继续抵抗的部落在法国称为 tribus dissidents，本书内译作抵抗部落，他们占据的地区称为抵抗地区。这里不屈的撒哈拉即是指此。一九三四年，撒哈拉才完全被法国征服。

继沙漠之后，又跟高山搏斗了：峰顶上雪虐风饕、冰珠直喷，暴风雨时万物苍茫，以及夹在两旁峭壁之间把飞行员逼得如钻刀丛的汹涌涡流。梅尔莫兹投入这场战斗，既不了解一丝一毫的敌情，也不知道经过这番短兵相接是否还有生还的希望。梅尔莫兹在为他人“试验”。

终于有一天，经过多次“试验”，他发现自己作了安第斯山的俘虏。

机械师和他跌落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四周皆是悬崖绝壁，他们两天来都在找寻脱身之路。他们被困住了。于是，他们试一试最后的机会，把飞机往前空推出去，飞机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蹦跳，顺着倾斜的岩崖骨碌碌向前滚。飞机经过一阵滚动，达到一定速度，又服从人的驾驭了。突然梅尔莫兹只见迎面奔来一座山峰，赶快拉起机头，擦峰而过；飞行七分钟后，飞机又发生故障，隔夜冻裂的所有的水管接头都开始往外喷水，这时他们发现底下是智利的平原，不啻是看到了天国。

第二天，他们又起飞了。

当安第斯山勘探完毕，航行技术一经确定，梅尔莫兹把这一段航程交给他的同志吉约梅，又动身去勘探黑夜了。

我们有几个中途站的照明设备还没有安装，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在降落的场地上，迎着梅尔莫兹，按一条直线用汽油点燃三团微弱的火光。

他沉着应付，开辟了道路。

黑夜被驯服后，梅尔莫兹又去探索海洋。一九三一年

初，首创纪录在四天时间内，把航邮从图卢兹递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返航途中，梅尔莫兹汽油用尽，跌落在南大西洋中心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艘轮船把他、他的航邮以及他的机组人员捞了上来。

就是这样，梅尔莫兹开垦了沙漠、高山、黑夜和大海。他不止一次地跌落在沙漠、高山、黑夜和大海中。他所以归来，总是为了重上征途。

终于，在十二年的工作后，当他又一次飞越在南大西洋途中，他发出一封简短的电讯，说他把右后部的发动机关了。接着沉寂无声。

表面看来，这不象是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可是，十分钟的沉寂无声后，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上所有发报员，都开始焦急地守候在无线电旁边。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等待十分钟是件平淡无奇的事，在航空事业上却含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死一般的时间中心，包含了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大事。幸与不幸，已没有挽回的余地。命运已经作出了它的判决，对这样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一张铁掌把整个机组或是无关紧要地迫降在海面上，或是引向了毁灭。但是，这份判决书并不向等待着的人们宣读。

我们中间谁不曾怀过这种愈来愈渺茫的希望，谁不曾经历过这种沉默，象致死的痼疾，一分钟比一分钟恶化？我们期待着，然而时光消逝而去，渐渐地终于太晚了。我们终久不得不领悟，我们的同志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已经安息

在曾多次在其上空耕耘过的南大西洋。梅尔莫兹肯定是功成身退了，犹如收割的农民，把庄稼捆扎后，躺倒在田野上。

当一位同志这样消逝了，他的死在我们这个职业中似乎也是份内的事；最初，可能也不象其他一般的死那样令人伤心。不错，在最后一次航线调动后，他早已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盼念他并不象盼念面包那么殷切。

我们确实也养成了长期等待重逢的习惯。这些航线上的同志，都是四海飘零，从巴黎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各守一方，如同互不通话的岗哨。只是旅途上的机缘，才使航空大家庭内浪迹天涯的兄弟，偶然在某地重聚。在卡萨布兰卡，在达喀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一个晚上，大家团团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经过多年音尘隔绝后，又继续上次没有讲完的话，又重叙往事的回忆。然后，又珍重道别。大地就是这样，既空旷又富饶。富饶的是这些秘密的、隐蔽的、幽径曲深的花园，但是也总有这么一天，工作会让我们故地重游。这些同志，生活可能把我们相互隔离，教我们无法经常思念他们，但是他们总是在某个地方，也难说到底在哪儿，杳无音信，也无人提及，但却是那么忠诚！如果我们途中不期而遇，他们欢喜若狂，猛力摇晃我们的肩膀！不错，我们已经养成等待的习惯……

但是渐渐地，我们发觉，某个人的清朗的笑声我们再也听不见了，我们发觉，这一座花园我们永远也进不去了，这时才开始我们真正的悼念，虽不痛彻肺腑，却颇为凄恻。

确实，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失去的同伴。交往多年的同志是无法创造于一时的。这么多的共同回忆，这么多并肩度过的患难时刻，这么多次的龃龉、重修旧好、心声交流，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宝藏呢？也无法重建这一类的友谊。种了一株橡树，期望立刻得到它的荫庇，那是实现不了的。

人生如此。我们最初充实自己，若干年间种树植林，然而在最终几年，岁月摧残下，生命凋蔽了。同志们一个接着一个舍我们而去。阵阵悼念声中，也暗暗夹杂着年华逝去的叹息。

这就是梅尔莫兹和其他人给我们的教诲。一个职业的伟大之处，可能首先在于团结人们：只有一个真正的奢望，那就是人与人的交往。

单纯为了物质利益工作，我们会自身陷入囹圄。这些过眼烟云的财富，并不能提供任何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只会令我们遗世孤立。

要我在记忆中搜集一些萦怀心头的往事，要我列举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我提出的时刻和往事决不是任何财富所能促成的。金钱买不到象梅尔莫兹这样一个人的友谊，也买不到曾经共过患难而永远与我们联结一起的同伴的友谊。

这个飞行之夜和夜空中千万颗星星，这片清朗，这几小时的至高的权力，也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

经过艰难历程后见到的这个地球的新貌，这些树木，这

些花朵，这些女人，这些黎明时庆幸生命到来的新鲜艳丽的微笑，这些令我们感到欣慰的种种小事，也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

还有我此刻回想起来的在阿拉伯抵抗区度过的那个夜晚。

我们是邮政航空公司的三个机组人员，黄昏时刻降落在里奥德奥罗① 的海岸上。我的同志里居艾尔在连杆折断以后，首先在这里降落。另一位同志布尔加为了接应他的机组人员也在此着陆，但是一个小故障也把他钉在地上。最后，是我从天而降，但是当我抵达时，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决定先抢救布尔加的飞机，为了修理顺利，等到天亮进行。

一年以前，我们的同志古尔和埃拉勃尔正是因故障而落在这里，被抵抗部落杀害了。我们知道，今天恰巧也有一群拥有三百枝枪的阿拉伯抢劫队驻扎在博哈多尔角附近。我们先后的三次降落，从远处看来一目了然，可能已经惊动了他们。我们开始通宵不眠，可能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们已经作好过夜的安排。从行李舱内取出五六个箱子，倒空里面的货物，围成一圈，我们各人躲在一个箱子底下，象在哨亭的斜檐下，点上了一支可怜的蜡烛，遮不住风的吹袭。这样，身处茫茫沙碛，在裸露的地壳上，象在上古年代那样零落孑遗，我们建立了人住的一个村子。

---

① 即今非洲西撒哈拉的一部分。

在我们村子这块广大天地里，在凭着我们箱子里摇曳不定的烛光照亮的那块弹丸大的沙地上，我们围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等着，我们等来的可能是救我们出险的黎明，也可能是摩尔人。我不知道是什么竟使这个夜晚有一种圣诞节的气氛。我们叙说往事，我们互开玩笑，我们唱歌。

我们带着轻松兴奋的心情，象在欢度一个精心布置的晚会。可是，我们却是无比的贫困。风、沙、星星。无异于练心会教士① 的苦修。然而，在这片昏暗的大地上，六七个人除了他们的回忆以外，身无长物，却分享着种种无形的财富。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多年来朝夕相处，却深锁在各自的沉默中，再不然只是泛泛交换几句空洞的话。但是，现在到了危急时刻。于是大家同舟共济。大家发现原来属于同一个家庭。开诚相见换来了推心置腹。大家相视大笑。好比那个恢复自由的囚犯，面对着大海的无涯，不由心驰神往。

二

吉约梅，我要为你说几句话。但是，我不会对你的勇气或你的专业才干唠唠叨叨而教你难受。在提到你平生最了不起的业绩时，我要描述的是另外一些事。

---

① 天主教的一个教派，成立于十七世纪。以前曾有译作练心会，以苦修著称。

有一种品质，还找不到适当的名字。或许也可称为“严肃”，但是这个字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样的品质表现时，也可以伴随着最欢悦的心情。这也是木工师傅的品质，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手中的木条，抚摩端详，决不掉以轻心，而是依其纹理质地，度材施用。

以前，吉约梅，我看过一篇赞扬你的冒险事迹的故事，我早就要清算这个虚妄的形象。在这篇文章内，只看到你象巴黎顽童似的口吐怨言，好象身陷绝境，面临死亡时，勇气就表现在糟蹋自己说几句心浮气躁的挖苦话。人们并不理解你，吉约梅。你并不需要在跟敌人交锋以前，先把他们丑化一番。在险恶的狂风暴雨前，你判断说：“这是一场险恶的狂风暴雨。”你迎上去，跟它较量。

吉约梅，我在此以我的回忆来为你作证。

那是冬天，在一次横越安第斯山的途中，你失踪已经有五十个小时了。我从巴塔戈尼亚的腹地回来，到门多萨跟飞行员德莱会合。我和他两个人，整整五天驾驶着飞机搜索这片连绵不断的层峦叠嶂，但是一无所获。只靠我们两架飞机是不够的。在我们看来，一百个中队，飞行一百年，也不见得能把这些峰高七千米，渺无际涯的群山搜寻一遍。我们失去了一切希望。即使是走私贩子——那些进入山区后敢于为了五法郎而作案的土匪——也回绝我们，不敢冒险把救护的马队沿着支脉带进山里去，他们对我们说：“我们会把命送掉的。”“在冬天，人进入安第斯山，从来没有回

来的。”当德莱和我在圣地亚哥着陆时，智利官员也劝我们中断搜寻工作。“这是冬天。你的朋友即使没有摔死，也过不了夜晚。在山上，夜风吹在身上，人便冻成冰块。”当我再次在安第斯山的峭壁和峰柱之间穿来钻去，我觉得我不是在找你，而是在一座玉砌银妆的教堂里，一片静默中守着你的遗体。

最后，在第七天，我趁两次飞行之间在门多萨的一家餐厅吃饭，一个人推开门，大声高叫——唷！这不是什么大新闻——：

“吉约梅……还活着！”

所有在那里的陌生人都拥抱起来。

十分钟后，我又起飞了，机上带了两个机械师勒费弗尔和阿布里。四十分钟后，我沿着一条公路降落，我也不知凭什么认出了从圣拉斐尔驶来，要把你带往不知何方的那辆汽车。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见面，我们大家都哭了，我们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活的，死而复苏，自身奇迹的创造者。这时你开口说了第一句口齿清楚的话，表达了人的可贵的自豪感：“我干过的事，我向你发誓，是任何牲畜都不会干的。”

后来，你把那件事故告诉了我们。

一场风暴在四十八小时内，在安第斯山智利境内的山坡上堆起了五米厚的积雪，把整个空间都封住了，泛美航空公司的美国人已经半途折回。你还是起飞，要在天空找出一条云隙。在稍往南的方向，你发现了那一个陷阱，这时，

乌云最高升到六千米，只有几座高峰刺破云天，你爬升至六千五百米，凌云朝着阿根廷飞去。

下降气流有时引起飞行员一阵奇异的不适的感觉。发动机转动平稳，但是飞机就是往下沉。为了保持一定高度，飞机向上爬，失去了速度，变得飘飘荡荡，飞机还是始终往下沉。现在又怕爬升过高而放松了操纵杆，听任飞机随风漂移，忽左忽右，借背后的山峰作为跳板，接受风的推动，但是飞机依然往下沉。好象整个天穹在压下来。那时感到自己卷入了一场宇宙间的事变。哪里还有什么躲身之处。中途折回也是徒劳的，身后再也找不到那种区域，气流象一根石柱似的平稳充实，可以托住飞机。再也没有什么石柱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在这一场天翻地覆的毁灭中，你朝着乌云滑去，乌云悠悠上升，直到你的飞机跟前，把你整个吞没。

你对我说："我几乎被逼入绝境，但是我还是没有认输。在一些看来象稳定的云层上面，还会遇到下降气流，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同一个纬度上，这些气流不断地聚而复散。高山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奇怪……"

多怪的云哪！

"一卷进云内，我放掉了操纵杆，紧紧抱住座位，为了不致被抛出机外。震动十分激烈，以致背带勒得我肩膀发痛，差不多要绷断了。还有仪表盘上一层霜花，遮得连指针也看不出来，我象顶帽子似的，从六千米翻滚至三千米。

"滚至三千五百米时，我瞥见一长条横的黑影，使我可

以确定飞机的方位。我认出这是一个水塘：迪阿曼特湖。我知道这条湖静卧在漏斗式的峭壁深渊，峭壁的一边是曼普火山，海拔六千九百米。虽然我钻出了云端，迷乱纷飞的暴雪仍教我两眼看不清周围，要不是认定了我的湖泊，就会在峭壁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于是在湖泊上空三十米高度盘旋，直至汽油耗尽为止。经过两小时的跌扑翻腾，我降落在地面上，晃动不已。当我跨出飞机，风暴把我掀翻在地上。我站了起来，风暴又把我掀翻在地上。我最后没法，只得爬至座舱底下，在雪地上扒了一个坑。我缩在邮包堆里，等待了四十八个小时。

“在这以后，风暴停了，我开始走路。我走了五天四夜。”

但是你还剩下什么呢，吉约梅？我们确实又见到你了，但是皮肤灼伤，但是全身僵硬，但是象老妇人似的枯瘦！当天晚上，我用飞机把你送到门多萨；你的身子裹在白色的床单里，象涂上了一层油膏。但是这些床单并不能治愈你的创伤。这个疲劳不堪的躯体教你无法摆脱，你在床上辗转反侧，始终没能入睡。你的躯体未能忘掉岩石和风雪。你身上处处留着它们的痕迹。我望着你那黝黑浮肿的脸孔，象一个磕碰得斑斑斓斓的熟果子。你丑极了，可怜巴巴，你赖以工作的灵巧的工具已失去了功能，你的双手拘挛一团；有时为了喘口气，你坐在床沿，冻伤的双足悬着象两只沉重的铁锤。你还没有走完你的历程，你还胸闷气憋，当你翻身伏在枕头上为了寻求安宁，可是一连串你没法遏制的图象，一

连串在门外走廊里等得不耐烦的图象立刻争先恐后钻入你的脑海。它们列队前进。你进行了二十次的战斗，要击退这些死灰复燃的敌人。

我给你灌满了药水：

“喝吧，老弟！”

“最使我惊奇的……你知道……”

你是凯旋归来的拳击家，但是遍体鳞伤，你把那奇异的历险又重温了一遍。你是点点滴滴吐露的。在你夜间叙述那些往事时，我仿佛看到你向前走着，没有爬山杖，没有保险带，没有粮食，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不是扒着四千五百米的高峰攀登，便是沿着绝壁巉岩踽踽行进，手脚膝盖上沾满血迹。热血逐渐流干了，气力逐渐耗尽了，理智逐渐丧失了，你象蚂蚁似的顽强地走着，遇到障碍回转头绕过去，摔在地上爬起来再走，或是匍匐在一直滑到深渊的山坡上，不容许自己有片刻的停顿，因为你躺上雪床就再也不可能起来了。

事实也是如此，你滑倒在地，应该马上蹲立起来，才不致变成石头。寒冷使你的身子一秒钟比一秒钟僵硬，跌倒以后，由于多贪图一分钟的休息，就要运动你僵死的肌肉才站得起来。

你抵制了种种诱惑。你对我说：“在雪地中，人失去一切求生的本能。经过两天、三天、四天的走路后，只盼念一件事，那就是睡觉。我也盼念睡觉。但是我对自己说：我的

妻子，如果她相信我活着，就相信我会走下去。我的同志也相信我会走下去。他们都很信任我。假使我不走下去，我便是一个混蛋。”

你就走下去了，每过一天，你总是用小刀把你的靴子口割得更大些，为了能容纳下你那双冻僵浮肿的脚。

你对我说了那么一些奇怪的知心话：

“你看，从第二天起，我最大的努力是防止我思想。我太痛苦了，我的处境毫无希望。为了有勇气走下去，我不应该考虑我的处境。不幸的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脑子，它象涡轮机似的转动。但是我还能把我的思想集中在某些景象上。我去想一部影片，我去想一本书。这部影片和这本书的情节，在我脑海中联翩而过。然后思想还是落到我当时的处境上。丝毫不爽。于是我又想到另一些往事……”

可是有一次，你滑倒了，直挺挺地伏卧在雪地上，再也不想站起来了。你象一个拳击家，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热情，只听到奇妙的太空中秒针滴滴答答的在响，数到第十秒钟那就毫无救星了。

“我已尽力而为，我也没有任何希望，何苦再受这样的折磨呢？”你只要两眼一闭，就可结束此生的痛苦。再也看不见眼前的岩石、冰层和雪堆。只要合上这两片神奇的眼皮，什么鞭打、跌扑、灼痛的皮开肉绽也都消失了；也不用象牛马似的，再拖着已变得比大车更为沉重的生命重担。你已经尝到这种有毒性的寒冷，它仿佛吗啡使你全身感到晕晕乎乎的好受。你的生命躲至心房四周。在你的中枢还藏有

温柔美妙的东西。知觉已渐渐达不到远离心脏的部位。躯体一直是饱尝痛苦的一团肉，已变得象大理石似的麻木不仁。

甚至你的顾虑也消失了。我们的呼唤传不到你的耳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在你听来乃是来自梦中的呼唤。你欣然作答，跨着梦游者的步子，三步两脚，轻轻盈盈地踏进了灵天福地。你多么悠然自若地飘入了对你说来是那么甜蜜的世界！吉约梅，你多吝啬，忍心教我们空盼着你归来。

在你的心灵深处引起了自责。梦幻中突然闪现了一些明确的琐事。"我想到我的妻子。我的保险金可以使她免于贫困。是的，但是保险金……"

人失踪后，要过四年，法律才承认为死亡。这件小事在你眼前一亮，把其余的景象都抹去了。这时你伏在陡直的雪坡上。夏天来了，你的尸体随着泥块滚入安第斯山的千沟万壑。这个你知道。但是你也知道有一块岩石兀立在你前面五十米的地方。"我想到，如果我站起来，我或许能走到那块岩石旁边。如果我把身子贴在那块石头上，到了夏天，他们会找到我的。"

一站起来，你走了两天两夜。

但是你并没想走得远：

"我从许多迹象知道我的末日来临了。下面就是其中一个迹象。我到了这个地步，每隔两个小时左右便要停下来把鞋子的裂缝割得更大一些，用雪摩擦那浮肿的双脚，或是仅仅让我的心脏得到休息。但是在最后几天，我丧失了

记忆。我已经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心中一亮，我每次总要丢失一点东西。第一次是一只手套，在这样的严寒这是件大事！我拿它放在前面的，走时忘了捡起来。然后是我的手表。然后是我的小刀。然后是我的指南针。我停一次，穷一点。

“走上一步，就有救了。再走上一步。总是走不完的这一步……”

“我干过的事，我向你发誓，是任何牲畜都不会干的。”这句话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我听到过的最高尚的话，这句话显出人的本色，为人增光，表达了真正的尊卑贵贱。你终于睡熟了，你的理智隐匿了，但是苏醒时，在这个皮开肉绽、焦头烂额的肉体中理智又将恢复，并将重新控制这个肉体。然而肉体只是一个好工具，肉体只是供你使唤的。好工具的骄傲，吉约梅，你也知道如何来表示：

“你想一想，一口粮食不吃的走到第三天……我的心脏挺不住了……是啊！我正沿着一条笔直的山坡前进，身子挂在半空，挖几个小洞容我的拳头抓住，突然我的心脏发生了故障。它停顿一下，又跳了起来。它乱蹦乱跳。我觉得它如果再停顿一秒钟，我就松手了。我一动不动，倾听着我的心房。就是在飞机上，我也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你懂吗？——把我的生命依附于我的发动机，象在那几分钟里如此紧紧地依附于我的心脏。我对心脏说：‘来吧，用劲！努力再跳一下……’但这是一颗坚强的心啊！它停顿一下，

后来总是又跳了起来……你知道我是多么为我的心脏感到骄傲！”

在门多萨的房间里，我陪着你，你终于喘着粗气睡熟了。我想：如果跟他谈到他的勇气，吉约梅会不以为然。但是颂扬他的谦虚，同样不能忠实地表达他的内心。他超越这种平凡的品质。如果他不以为然，倒是出于明智。他明白，人一旦遇上事变，不会惊慌失措。只是前途茫茫才使人害怕。但是对于任何敢于面对事变的人，已经不存在前途茫茫的问题。尤其当我们神志清晰，严肃观察的时候。吉约梅的勇气首先在于他的正直。

他的真正品质不仅于此。他的伟大，在于他抱有责任感。对他自己、对航邮、对期待着的同志负责。在他的手中掌握着他们的痛苦，掌握着他们的喜悦。对他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人类社会的创造事业负责。在其本身工作范围内，也可说是对人类的命运负责。

他属于那种高耸挺拔的树木，以其茂密的枝叶，干云蔽日。作为人就是要有责任感。看到好象与己无关的惨事要感到羞耻。对同志获得的胜利要感到骄傲。添砖盖瓦时感到是在为建设世界出力。

有人愿意把这样的人跟斗牛士或者拳击家混为一谈。人们崇扬他们对死亡的蔑视。但是我却要嘲笑对死亡的蔑视。如果对死亡的蔑视不是植根于公认的责任感，这只是意志消沉或血气过旺的一种表现。我认识一个自杀的青

年。我不知道哪一桩恋爱上的伤心事，使他经过周密思考后对着自己的胸脯打了一枪。我也不知道他受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的诱惑，两手还戴了白手套，但是我记得看到这种装模作样的悲剧，留给我的不是高贵的而是卑下的印象。在这张可爱的脸庞后面，在这个人的头颅里，实在是空洞无物。除了一个傻里傻气、平淡无奇的女孩子的肖像而已。

面对着这种贫乏的人生，我记起一个真正的人的死。这是一个园丁的死，他跟我说："你知道……翻土的时候有几次我要出汗。关节炎使我的腿脚不灵，我咒骂这样的奴役。可是今天，我乐意在地上翻呀翻的。我觉得翻土真是一桩美事！翻土时感到多么自在！以后，又是谁来修剪我的树呢？"他留下一块有待耕作的土地。他留下一个有待耕作的星球。他对所有的土地，以及土地上所有的树木都寄予深情。他才是一位慷慨的人，一位施主，一位显贵！他和吉约梅一样，以创造的名义与死亡进行斗争时，才算得是一位勇士。

III 飞　机

吉约梅，你毫不计较你工作的日日夜夜，消磨在监督气压表的升降，保持陀螺仪的平衡，诊断发动机的气息，肩负十五吨金属的重担上。你所遇到的问题，归根结蒂，也是人的问题，你一下子毫无困难地感染了山里人的高贵气质。

你如同一位诗人，懂得欣赏黎明的来临。你在磨难重重的黑夜深渊，曾经多少次祈望这束苍白的花朵，这团光明自东方茫茫的土地上冉冉升起。还有那神奇的泉水，有几次在你以为末日已近的时候，慢慢地溶化，把你救了过来。

你并不因为经常使用科学仪器，而变成一个索然无味的技术人员。我觉得那些过分害怕我们时代技术发展的人，混淆了目的与手段。一心钻营物质利益而辛辛苦苦的人，最终得不到任何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但是机器不是一个目的。飞机不是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工具。象铁犁一样的工具。

假使我们认为机器会毁灭人类，这可能是我们经历的变革过于迅速，还不能对其效果从容地作出判断。跟二十万年的人类史相比，才一百年的机器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还刚开始在矿山、电站的景色中间安家落户。我们还刚开始迁入这幢新盖还没有来得及竣工的房子。我们周围的一切：人的关系、工作条件、生活习惯发生那么迅猛的变化。我们的心理在最深的根基上受到了冲击。要是说生离、死别、两地、归来这些字眼还依然存在的话，也不包含同样的现实。我们是在使用昨日世界创造的语言来理解今日世界。过去的生活在我们看来更适合我们的天性，唯一的原因是它适合我们的语言。

每一个进步教我们更远离一点我们刚养成的习惯。我们说实在的，只是一些还没有建立家园的移民。

我们都是些未开化的年青人，看到自己新创的玩具还

是惊讶不已。我们飞机的航行并没有其他意义，只是飞得更高，跑得更快而已。我们忘了为什么要它航行。航行一时胜过了目的。但是事情永远是这样。对于要建立帝国的殖民者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征服。军人看不起拓荒者。但是这次征服的目的不就是让拓荒者定居吗？因而在我们进步的热潮中，我们召人铺设铁路，建立工厂，钻探油井。我们总是有点忘记，我们进行这些建设是使之服务于人类。我们在进行征服时的道德准则，是军人的道德准则。但是现在需要我们拓荒垦地。要把这幢尚无面貌的新房子布置得生意盎然。真理，对一个人来说，是盖房子，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在里面居住。

我们这幢房子，不用说是愈来愈有人情味了。机器也是，结构愈精巧，作用愈显得突出。看来，人在工业上化的心血，他的所有计算，他所有用于投影设计的不眠之夜，从表面的迹象来看，只是为了达到单纯这一点，就象经过一代代铢积寸累的经验，才逐步画出了一根圆柱，一副龙骨，或一个飞机的骨架，直至使它们的线条具有乳房或肩头一样的浑圆和质朴。看来，设计室的工程师、绘图员和计算员的工作，在表面上只是刮垢磨光，减轻这个接头的分量，维持那个翼身的平衡，直至见精忘粗，直至看不出是一个插在机身上的翅翼，而是一块自脉石中脱胎而出的晶莹宝石，形离势合，浑然一体，具有诗一般的美质。看来，达到完美的境地，并不在于无物可增，而是在于无物可减。演变的终极，

使机器销声匿迹。

创造的极致意味着创造的无为。就象在仪器中，一切肉眼可见的机理作用逐渐消失，我们接受的物体也象被海水磨得光溜的鹅卵石一样是从自然中来的，同样值得赞美的是在使用时也逐渐被人遗忘这原是一架机器。

我们从前接触到的是一座复杂的工厂。但是今天我们忘了有一个发动机在转动着。它总是会达到它的转动的功能，就象心房的跳动一样，然而又有谁再去把注意力放在心房上呢。我们不再在工具上费这份心思了。而是越过工具，借助工具，去寻求那个古来已有的本性，那是园丁、航海家或诗人的本性。

飞行员起飞后，接触到的是水，是空气。当发动机旋转后，当飞机已经在海面上滑行，激浪打在机壳上，发出訇訇的响声，飞行员扭动身腰，依然继续他的工作。随着这架水上飞机速度增加，飞行员一秒钟甚于一秒钟，感觉到这架飞机愈来愈有分量。他感觉到这十五吨金属的物体渐趋成熟，终于可以展翅高飞了。飞行员双手抓住操纵杆，渐渐地他的掌心受到一种象天赐的力量。随着他接受了这种天赐的力量，操纵杆的金属器官就成了他力量的使者。力量成熟时，飞行员微微一挥，比探手摘果子还轻巧，使飞机掠水而起，飞腾在天空。

IV 飞机与星球

一

飞机毫无疑问是一架机器，又是多么了不起的仪器！这台仪器让我们发现了地球的真面目。说实在的，几世纪以来，我们总是受道路的哄骗。我们就象这样一位女王，她希望访问她的臣民，了解在她的治下人们生活是否幸福。大臣们为了瞒她，在銮驾经过的路上，造几个美丽的建筑物，雇人在沿途跳舞。除了这根细细的导线以外，这位君王看不到她的王国内的一事一物，毫不知道在广大的乡野，人们饿得奄奄待毙，怨声载道。

我们也是走在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这些道路避开不毛之地、岩石、沙漠，遵从人的需要，从水井走向水井。这些道路把庄稼人从粮仓引向麦地，在牛棚门口迎接尚未睡醒的牲畜，黎明时把它们送入苜蓿地里。因为隔村成亲的习惯，这些道路又从一个村子通往另一个村子。遇上其中一条居然要越过沙漠，也总是前绕后弯，沿着绿洲迤逦而行。

经过这番迂回曲折，就象听到婉转的谎言就信以为真，旅途上又是满目灌溉良好的田野、葡萄园、草原，我们长期来把自己的监狱想象得非常美丽。这个星球我们一直认为

是既富庶又可爱。

但是我们的视力变得敏锐了，我们取得的进步是残酷的。驾着飞机，我们学会了直线前进。我们刚脱离地面，就把这些引往饮泉和马厩，或在城市之间蜿蜒而行的道路抛在身后。从此摆脱了心爱的奴役，解除了对水井的依赖，朝着我们遥远的目的地飞去。只是在那时候，我们从高处俯视而下，才发现了主要的根基——山、沙和盐碱组成的底座，生命在这里，只是象瓦砾堆上的青苔，稀稀落落的在夹缝中滋生。

这时我们变成了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观察着这些文明；这些文明点缀着河谷，有时在气候适宜的地方，奇迹似的象花园一样繁荣昌盛。这时候我们站在宇宙的高度来衡量人类，通过我们的舷窗象通过科学仪器似的来观察人类。这时我们重温了自己的历史。

二

朝着麦哲伦海峡飞行的时候，在里奥加列戈斯稍往南的地方，飞行员要飞越一层从前的火山熔岩。这堆废物重压在平原上，厚达二十米。然后，又盖上第二层，第三层；以后每一个土包，每一个二百米高的隆丘，在山腰间都有一个火山口。这不是骄傲的维苏威火山，只是与平原一样齐的朝天的炮口而已。

但是今天这里又恢复了宁静。在这片荒凉的原野上，

昔日有千百座火山喷射火焰，地下轰声隆隆，此起彼伏，而今遇到这样的宁静大为惊异。人们飞越在一块从那以后悄无声息，黑色冰川杂陈其间的土地上。

但是在更远的地方，更古老的火山已经披上了金黄色的衰草。间或有一棵树在沟豁里生长，仿佛种在古盆里的花卉。斜阳西照下，浅草茸茸的平原显出了文明的气息，居然象花园似的绚丽，仅在巨大的火山口四周还稍稍有些拱起。兔奔鸟飞，生命又占领了一个新的星球，在天体上又沉积了一抔新的沃土。

再过去，不到阿雷纳斯角的地方，最后几个火山口填平了。沿着火山的起伏长出一片整齐的草地，火山也充满了情意。每一条裂口就靠这根柔软的麻线缝织在一起。地面平坦了，山坡不陡了，人们忘了原来的面目。山腰上萧索的痕迹也被这块草地抹掉了。

在原始熔岩和南极冰川之间，鬼使神差的多出一堆土，建立了这个地球上最靠南的城市。离黑色熔岩那么接近，简直教人感到这是人类的奇迹！真是一场巧遇！人们不知道这位旅客如何，也不知道为什么光临这些花园，经过清扫布置，居住那么短暂的日子，即使是一个地质时期，也只是时间长河中得到赐福的一天而已。

我在暮色苍茫中降落。阿雷纳斯角啊！我靠在一口井旁，望着那些姑娘。离她们的倩影才两步，我更能感觉人类的神秘。在这一个生命与生命为邻，花与花在风中相迎，天

鹅认识所有天鹅的世界上，唯有人类却自甘寂寞。

在他们的心灵之间隔了多少重关山！少女的遐想使我无从捉摸，如何去接近她呢？那位少女慢慢地往家里走去，两眼低垂，笑容悠悠，已是满腹巧妙的遁辞和假话，又如何去理解她呢？她已以其情人的思想、声音和静默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此除了他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化外之民。我觉得她深锁在她的秘密、她的习惯、她的往事的清亮回声中，要比住在另一颗星球上还显得遥远。昨天刚从火山、草被或盐海中出生，现在已变成超尘拔俗的人物了。

阿雷纳斯角啊！我靠在一口井旁。一些老妇人走来汲水；除了看出这是些女仆在干活以外，我对她们的生活沧桑则一无所知。有一个孩子，头靠在墙上饮声啜泣。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没法安慰的漂亮的孩子。我是一个异乡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闯不进他们的王国。

充斥于人间的怨恨、友爱和喜悦，竟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布景前展开的！在一堆尚有余温，但已感到未来沙漠和冰雪的威胁的熔岩上，人们朝不保夕，却不知从哪儿感染了长生的欲望？他们的文明只是夕阳余辉，一次火山爆发，一次海陆变迁，一场风沙都可使那些文明毁灭无遗。

这座城市好象建立在扎实的土壤上，人们以为象博斯①的土地那样深厚。人们忘了：这里的生命象在其他地方的生命一样，是一种奢华之物；人们忘了：脚下踩的土地

---

① 博斯，法国西北部的博斯平原。

没有一块是深厚的。而我知道，离阿雷纳斯角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湖塘，可以给我们证明这一点。这个湖塘四周是细弱的树木和低矮的房屋，象农庄场院中的一个水潭那样不为人注意，却不可思议的受到海潮的影响。在那么宁静的环境中，在芦苇和游戏的孩童之间，长年屏息敛气，但服从着另一些规律。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下，在停滞凝结的冰块下，在唯一的破船底下，月亮的能量在发挥作用。海洋的涡流激荡着这个黑色水塘的深处。在这块草浅花疏的地层下，进行着一些离奇的消化，蔓延四周，一直渗流至麦哲伦海峡。这里的人们在人的大地上定居以后，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家，殊不知城门口的一个水潭，宽不过一百米，却跟大海脉息相连。

三

我们住在一颗行星上。亏得有了飞机，这颗星球时而再三地向我们说出了它的根源，一个与月亮有关的水潭也泄露了它们隐蔽的亲属关系——但是我还了解到其他一些征兆。

在朱比角和锡兹内罗斯之间的撒哈拉海岸线上，飞机愈飞愈远，越过一些圆锥体的高原，小的宽仅几百步，大的长达三十公里。它们的纬度整齐划一，都在三百米。而且除了高度相同以外，颜色相同，土壤颗粒相同，悬崖形状也相同。犹如露在沙面上的庙堂的圆柱表示它是陷落的台基

的遗迹，这些横空兀立的石柱也证明从前这里是一片广垠的高原。

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开辟后的最初几年，那时候飞机的设备很易损坏，故障、搜寻和营救工作迫使我们经常在抵抗区降落。而沙是不可信赖的，以为这是一块硬地，但是落在上面便飞不起来。至于那些从前的盐碱地，看起来象沥青一样坚固，在脚跟下也橐橐作响，轮子一压有时就陷了下去。白色的盐层一破，便冒出黑色沼泽地的臭味。所以，环境允许时，我们宁可选择这些表面光滑的高原，它们不设埋伏。

所以有这样的保证，在于它掺有坚实、颗粒粗的沙子，这是一大堆细小的螺蚌壳。随着飞机沿着山峦下降，可以发现这些从未触动过的螺蚌壳，在高原表面不断地分聚离合。高原底下最古老的沉积层，已变成纯石灰岩。

在雷纳和塞尔这两位同志被抵抗部落俘虏期间，有一次，为了送回一位摩尔信使，降落在这样一个备降场上；在离开他以前，我和他共同找寻是否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他下去。但是我们这个土岗不论往哪个方向，都走到一个波形折皱、直坠深渊的悬崖前。不可能找到任何出路。

但是起飞到其他地方找寻另一个场地之前，我在这里不忍离去。在这块人兽绝迹的土地上留下我的脚印，感到一种可能是孩子气的喜悦。任何摩尔人都不可能进攻过这个坚固的堡垒，也没有一个欧洲人曾经勘探过这块领土。我在这块无比纯洁的沙地上踯躅。我是第一个把这些螺蚌

壳粉，象贵重的金沙似的，从一只手簌簌播落到另一只手的人。我是第一个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的人。在这个类似极地的冰层上，开天辟地以来没有长出过一根草，而今我象随风吹落的种子，做了生命的第一个见证。

一颗星已经在闪耀了，我仰望着它。我想，这块白色的土地千百年来，都只是呈献在星星之前，这是铺在碧空下洁白无瑕的一块布。当我发现离我十五或二十米的布上，有一块黑色的石头，就象踏上了秘藏室的门槛，心头感到一震。我站在三百米厚的螺蚌壳上。庞大的基座完整无缺。本身象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明证，拒绝任何石块的出现。由于地球内肠的蠕动，可能有燧石隐藏在地心深处，但是，什么样的奇迹使其中一块冒出在这个形成不久的地表上呢？我心怦怦的跳着，把我觅得的宝物捡了起来，这是一块坚硬的黑色砾石，大若拳头，坚若金属，象眼泪那样浑圆。

铺在苹果树下的布得到的只能是苹果，铺在群星下的布得到的也只能是星球的灰尘。从来没有一颗陨石如此明白无误地说出自己的根源。

翘首仰望时，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棵长在天上的苹果树也可能落下其他的果子。既然千百年来没有受到过骚扰，我可能就在它们坠落的地方找到它们。还因为它们也不会跟其他物质混淆不清。于是我立刻进行搜索，以期证实我的假说。

果然得到了证实。我把我的宝物搜集起来，一公顷地上可以找到一块。都有风化熔岩的外观。都有黑金刚石的

硬度。就是这样，我站在计算星雨的雨量计上居高临下，近在咫尺的地方，目睹了这场悠悠飘落的流星雨。

四

最奇妙的莫过于在这个星球的拱背上，在这块有磁性的布和星星之间，站着一个有灵性的人，这场星雨可以象反映在镜子里一样反映在他的内心。在一座矿石的地基上，梦也是一个奇迹。而我回忆起了一个梦……

有一次我降落在莽莽的沙地上，等待着黎明。金色的丘陵一边的山坡迎着月光，另一边的山坡隐在黑暗中，黑白分明。在这块荒芜的光与影的工地上，一派停工后的和平景象，也是一片凶险莫测的静默，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只看到夜空如水，因为我躺在一座山峰上，胸前两臂交叉，脸对着一池星星。上无屋宇，旁无扶靠的树根，在深谷和我之间也没有一根遮挡的树枝，我也不知道峡谷的深度，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已无拘无束，象一个潜水员一样，准备投入深渊。

但是我没有跌下去。从我的后颈直到脚跟，紧紧地贴在地上。我懒洋洋躺在大地身上，感到一种满足。地球引力在我看来象爱情似的至高无上。

我觉得大地托住我的腰，不使我倾斜，把我举了起来，在夜空中移动。我紧贴在星球上，受到一种向心力，就象拐

弯时使你紧贴在车上的那种向心力，我体味着这种奇妙的依托，这种牢靠，这种安全；我于是感到在我身子底下我这艘船的弯曲的甲板。

我这样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身子在漂动，以致即使听到地心深处传上来机械沉重啮合的呻吟，旧帆返航的呜咽，逆风而行的驳船的吱叫，也不会表示惊讶。但是大地深处始终一片寂静。压在我肩头的这种引力显得和谐，稳重，永世保持不变。我安居在这个故乡，仿佛苦工船上的劳役犯，死后摆脱了镣铐，静躺在海洋深处。

我在默想自己的处境：落在沙漠中岌岌可危，孑立在黄沙和群星之间，孤寂地远离我的生活天地。因为我知道我要几天、几星期、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他们身边，要是飞机找不到我，要是明天摩尔人不来杀我的话。在这里，我已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迷失在黄沙和群星之间的凡人，唯一的乐趣是意识到自己还在呼吸……

可是我依然充满遐想。

那些遐想进入我的脑海，好象地下水泉似的悄然无声。最初，我不理解渗入到我身上的那种乐趣。听不出声音，瞧不见图形，但是感觉到心中闪过人影，一个非常亲近、心意相通的朋友。然后，我懂了，闭上双目，沉浸在迷人的回忆中。

在某地，有一座花园，里面种满了黑松和菩提树，还有我喜爱的一幢老屋子。在这里，屋子只起一种幻想的作用，远也好，近也好，不能使我的肉体温暖，不能给我遮风躲雨，

这都无关紧要，只要它存在，能以它的形象充实我的黑夜就够了。我不再是漂落在海滩上的一具尸体，我认出了方向，我是这座房子的孩子，完全记得它散发的气息，前庭的清新，以及使满屋子充满生气的人声。甚至水塘里的蛙声也传到这里我的耳边。我需要这些成千上百的标志来认识我的处境，来发现到底缺了什么才使沙漠这般凄凉，来给这个万籁俱寂，连青蛙也不叫一声的无声世界找到一种意义。

不，我不再栖身在黄沙与群星之间。我从苍天那里得到的仅是一个冷冰冰的信息。我原以为长生的欲望来自上苍，此刻才发现它的根源。我似乎又看到房子里庄严的大柜子，柜门开启时，看到里面一叠叠雪白的被褥。柜门开启时，看到里面冰凉的布帛。年老的女仆象耗子似的，从一个柜子碎步跑向另一个柜子，不停地查看、铺开、折叠、清点那堆堆白布，看到任何磨损威胁到房屋的长存，就大声叫道："啊！我的上帝，糟了。"立刻跑去眼睛紧紧凑在灯火前，织补这些祭台上的台布，缝补这些三桅船的帆篷，侍候我也不知道的比她更伟大的东西——一位上帝或是一艘船。

啊！我应该给你写上一页。我最初几次飞航归来，姑娘，我看到你手里拿着针线，双膝掩没在白色的长裙下，每年添上几条皱纹，几根白发，长年累月用你的双手，为我们的安睡准备这些挺刮的床单，为我们的饭食准备这些平整的桌布，以及这些灯火辉煌的节日。我到你的洗衣坊来看望你，坐在你的对面，叙述我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了打动你，为了要你放眼看看外部世界，卷入世俗的生活。你说：我没

有多大改变。还是在孩童时代，我穿破了一件件衬衣——啊！糟了！——我还擦伤了膝盖；后来我回到房里敷药绷带，象今夜一样。但是，不，不，姑娘！我不是从花园的墙角，而是从天涯海外归来的，我身上还带着孤寂的苦味，沙漠的旋风，热带耀眼的月光！你对我说，当然，男孩子四海奔波，伤筋劳骨，自以为强壮非凡。但是，不，不，姑娘，我阅历到的东西远不止这座花园！要是你知道这些树荫多么微不足道！落在沙漠、山岳、原始森林、沼泽地里，这些树木哪里还有什么影踪。你还知道吗，世界上有的地方，那里的人遇上了你会立刻端起他们的马枪瞄准？你还知道吗，在沙漠中，人们没有屋顶，没有床铺，没有被单，就睡在寒夜……

啊！你这个野蛮人，你这样说。

在信仰上我动摇不了她，就象我动摇不了一个教堂的婢女。我惋惜她的谦卑的命运，教她又瞎又聋……

但是，这天夜里，在撒哈拉，孑立在黄沙与群星之间，我觉得她也有她的道理。

我不知道心里产生了什么。这个引力把我和土地连接一起，而那么多的星星又受到磁极的吸引。另一个引力又把我引向自己。我觉得我的重量把我推向那么多的东西！我的遐想要比这些沙丘，这个月亮，这些身旁之物更为真实。啊！一座房子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给你栖身或使你温暖，也不是说这四堵墙壁是属于你的财产。而在于它

慢慢地在你的心中积累起这些温柔的感情。在于它在你的心灵深处，垒成这些苍苍群山，从而象生成淙淙流泉似的，引起你绵绵幽思……

我的撒哈拉，我的撒哈拉，浩浩平沙也感到一个毛纺女的魅力！

V 绿 洲

关于沙漠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不少啦，在继续讲下去以前，容我给你们描述一个绿洲。此刻浮上我心头的，不是迷失在撒哈拉中心的绿洲。飞机带来的另一个奇迹，是它能把你直接投入到神秘的中心。你是这样一位生物学家，坐在舷窗前研究着这个人蚁世界。你无动于衷地观察这些座落在平原上的城市，处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心，这些道路仿佛血管，用乡野的汁液哺育着这些城市。但是压力表上的指针颤动一下，飞机底下这堆草丛变成了你的天地。你落在一座沉睡的花园草地上无法动弹。

远近不能以距离来测定。我们国内的一座花园可能要比中国的长城暗藏着更多的秘密，一个少女的灵魂要比隔着沙海浩瀚的撒哈拉绿洲，更为隐秘地笼罩在静默中。

我将谈到在世界某地一次短暂的停留。这是在阿根廷境内康科迪亚附近；但是神秘如此普遍，可能到处都有这样

的事。

我降落在一个田野上，想不到将会遇到一个童话般的生活。我驾驶的那辆破旧的福特牌汽车毫无独特之处，款待我的那对温良的夫妇也很平凡。

“你就留在这里过夜吧……”

但是在路角拐弯处，月光下映现出一丛树林，在树林背后是这幢房子。多么奇怪的房子！低矮，坚实，简直是座堡垒。这是一座传奇中的城堡，越过门廊，迎面是一个小室，清静，安谧，深闭固守，不亚于一座修道院。

这时出现两个少女。她们严肃地打量我，仿佛两个守卫在禁宫门前的执法官；年幼的那个撅一撅嘴，用一根绿色木棍轻轻捣地，后来介绍完毕，她们向我伸出手来，一言不发，脸带好奇挑战的神气走开了。

我感到又好玩又迷惑。这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安静，诡谲，仿佛一件秘密吐露了第一个字。

“嗨，嗨，她们怕见生人。”做父亲的淡淡地说。

我们走了进去。

我喜欢巴拉圭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野草，经常把鼻尖伸到首都的石子路上，从肉眼看不见然而到处都是的原始森林那里，跑来刺探城里是否还由人占领着，打听把所有这些石块盖没的时刻是否来临。我喜欢这种颓垣残壁的景象，这确实表示一种蓬勃的生机。因而这里把我迷住了。

这里一切东斜西歪，却妙不可言，好比一棵盖满青苔、年久枯裂的老树，好比十个世代以来情侣坐过的木凳。磨

薄的板壁，虫蛀的门闩，跛腿的椅子。要说这里从不修葺，但是却热心打扫。一切干干净净，乌光明亮。

客厅的面貌庄严肃穆，象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剥落龟裂的天花板，一切都教我欣赏不止，尤其这里的地板，前塌后摇，不亚于船上的吊桥，但总是纤尘不染，晶光莹莹。奇怪的屋子，看不到一点疏忽、无人收拾的迹象，而是受到特殊的尊重。年复一年，无疑使它的魅力更添一分，它的面貌更趋丰富，它的友好气氛更加洋溢，当然也使从客厅到餐厅这段必由的旅程显得更为险峻。

“小心！”

这是一个窟窿。他们要我注意，跌在这么一个窟窿里很容易把腿折断。这个窟窿也不是谁的过错，而是时间的杰作。遇事绝对不找任何借口，在这里也是堂堂正正的。他们不对我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窟窿都填满，我们有钱，但……”他们也不对我说——这也是实话——：“这是我们向城里租来的房子，住三十年。应该由他们来修。大家相持不下……”他们不屑作任何解释，这种豁达洒脱的态度也教我迷住了。他们最多跟我说一声：

“嘿！嘿！这房子有点年久失修了……”

说话的口气如此轻描淡写，以致我怀疑我的朋友是否真正为此发愁。你没有看到吗？那一帮水泥瓦匠、木工细作，对着这么一个古迹，抡起肆无忌惮的工具，在一星期内把一幢房子彻底翻造，教你认也认不出来，还以为走进了别人的家。一座没有神秘，没有暗角，脚下没有翻板，没有密

室的房子，不就是市政厅的一间会客室吗？

很自然的，这两位少女已消失在这所到处可以隐身匿迹的房子里。客厅里已经罗列了阁楼的财富，那阁楼更不知如何丰富多采了！不用说也知道，稍稍打开任何一个壁柜，马上滚出一束束焦黄的信封，曾祖父的清单，一串串钥匙；这些钥匙要比房子里的锁还多，当然又是一把都插不进锁孔的。这些妙而无用的钥匙，迷乱人的理智，教人对地窟、埋在地下的箱子、金路易想入非非。

“上座吧，怎么样？”

我们入席坐定。我从一个房间走入另一个房间时，嗅到空气中香烟缭绕似的有一种古老图书馆的气息，这比世界上所有的香料还珍贵。我尤其喜欢油灯的搬移。这些真正的笨重的油灯，象在我孩提时代，用车子从一个房间推至另一个房间，在墙上晃动着奇妙的影子。灯里升起火焰，冒出黑烟。然后，灯一经摆在位置上，光焰一动不动，周围是一片深沉的黑夜，只闻得柴禾声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

这两位少女又出现了，就象她们消失时一样神秘，一样无声无息。她们神色庄重地坐在桌旁。刚才一定去喂过她们的狗，她们的鸟，在明月前把窗子打开，迎着晚风呼吸草木的芬芳。现在，打开餐巾时，她们悄悄地用眼角瞅我，在思量是否要把我归在她们熟悉的动物这一类。因为她们饲养了一只鬣蜥，一只蛇獴，一只狐狸，一只猢狲和一些蜜蜂。这些动物杂居共处，意气相投，组成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她们统率着这些与世俱来的动物，用纤手抚爱它们，给它们喂食

饮水，向它们叙述故事，不论蛇獴还是蜜蜂，都在侧耳倾听。

我当然预料到，这两位如此活泼的少女会运用她们全部批判精神、聪明才智，向坐在对面的男性作出迅速、秘密和正式的评判。在我的童年，我的姐姐也对初次光临入席的客人评头品足。当谈话稍一停顿，突然在一片静默中听到一声响亮的：

"十一分！"①

这句话除了姐姐和我以外，没有人能够欣赏其妙处。我玩这种游戏的经验，使我感到紧张。尤其知道我的法官如此精明更是局促不安。这些法官擅于辨别狡猾的动物和天真的动物，从狐狸的足迹看得出它是否可以接近，对各种内心活动也有同样深刻的了解。

我喜欢这些如此敏锐的眼光，这些那么正直年青的灵魂，但是我多么愿意她们换一种游戏。为了讨好，也出于对"十一分"的畏惧，我递盐瓶给她们，给她们斟酒，但是我抬起眼睛总是看到这些执法官端庄严肃，铁面无私。

即使奉承也是徒劳的，她们不懂虚荣。尽管不懂虚荣，但是非常自尊，不用我夸奖，她们也自视甚高，胜过我敢于说出口的。我甚至没有想到炫耀我的职业，因为一口气爬上梧桐树的树顶，只是为了看一眼窝里小鸟的羽毛是否丰满，跟朋友们打个招呼，这是另一种的勇敢。

我的两位安静的仙女始终监视着我在桌上的一举一

① 法国学校考试批分成绩为二十分制。最高分为二十分，十二分及格，十分、十一分可以补考。

动，我屡次碰到她们偷觑的目光，于是我住口不说了。这时一阵静默，在静默中地板上有样东西发出轻微的吱叫，桌子底下嗖的一声，然后不响了。我抬起好奇的目光。于是无疑是满足了她的观察所得，但是依然不忘进行最后的试探，那位妹妹用她年青野性的牙齿咬着面包，轻描淡写地跟我解释说：

"这是蝮蛇。"

说话时满不在乎，显然希望以此使未见过世面的人目瞪口呆，如果我是这么一个人的话。

说了以后心满意足的样子，好似谁只要不是太蠢的话，这句话已够说明事情了。她姐姐明亮的眼光向我扫了一下，判断我的初步反应，然后两个人低头朝向盘子，满脸天真无邪的样子。

"啊！……是蝮蛇……"

当然这句话是脱口而出的。从我大腿之间钻过去，在我腿肚子上擦过的，是些蝮蛇……

幸而我这时笑了，还毫不在意，她们或许感觉到的。我笑了，因为我兴高采烈，因为这座房子说实在的，一分钟比一分钟教我喜欢；还因为我渴望对蝮蛇有更多的了解。姐姐来给我消释疑团了：

"蝮蛇的窝就在桌子底下的小洞里。"

妹妹又添了一句：

"晚上十点左右蝮蛇进洞，白天它们出外捕食。"

轮到我偷觑这两姐妹。平静的脸容背后隐藏着狡黠和

无声的微笑。我欣赏她们身上这种雍容大方……

今天，我浮想联翩。这一切已成往事。这两位仙女又变得怎么样了呢？她们无疑已经嫁了人。但是她们是不是改了以前的脾气？从少女到少妇这是个重大的转变。她们到了新的家庭又做些什么？跟野草蝮蛇还保持什么样的交往？以前她们跟某些无处不有的东西溶合一起。但是终于有一天，少女情窦初开，向往着把心意抛给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十九岁压在心头沉甸甸的。于是来了一个傻小子。生平第一次，如此敏锐的眼光看不清了，被花言巧语迷惑了。那个傻小子如果会念些诗句，就以为他是诗人，以为他理解有窟窿的地板，以为他会喜欢蛇獴，以为对桌子下游移于大腿之间的蝮蛇的信任也会教他洋洋得意，把一颗野花蔓草似的心奉献给了一个只喜欢庭园景致的人。那位傻小子把公主带走了，去过奴隶的生活。

VI 在沙漠中

一

有时，几星期，几个月，几年，我们这些撒哈拉航线上的飞行员，羁旅沙漠，从一个要塞飞往另一个要塞，而无从归来的时候，连这样的温情对我们也是无缘的。这里的沙漠找不出类似的绿洲、花园和少女，哪里有这样的传奇！当

然，在远方，我们工作一经结束即可去生活的那个地方，千百个少女等着我们。当然，在那里，在她们的蛇獴和书本之间，日久天长她们也成为一些迷人的灵魂。当然，她们也出落得更美了……

但是我经历过孤独。三年荒漠生活教我深深体会孤独的滋味。青春消磨在深山旷野并不可怕，但是远处的整个世界显得在衰老。树上结了果实，地上长了麦子，女人也已风韵多姿。但是春去秋来，应该赶快收拾行装……但是春去秋来，还是滞留在远方……大地的财富象沙丘上的细沙，从指缝中悄悄流失。

岁月荏苒在平时不易为人们所察觉。他们过着一时和平的生活。但是一旦抵达中途站，终日不断的贸易风压在我们心头，那时我们就感到时光的流转。我们好比乘在快车中的旅客，满耳是黑夜里隆隆作响的路轨声，从车窗后猛然发亮的一束束火光，猜知这是田野上的小河流水，还有乡间的村子，美丽的庄园，但是这一切他都无法留恋，因为他在旅途上。我们也是这样，精神亢奋，耳边还响着飞行的呼啸声。我们自己也觉得，随着心的跳动，听任风的飘逸，落向不可知的未来。

抵抗区更增添了沙漠的风光。朱比角的夜晚，每一刻钟都被一个时钟的当当声打断，岗哨与岗哨依次警戒，从远处传来一声声洪亮的口令。朱比角的西班牙要塞①，陷在

① 朱比角在当时里奥德奥罗境内，为西班牙殖民地。

抵抗区重围中，就是这样提防着四处隐伏的威胁。我们这些乘在这艘不明海情的航船上的旅客，倾听着唿哨声自远及近，由低而洪，象海鸟似的在我们头上盘旋。

可是，我们还是爱上了沙漠。

如果说沙漠中空旷冷寂，那是因为沙漠决不轻易委身于萍水相逢的情人。我们家乡的小村子也是躲躲闪闪的。如果我们不为它而牺牲世界的其余部分，如果我们不进入它的传统，它的习惯，它的冲突，我们就丝毫不理解某些人把它看作故乡的原因，更不理解仅离我们几步路幽居在他的小室内，依照我们不知道的准则生活着的那个人。那个人真正出神入化，象西藏人那样孤寂，与我们遥遥相隔，是任何飞机也没法带我们去那儿的。我们又何必去拜访他的小室呢！那是空的。人的王国存在于他的内心。因此，沙漠也决不是黄沙组成的，也不是图阿雷格人①，甚至也不是荷枪的摩尔人组成的。

今天我们才感到了口渴。一向熟悉的那口水井，只是在今天我们才发现它在沙地上闪闪发光。一个女人的身影可使满室生辉。一口水井也象爱情一样引人深思。

沙地上原来一片荒凉，然而有一天，我们害怕抢劫队的袭击，我们观察他们所穿的大氅印在沙地上的褶痕。抢劫队也使沙漠换了一付面目。

---

① 图阿雷格人，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分布在西北非洲。

我们接受了游戏的规则，游戏则以它的面貌来改造我们。撒哈拉，呈现在我们的内心。涉足绿洲并不算接触到了沙漠，而是要把一口水井看作宗教一样神圣。

二

我第一次飞航后，便领略了沙漠的风光。我们——里居艾尔、吉约梅和我——降落在努瓦克肖特的要塞附近。那时候，这个毛里塔尼亚的小驿站，象淹没在大海中的孤岛似的与世隔绝。一位年老的中士，带了十五个塞内加尔人，困守在这里。他接待我们，不亚于接待天上的使者：

“啊！能跟你们谈谈我真感到了不起……啊！我真感到了不起！”

他感到太了不起了，他哭了起来。

“六个月来你们是第一批客人。他们每隔六个月给我补给一次。有时是中尉来。有时是上尉。最近一次是上尉……”

我们还是感到目瞪口呆。离达喀尔仅两个小时，那里午饭也在准备了，这时连杆一跳，人便换了一个命运。在一个热泪纵横的老中士面前，我们成了显灵的天使。

“啊！喝吧，能向你们敬酒真叫我高兴！你们想想！上次上尉来的时候，我竟拿不出酒来招待上尉。”

我在一本书内讲过这个故事，但是这不是虚构的。他

跟我们说：

“最后一次，我连碰杯也没法碰……我感到惭愧极了，我甚至提出了调防。”

碰杯！跟那个从骆驼背上滚下来，汗流浃背的人好好碰一杯！六个月来，他就是为了这一分钟而活着的。一个月前已经把枪枝擦得铮亮，把哨所从弹药库到粮仓打扫得焕然一新。已经有好几天了，感到这个神圣的日子即将来临，登上高岗，不知疲劳地监视着地平线，为了眺望阿塔尔骆驼巡逻队出现时扬起的飞尘……

但是滴酒不剩，他没法庆祝这个节日。大家不能碰杯。真是羞惭得无地自容……

“我急切盼着他再来。我等着他……”

“他在哪里，中士？”

于是中士指着沙漠：

“我不知道，上尉他哪儿都去！”

从星星来说，在要塞的平台上度过的那个夜晚，也是一个真正的夜晚。夜空中没有其他物体可以观察的。星星点缀在天空，一览无遗，象在飞机上看到的一样，但是固定不移。

在飞机上，当夜色太美时，我们便放任自流，不怎么操纵方向盘，飞机渐渐向左方倾斜。正以为飞机还是四平八稳的时候，突然发现右翼底下有一个村庄。沙漠里是没有村庄的。那么就是一队出海的渔舟。但是在浩瀚的撒哈拉，哪里有什么渔舟。那么？于是对自己的错误感到好笑。慢慢地再把飞机拉起。村庄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又把抛

在身后的星座，犹如家珍似的在墙上挂成一串。村庄？不错。是星星居住的村庄。但是，从要塞高处俯视，只看到一片好象冰封的沙漠，停滞不动的沙涛。还有那挂在墙上的星座。中士对我们谈论星座：

“唔！我对自己的方向了解得一清二楚……对准这颗星，就直达突尼斯！”

“你从突尼斯来的吗？”

“不。我的表妹。”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但是中士没能向我们隐瞒真情：

“总有一天我要去突尼斯。”

当然不是对准这颗星，而是走另一条道路。除非跋涉途中，一口干涸的水井使得他如痴若狂。那时，星星、表妹和突尼斯就难分难辨了。那时，开始了受到上天默示的长征，这在凡夫俗子看来是痛苦的。

“有一次，为了看表妹，我向上尉请假要求去突尼斯。他回答我说……”

“他回答你啦？”

“他回答我说：‘世界上到处有表妹。’他派我去达喀尔，因为这更近些。”

“你的表妹她漂亮吗？”

“突尼斯的那个？当然罗，她是个金发女郎。”

“不，达喀尔的那个？”

中士，由于你那有点悲哀和伤感的回答，我们真想拥抱你：

"她是个黑人……"

中士，对你说来，撒哈拉是什么？这是不停地朝着你迈步走来的一个上帝。这也是在五千公里沙漠外的金发表妹的温情。

沙漠对我们来说呢？这是我们内心的憧憬。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我们也是，在那个夜晚，对表妹和上尉滋生了爱慕之心……

三

艾蒂安港① 位于不屈的领土的边缘，谈不上是座城市。城里有一个要塞，一个仓库和一间木头平房，这就是法国全部驻防设施。前后左右是一片绝对的沙漠，尽管兵寡枪少，艾蒂安港几乎是攻克不了的。要攻占它，必须越过一条沙与火的环形地带，以致抢劫队只有走得精疲力尽，把随身带的水喝得一滴不剩才能到达这里。可是，据人们回忆，在北方某个地方，总有一个抢劫队在向艾蒂安港行进。每次那位上校总督到我们这里来喝茶时，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抢劫队的行进的路线，仿佛在叙述一位美丽的公主的传奇。但是这群抢劫队永远不会到达这里，就象河水遇到了沙漠会被吸得无影无踪一样，我们称他们为幽灵抢劫队。到了晚

① 即今西撒哈拉的努瓦迪布。

上，政府发给我们的手榴弹和弹药，依然沉睡在床脚旁边的木箱内。特别由于受到贫困的保护，我们除了寂静以外，没有其他敌人需要与之斗争的。机场场长吕卡从早到晚，开动着那只留声机；离开生活那么远，乐声听在耳里一知半解，倒引起莫名的忧郁，这种感觉奇怪地有点类似口渴。

那天晚上，我们在要塞吃过晚饭，上校总督给我们欣赏他的花园。确实，从法国迢迢四千公里外，给他运来了满满三箱子货真价实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三片绿叶，我们用手指抚摸，象抚摸珠宝似的。上校谈到它时，总说："这是我的花园。"当刮起使万物枯萎的风沙时，他把花园搬进了地窖。

我们住在离要塞一公里的地方，饭后踏着月光回去。在月色下，沙子呈玫瑰的颜色。我们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沙子是玫瑰色的。但是哨兵的一声唿哨又教我们看到世界的凄怆。整个撒哈拉害怕我们的身影，询问我们的口令，因为有一群抢劫队在行进。

哨兵一声长啸，沙漠中万声回荡。沙漠不再是一幢空屋，一群摩尔人的骆驼队吸引着黑夜。

我们以为安然无恙。可是啊！疾病、事故、抢劫队，有多少威胁在准备乘隙而入！人在世上乃是暗枪冷箭的靶子。但是塞内加尔的哨兵，却象先知，在这一点上提醒了我们。

我们回答说："法国人！"在黑天使面前走过，我们松了

一口气。是什么样的气概竟使我们认为这个威胁……喔！还是这般遥远，不是那么紧迫，也被重重沙漠挫去了大半锐气；但是世界却不同了。这个沙漠，它又变得十分壮丽。抢劫队在某地行进，又永远到不了这里，使沙漠显得凛凛然不可侵犯。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钟。吕卡从无线电站回来，对我说半夜有一架从达喀尔来的飞机。机上一切平安。零时十分，将把邮包转装完毕，由我驾机飞往北方。在一块破镜前面，我认真地刮着胡子。我毛巾围在脖子上，好几次走到门前，望一望寸草不长的沙漠，天空晴朗，但是风落了。我又回到镜子前。我思索起来。几个月来，风一直吹个不断，一旦停歇，有时会搅乱整个云空。现在，我在乔装打扮，腰间挂了我的救急灯，我的经度仪，我的铅笔。我走去找内里，今夜他是我同机的报务员。他也在刮胡子。我对他说："行吗？"目前还行。这一类起飞前的准备是飞行过程中最容易对付的工作。但是我听到劈啪一声，是一只蜻蜓撞在我的灯上。我也说不出理由，感到一阵心揪。

我又走了出去，环顾四周，清朗一片。旷野边上一块悬崖兀出空中，象白昼一样分明。沙漠中阒然无声，好似布置井然的屋子。但是现在有一只青蛾，两只蜻蜓向我的灯光扑来。我又产生一种郁郁的情绪，也象是喜，也象是忧，它是从心底滋长的，方兴未艾，还模糊不清。有人从远处在跟我说话。这是本能吗？我又走了出去，风完全停息了。天

气始终凉爽。但是我感到一个预兆。我猜了一下，我相信猜中了我会遇到的事情；我猜对了吗？既不是天空，也不是黄沙，向我作任何暗示，而是两只蜻蜓，还有一只青蛾在跟我说话。

我走上一座沙丘，朝着东方坐下。如果我猜中了，“那事情”不久就会出现的。这些蜻蜓离内地的绿洲几百公里，到这里来找寻什么呢？

断桩残木漂流到岸边，意味着海面上狂风怒号。同样，这些昆虫在向我指出，一场沙暴正在逼近。东方吹来的沙暴，而且已经蹂躏了青蛾在远方的棕榈园。浪花已经溅到我的身上。东风吹起来了，不可藐视，既然它是一个明证；不可藐视，既然它包含着一个严重的威胁；不可藐视，既然它酝酿着一场风暴。它的微弱的叹息才传到我的耳边。我是浪涛波及的最远的一块石碑。在我身后二十米，有布条也不会飘动一下。以前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沙暴的热气罩住我的全身，象死神的爱抚。但是我很明白，几秒钟内撒哈拉换过一口气后，即将吐出第二声叹息。用不了三分钟，仓库的通气管将会晃动。用不了十分钟，风沙遮天。不一会儿，我将在火中，在沙漠窜起的火焰中展翅高飞。

但是，使我激动的不是这场沙暴，而是对这种秘密的语言能够心领神会，而是象一个凭细微的声息能窥知全部未来的原始人，侦察到了一个踪迹，而是从蜻蜓翅翼的颤动中预测到了沙漠的震怒，这使我内心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喜悦。

四

我们在那里接触了不屈的摩尔人。他们从森严的禁区走了出来，这些禁区我们都是乘在飞机上越过的；他们冒险进入朱比角或锡兹内罗斯的要塞，来买糖块或茶砖，然后又隐失在他们神秘的内陆。我们试图在他们经过时跟其中几个人进行笼络工作。

如果来的是有势力的领袖人物，我们在取得航空公司的批准后，有时请他们坐上飞机看一看世界。这是要消除他们的傲气，因为往往是出于轻蔑，而不是出于憎恨，他们杀害我们的俘虏。如果他们在要塞附近遇见我们，甚至不会骂我们一声。他们转过身去，朝地上啐唾沫。这种傲气是因为他们耽溺于自己的力量。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由于组成了一支拥有三百枝枪的队伍，反复地对我说："要走一百天才到得了法国，总算是你们的运气……"

我们带了他们观光，其中有三个人还游览了这个陌生的法兰西。他们是属于这一类人，有一次随我到了塞内加尔，看见树木而呜呜哭了起来。

当我到他们的帐篷里去找他们时，他们盛赞有裸体女人在花丛中跳舞的游艺场。这些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棵树，一泓泉水，一朵玫瑰花，他们只有从古兰经中才知道花园的存在，园中流水潺潺，因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含辛茹苦三十年，挨了异教徒的一颗子弹，在沙漠中痛苦地

结束一生后，才能进入这个天堂和见到天堂里的美丽的女奴。但是上帝欺蒙了他们，既然他把所有这些财富赐给了法国人，也不向他们索取口渴的代价，死亡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老的领袖在沉思默想。这就是为什么想到帐外的撒哈拉，触目所及一片荒凉，一生于此抑郁寡欢，他们也不由说出了知心话。

“你知道……法国人的上帝……他对待法国人，比摩尔人的上帝对待摩尔人要宽厚得多！”

几星期以前，有人带了他们去萨瓦。他们的向导领他们走到一条形若垂帘、水声隆隆的大瀑布前。

“你们尝尝。”向导对他们说。

这是甜水。水！在这里要走上多少天才抵达最近的一口水井；就是找到了，又要化多少钟点去掬尽塞满井口的淤沙，才能挖到带有骆驼尿臭的泥浆！水！在朱比角，在锡兹内罗斯，在艾蒂安港，摩尔小孩不乞讨金钱，而是捧了一只罐头盒，乞讨清水。

“请给点水吧，请给点……”

“你要是乖的话。”

水跟黄金一样贵重，只要小小一滴就可使沙上闪耀出嫩草的绿光。如果在一个地方下了雨，就会引起撒哈拉的大迁徙。各部落朝着将在三百公里外生长的青草蜂拥而去……这水，如此吝啬，六年以来在艾蒂安港未曾落过一滴，而今在这里汹涌澎湃，好象天下的水都从这个撑破的水桶里汩汩往外流。

“走吧，”向导跟他们说。

但是他们木然不动。

“让我们再……”

他们一言不发，静穆庄重地瞻仰圣灵在此大显神通。从高山的腹部奔流而下的，是人的生命，是人的鲜血。一秒钟的流量简直可以使整整几个骆驼队起死回生；他们渴得发疯，永远陷没在无穷的盐湖和海市蜃楼里了。上帝在这里显灵了，他们没法舍之而去。上帝打开了他的闸门，显示了他的力量；三个摩尔人始终一动不动。

“还有什么可看的呢？走吧……”

“应该等等。”

“等什么？”

“等它流完。”

他们要等待上帝对自己的疯狂感到厌倦。他很快就会后悔的，他是吝啬的。

“但是这水流了两千年啦！”

所以那一晚，他们才没有坚持要留在瀑布旁边。对某些奇迹还是不提为妙，甚至不要想得太多，否则会莫名其妙。否则会怀疑上帝……

“你看，法国人的上帝……”

但是，那些生长蛮荒的朋友，我对他们是了解的。他们在那里，信仰发生了动摇，仓皇失措，此后差不多要归顺了。他们幻想由法国军需处提供大麦，由我们撒哈拉部队保障

安全。事实也是如此，一旦归顺后，他们可以获得物质上的利益。

但是他们三个都是特拉扎地区的酋长马蒙的后裔（我相信我把他们的名字弄错了）。

当马蒙做我们的藩属时，我认识他。因功晋封官衔，获得政府的重赏，备受部落的尊敬，表面看来，他荣华富贵应有尽有。但是有一个晚上，事先不露一点声色，屠杀了他陪同前来沙漠里的官员，抢了几匹骆驼、枪枝，投奔不屈的部落。

一位领袖人物奋身反抗，既英勇又悲壮的逃亡，从此在沙漠中过放逐的生活，遇上阿塔尔巡逻队的狙击，这种昙花一现的荣耀立刻象古代火箭似的云消烟灭；我们对这种反抗、逃亡和荣耀斥之为背叛。我们对这一类疯狂行为感到吃惊。

但是，马蒙的历史也是许多其他阿拉伯人的历史。他年老了。人到了暮年，爱沉思默想。以致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背叛了伊斯兰教的上帝，跟基督教徒携手结盟使他丧失一切，还玷污了自己的双手。

事实也是，大麦与和平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失节的战士变成了牧羊人，蓦然记起他曾经在撒哈拉生活过：沙地上每一道褶裥都充满了暗藏的威胁；在黑夜中前导的小队把巡夜的人派至前哨；敌情的传闻激动着围在篝火旁的人们的心。他记起了碧海扬帆的乐趣，这种乐趣一旦为人所体会，终生不会遗忘。

今天，他在一块绥靖的、毫无威望的土地上，无声无息地游荡。只有今天，撒哈拉才算得是一片沙漠。

他要杀害的军官可能还是他所敬重的人。但是，对真主的爱超过一切。

“晚安，马蒙。”

“上帝保佑你！”

军官钻进被窝里，直挺挺地躺在沙地上，象躺在一条木筏上，仰望着星空。这时满天星斗徐徐流转，整个夜空标志着时辰。这时月亮向沙漠倾斜，由智慧之神引入了太虚。基督徒立刻堕入睡乡。又过了几分钟，只有星星在熠熠发光。为了衰退的部落重振昔日的声威，为了再过追逐的生活，使沙漠光彩夺目，只需要这些基督徒一声轻微的喊叫，让他们沉溺在原来的睡眠中不醒……又过了几秒钟，万劫不复中又产生了一个世界……

他把睡梦中的这些英俊的中尉杀害了。

五

今天，在朱比角，凯马尔和他的兄弟穆伊阿纳邀请我去，我在他们的帐篷里饮茶。穆伊阿纳用蓝色面纱遮住下半脸，对我虎视眈眈，默无一言。只有凯马尔一个人跟我说话，尽地主之谊：

“我的帐篷，我的骆驼，我的女人，我的奴隶都可以供你

使唤。”

穆伊阿纳眼睛始终盯住我，俯身朝他哥哥说了几句话，又默不作声。

“他说什么?”

“他说：‘博纳富偷了尔该巴一千头骆驼。’”

那个博纳富上尉，是阿塔尔要塞的骆驼巡逻队的军官，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从摩尔人那里听到他惊人的传奇事迹。他们谈到他时恨恨不已，但是却象谈到上帝似的。他在那里出现，沙漠便要付出代价。就在今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一群往南方去的抢劫队背后，偷了他们几百头骆驼，逼得他们为了拯救原来以为安全可靠的财富，群起向他进攻。这次奇袭，给阿塔尔解了围，现在营帐扎在一座石灰碱的平台上，他挺身昂立，仿佛是一个誓在必得的战利品；他的声威如此远扬，以致部落纷纷而来，要与他决一死战。

穆伊阿纳更严厉地望着我，嘴里依然说个不停。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明天去袭击博纳富。三百枝枪。’”

事情我早已猜知一二。三天来牵至井前饮水的这些骆驼，这些冗长的商谈，这种热情。好象在给一艘无形的桅船备帆挂索。将把船只带走的风，已经在海面上刮起来了。由于博纳富的原因，向南方移动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光荣。我简直不能区别，进行这样的出征，更多地出于仇恨还是出于热情。

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显赫的敌手供其杀害，实在是件快事。不论他在哪里出现，附近的部落就收拾他们的帐篷，集合他们的骆驼，逃之夭夭，生怕与他劈面撞见；但是最偏远的部落却象坠入爱河似的神不守舍。抛却帐篷的宁静，挣脱妻子的拥抱，从沉睡中一跃而起；发现两个月来向南方艰苦跋涉，忍受火燎的干渴，蹲在风沙下长夜等待，就盼的是到了天明，出人意料地遇上阿塔尔巡逻队，若上帝允许的话，当场把博纳富上尉杀死。

"博纳富是位强者。"凯马尔向我承认说。

现在我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就象对女人抱着欲念的男人，做梦也想到她漫不经心的步态，为之彻夜辗转难眠；在幻想中追随着她的漫不经心的步态，感到心火难按和伤心；博纳富的遥远的步声也使他们痛苦。这个基督徒化妆成摩尔人，避开抢劫队的追踪，率领他的两百个摩尔海盗，潜入抵抗区；到了那里，摆脱了法国的羁绊，即使他手下最没出息的人，也可能从他的奴役中幡然觉悟，而不会受到惩罚的把他放在石堆上奉献给他的上帝；到了那里只是他的威望使他们有所顾忌，就是他的弱点也威慑着他们。这天夜里，在他们的鼾睡声中，他无动于衷地踱来踱去，而他的脚步声响彻沙漠中心。

穆伊阿纳沉思不语，在帐篷的角落里一直木然不动，象一块青石浮雕。只有他的两眼炯炯发光，而他的镶银匕首也不是一件仅供观赏的玩物。自从他组成一个抢劫队以来，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这么高贵，对我根本

不屑一顾；因为他要袭击的是博纳富，因为天一亮他就要出发，仇恨驱使着他，而这种仇恨又处处流露出爱情的迹象。

他又一次俯身凑向他的哥哥低声说话，然后又望着我。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在远离要塞的地方碰见你，就对你开枪。”

“为什么？”

“他说：‘你有飞机和无线电，你有博纳富，但是你没有真理。’”

穆伊阿纳穿着蓝袍，象石雕似的褶裥分明，木然不动，对我进行着审判：

“他说：‘你象山羊似的吃生菜，象猪似的吃猪肉。你们的女人没有廉耻心，把脸孔露在外面。’他看到过的。他说：‘你从来不做祷告。’他说：‘假使你没有真理，你的飞机，你的无线电，你的博纳富对你又有什么用呢？’”

我钦佩这个摩尔人，他不保卫他的自由，因为在沙漠中人人都是自由的；他不保卫身外的财富，因为在沙漠中一无所有，但是他保卫一个秘密的王国。在悄然无声的沙涛中，博纳富象一个老海盗率领着他的巡逻队；有了他，朱比角的帐篷营地不再是游手好闲的牧羊人的中心。博纳富风暴威胁着它的要害；有了他，晚上帐篷都挤在一起。在南方，沉默也教人提心吊胆，这是博纳富的沉默！穆伊阿纳是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倾听着他在风中彳亍的步声。

当博纳富后来回到法国，他的敌人不但不感到高兴，而

是潸潸流下了眼泪，仿佛他的离去使他们的沙漠失去了一根磁极，使他们的生存失去了一点威望；他们对我说：

“你的那个博纳富，他为什么走啦？”

“我不知道……”

他跟他们进行生死的搏斗，这样有好几年。他以他们的规则作为自己的规则。他睡觉时头枕在他们的石头上。在无穷无尽的追逐中，他学得跟他们一样，会观测《圣经》上所载的星与风组成的黑夜。现在他走了，显得他不是在进行一场必要的赌博。他离开了赌桌扬长而去。被他撂在后面而独自赌下去的摩尔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因为生活不再使他们惊心动魄。他们还是愿意相信他：

“你的博纳富，他会回来的。”

“我不知道。”

他会回来的，摩尔人这样想。欧洲的游戏再也不会令他满足，兵营里的桥牌、晋级、女人也不会令他满足。在这里，每一步路都令人心惊胆颤，象走向爱情似的。他原来可能以为生活在这里只是逢场作戏，在那里才是生活的主体。但是他不久意味索然地发现，唯有在这里，在沙漠中才能获得仅有的真正的财富：黑夜里沙的这种威严，这种沉默，这个风与星星的故乡。假使博纳富有一天回来了，这条消息当夜就会传遍抵抗区。摩尔人知道，在撒哈拉某地，他沉睡在两百个海盗中间。于是大家悄悄地把骆驼牵至井边，准备秣草，检查枪统，由于受到了这种恨或这种爱的驱使。

六

“把我藏在一架飞机里，带到马拉喀什去……”

每天晚上，在朱比角，这个摩尔人的奴隶向我念一遍他的简短的祈祷。这几句话说过以后，对生活尽了努力，他就盘膝而坐给我煮茶。在向他认为唯一能治愈他的医生说出病情以后，向唯一能拯救他的上帝祈祷以后，从此可以安静一天。从此弯身朝着水壶，琢磨他生活中单调的情景，马拉喀什的乌黑的土地，赭红的房屋，以及他那被剥夺的基本生活资料。他对我的沉默，对我迟迟没有给他新的生命，并不耿耿于怀；在他看来，我不是一个跟他一般的人物，而是一个促进的力量，类似一种吉利的风，终有一天会推动他的命运。

但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当几个月的朱比角飞机站站长，全部财富就是靠着西班牙要塞而盖的一间木屋，还有这间屋子里的一只水盆，一只盛海水的水壶，一张不够身长的床，我对自己的能力不抱那么多的幻想：

“老巴克，以后再看吧……”

所有的奴隶都叫巴克；所以他也叫巴克。尽管当了四年俘虏，他还是不能俯首帖耳，他记得以前当过国王。

“你以前在马拉喀什做什么的，巴克？”

在马拉喀什，他以前从事过一个高尚的职业，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肯定也还活着：

"我以前是牛羊群的放牧人，我那时叫穆罕默德！"

那里的卡伊德① 把他召来：

"我有些牛要卖掉，穆罕默德。你去山里把它们找来。"

或者：

"我在原野上有一千头羊，你把它们赶到北面的牧地上去放。"

巴克拿了根橄榄树枝做的节杖，率领他的羊群迁徙。一个人负责着一大群羊，为了照顾将要出世的羊羔，要最灵活的放慢脚步，同时又不忘催一下懒惰的母羊，他一路走来，无不对他信任，无不对他唯命是从。唯有他知道它们该走向哪几块乐土，唯有他懂得凭着星斗去找寻道路，唯有他具有丰富的、那些羊群无法企望的知识；他一个人以其聪明睿智，决定休息的辰光，饮水的时刻。晚上，羊群睡了，他两腿插在没膝的羊毛丛中，对这些无知的弱者无比怜爱；巴克身兼医生、先知和国王，在为他的臣民祈告上苍。

有一天，几个阿拉伯人找上了他：

"跟我们往南方找牲畜去吧。"

他们叫他长途跋涉，三天以后，他被带进抵抗区边缘地带的一条山沟里，他们只是把手往他肩上一搭，叫他巴克，就把他卖了。

我还认识其他一些奴隶。我每天到帐篷里去喝茶。光着脚，躺在地毯上，重温白天的航程。地毯都是长纤维羊毛

① 卡伊德，北非伊斯兰教的官员，主管执法、治理、收税等职。

编织的，这是游牧部落的奢侈品，在这上面他们建立他们的住所，逗留几个小时。在沙漠中，人们感觉到日月如梭子般的转动。在阳光的灼射下，人们朝着夜晚前进，朝着去汗生凉的清风前进。在阳光的灼射下，牲畜和人都朝着这个巨大的饮水池前进，象朝着死亡前进一样千真万确。因而，闲荡也不是无益的。每个白天都显得美丽，好比通向大海的道路。

这些奴隶我都认识。当主人从百宝箱里取出炉子、水桶和玻璃杯，他们走进帐篷来了。这种笨重的箱子里无奇不有，没有钥匙的挂锁，没有花的花盆，值三个小钱的镜子，老式的武器，这些东西散落在沙漠中，教人想起沉船后的漂流物。

这时，奴隶一声不出，在炉内装了干枯的小树枝，用嘴吹火，把水壶装满，运动足以拔树的肌肉，去做那些女孩子足以应付的事。他温顺善良。过着机械的生活：焙茶，看管骆驼，吃饭。在阳光的灼射下，朝着黑夜前进，在冰凉裸露的星光下，又盼望阳光的灼射。北方国家是幸运的，四季更替，夏天教人憧憬白雪，冬天教人向往煦阳。不幸的热带，长年烈日炎炎，毫无变化；但是在这个撒哈拉也是幸运的，日以继夜，摆弄人从一个希望到另一个希望。

有时黑奴在门前打盹，享受着晚风的吹拂。在这个囚犯粗实的躯体内，回忆永远不会浮上来。他所记得的只是绑架的时刻，这些拳打脚踢，这些喊叫声，以及这些在那难忘的一夜把他掀翻在地的人的胳膊。从这个时刻起，他陷入

一种奇怪的睡眠，象瞎子一样望不见塞内加尔的悠悠流水，南摩洛哥的白色房屋，象聋子一样听不到亲切的声音。他不痛苦，这个黑人，他是受了创伤。一朝落入游牧部落的生活轨道，免不了一起颠沛，随着他们在沙漠里的萍踪终生飘泊；从此以后，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他的虽生犹死的妻儿，还能跟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长期在圣洁的爱情中生活，然后又失去了这种爱情的人，有时也会对自己高贵的独居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低声下气地接近生活，得到一种庸俗的爱情便心满意足。他们觉得忍让，卑躬屈节，与世无争也自有其乐趣。奴隶把主人的炭火也引以为荣。

“喛，拿着。”有时主人对俘虏说。

由于种种疲劳消除了，种种热气散失了，由于并肩走入了阴影，这时主人对奴隶是宽宏大量的。主人赐给他一杯茶。俘虏感激涕零，为了这杯茶去吻主人的膝盖。奴隶不总是戴上镣铐的。他并不需要啊！他多么忠诚！他驯顺地否认自己是个被剥夺的黑国王，他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幸福的俘虏。

可是，有一天，主人把他放了。当他过于年老抵不上他的衣食时，主人让他享受无边的自由。三天来，他徒然挨着一个个帐篷荐身谋活，他一天比一天衰弱，到了第三天晚上，他依然驯顺地卧倒在沙地上。在朱比角，我就看到过一些人这样赤条条的死去。摩尔人在这些长期间的弥留者身边侧目而过，但是并不是冷酷成性；摩尔小孩在奄奄一息

的人形旁边游戏，每天清晨好奇地跑来看他是否还在抽动，但是并不嘲笑年老的奴隶。这是自然规律。不亚于人们对他说："你工作得不少啦，你可以去睡了，你去睡吧。"他始终躺着，感到的只是阵阵晕眩似的饥饿，但是并不感到唯一折磨人的人间不平。他渐渐与大地溶为一体。受烈日的曝晒，归尘土的吸收。三十年的辛劳，然后是这个长眠的权利，入土的权利。

我遇到的第一个弥留者，我没听到他呻吟一声，这是他没有可以对之呻吟的人。我猜他内心隐约有一种俯首听命的思想，象一个迷路的山里人，精疲力尽，躺倒在雪地上，沉浸在梦幻和雪堆中。教我难受的不是他的痛苦。我不信有什么痛苦，而是随着一个人的死亡，一个未为人知的世界也消逝了；我在想，在他心头消失的是些什么样的景象。渐渐湮没在遗忘中的是塞内加尔的哪些种植园，南摩洛哥的哪些白色城市。我也没法知道，在这个黑色的躯体中，隐灭的是否仅是些日常的忧虑：焙茶，把牲畜牵至井边……得到安息的是一个奴隶的灵魂，还是往事蓦然教他清醒，怀着昔日的荣耀死去的。坚硬的脑壳对我说来，好象年代久远的百宝箱。我不知道里面装了哪些彩色丝绸，哪些节日美景，哪些在此不合时宜、在沙漠中又如此无用的遗物，居然在沉船后幸留了下来。这只箱子在那里，锁得严严的，分量沉沉的。我不知道，在悠悠长眠前的最后几天，在这个人心中分解，在这个心灵、这个肉体中分解的是世界的哪一部分；这个心灵、这个肉体自身也逐渐分解为黑夜和根。

“我以前是牛羊群的放牧人，我那时叫穆罕默德……”

巴克是我认识的黑奴中第一个奋起反抗的。摩尔人损害了他的自由，一天之间把他抢得身无一物，胜过初生的婴儿，他不在乎。有时上帝的风暴不就是这样，在一小时内把一个人的庄稼全部毁坏。但是要比威胁财物更严重的，是摩尔人威胁到他的人身。巴克不愿苟且偷安，其他许多奴隶早把做过可怜的放牧人这段往事忘得干干净净了！放牧人不也得长年辛勤才换来每日的粮食！

巴克不象其他人久等生厌而乐天安命，他不甘心过奴隶生活。他不愿意乞求奴隶主的善意而感到做奴隶的喜悦。他心中还把穆罕默德居住过的房子，给离家外出的穆罕默德留着。这所房子空无一人而显得破败衰落，但是外人仍然不得擅入。巴克象一个白发苍苍的看家，在花径野草和寂寞无聊中，忠心耿耿地死去。

他不说：“我是穆罕默德·本·拉乌辛。”而说：“我那时叫穆罕默德。”梦想有一天，这位被人忘却的人物重新出现在人间，凭他自己的复活使这个奴隶面目一新。有时更深夜静，他所有的回忆联翩而至，若童年的歌声那样充沛。“到了半夜，”我们的摩尔翻译对我们说：“到了半夜，他谈到马拉喀什哭了起来。”在孤独中，没有人能够不走这条怀故忆旧的道路。那个人在他心中悄悄醒来，舒展肢体，在这个从来没有女人光临的沙漠中找他身边睡着的妻子；巴克在这个从来没有泉水流过的地方倾听泉水的潺流声。巴克在这

个人人都寄身帐篷、漂泊无定的地方，每夜坐在同一颗星星底下，闭上双目，以为居住在一所白色的房子里。巴克走到我这里满怀激情——这些旧日的激情又神秘地复苏了，仿佛受到磁极的吸力。他要对我说，他已作好准备，他的所有感情也已作好准备，为了发泄他的感情只能回到自己的家里。而这取决于我一声令下。巴克面带笑容，把他的诡计告诉了我，这确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明天有邮件要送……你把我藏在飞机里，送到阿加迪尔……”

“可怜的老巴克！”

因为，我们身在抵抗区，怎么能帮助他潜逃呢？摩尔人在第二天，不知会进行什么样的屠杀来为这次劫持和侮辱报仇雪恨。我曾试图在机场的机械师洛贝尔格、马夏尔、阿布格拉尔的协助下，把他赎买回来。但是摩尔人不是天天遇得到觅求奴隶的欧洲人。他们大敲竹杠。

“两万法郎。”

“你在取笑我们吧？”

“瞧瞧他两条结实的胳膊……”

几个月来就是这样过去的。

最后摩尔人的要价降低了。我事前写信给法国一些朋友，在他们帮助下我已有能力把老巴克买下来。

这是一些颇有意思的谈判。谈判持续了一星期。十五个摩尔人和我，团团坐在沙地上，度过这一个星期。奴隶主

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赞·乌·拉塔里，一个土匪，暗中帮着我。

跟我商量后，他对他说："把他卖了吧，你总是要失去他的。他有病，这病不是一眼看得出来的，但是它长在里面。有一天会突然爆发。快把他卖给法国人吧。"

我曾经答应给另一个强盗拉吉一笔佣金，要是他帮我做成这笔买卖。拉吉劝诱奴隶主说：

"有了这笔钱，你可以买骆驼、枪枝、弹药。你可以带上一帮抢劫队去跟法国人打仗。这样你也可以从阿塔尔带回来三四个年青力壮的奴隶。把这个老的处理了吧。"

他把巴克卖给了我。我把巴克倒锁在木屋里关了六天，因为要是飞机到达以前让他在外面溜达的话，摩尔人又会把他抓走，卖到更远的地方。

我给他解除了奴隶的身份。这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仪式。马拉布特① 来了，还有原来的主人，朱比角的卡伊德伊勃拉因。这三个海盗若在离要塞二十米的地方，单是为了跟我恶作剧，也乐意把巴克的脑袋砍掉；这时他们热烈地拥抱了他，签下了一张正式的契约。

"现在，你是我们的孩子。"

依照法律，他也是我的孩子。

于是，巴克拥抱了他所有的父亲。

---

① 马拉布特，伊斯兰教中过修行和沉思生活而被称为圣者的人。这些人曾领导北非人民反对某些王朝和欧洲征服者的斗争。这里当系指修行的圣者。

他在我们的小屋里度过甜蜜的软禁生活，直到动身。他一天不止二十次，要人描述这次简单的旅程：他在阿加迪尔下飞机，在这个中途站有人交给他一张去马拉喀什的汽车票。巴克扮一个自由人，好比一个孩子扮一个探险家：这次走向生命，这辆公共汽车，这些人群，这些他将见到的城市……

洛贝尔格受马夏尔和阿布格拉尔的托付来找我。不应该让巴克在下飞机后过挨饿的生活。他们要我把一千法郎交给他；这样巴克可以找寻工作。

这教我想到慈善机关内那些"乐善好施"的老太太，捐献二十法郎，要求人家感恩戴德。飞机机械师洛贝尔格、马夏尔、阿布格拉尔拿出一千法郎，不是在乐善好施，更不要求人家感恩戴德。他们也不象这几个做梦也在追求幸福的老太太，出于怜悯而干这件事。他们只是促成把人的尊严归还给那一个人而已。他们跟我一样，对此是太清楚了：归家的陶醉心情一旦消除后，巴克迎面碰上的第一个忠实朋友是贫困，不到三个月他就会在某一段铁路线上，辛辛苦苦地在挖枕木。他不见得会比在沙漠跟我们一起的时候更幸运。但是他有权利回到自己的老家，恢复原来的身份。

"好啦，老巴克，去吧，做一个自由人了。"

飞机颤动了，准备起飞。巴克最后一次俯身朝向朱比角这大片萧索的荒地。在飞机前早已围了两百个摩尔人，为了看看一个奴隶走上生命的道路时，将是什么样的一副

面目。假使飞机遇上故障，他们还可在远一点的地方把他抓回来。

我们向我们的五十岁的新生婴儿挥手告别，把他送到世界上去碰运气，心里感到忐忑不安。

“别了，巴克！”

“不。”

“怎么！不？”

“不。我是穆罕默德·本·拉乌辛。”

阿拉伯人阿勃达拉受我们委托，在阿加迪尔帮助巴克；我们从他那里得知巴克的最后消息。

公共汽车要到晚上才开，这样巴克有一整天的时间。他首先在小镇上，默默无言地徘徊，阿勃达拉猜到他局促不安，不由甚为感动。

“怎么啦？”

“没什么……”

巴克突然摆脱了束缚，可以为所欲为，简直不知所措，还没有体会到他的新生。他隐隐然感到幸福，但是，除了这点幸福外，昨天的巴克和今天的巴克之间没有多大差别。然而，从此而后，他可以和其他人处于同等的地位，分享阳光的煦照和坐在这个阿拉伯咖啡馆的凉棚下的权利。他在咖啡馆坐下来。给阿勃达拉和自己要了茶。这是他第一个趾高气扬的姿态，他的权力可能已使他换了一个人。但是跑堂给他冲茶时并不表示惊讶，好象这种姿态是很平常的。他

没有领会到冲茶时，是在对一个自由人表示敬意。

“到其他地方走走。”巴克说。

他们朝着俯视阿加迪尔的卡斯巴山走去。

娇小玲珑的柏柏尔舞蹈女郎向他们走来。她们显得毕恭毕敬，温良恭顺，巴克这下子相信他要重生了；这是她们不知不觉地把他迎入了生活。她们搀着他的手，温柔地把茶献给他，就象给任何其他人一样。巴克愿意谈他的新生。她们轻轻地笑了。既然他很满意，她们也为他感到满意。为了教她们惊异，他又加了一句：“我是穆罕默德·本·拉乌辛。”但是这并没有教她们惊异。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许多人又是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的……

他又挟了阿勃达拉到城里去。他在犹太人开的铺子前踯躅，朝着海水凝视，心想可以凭自己的心意朝任何哪个方向走去，他是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尤其他发现自己与世界多么缺乏联系。

这时，过来了一个小孩，巴克轻轻地抚摸他的脸颊。小孩笑了。这不是在讨好一个主人的孩子。巴克抚摸的是一个娇弱的孩子。而他笑了。这个孩子唤醒了巴克。巴克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不是无足轻重的，就因为一个娇弱的孩子向他笑了一笑。他开始琢磨到某些东西，现在大踏步走了起来。

“你找什么？”阿勃达拉问道。

“没什么。”巴克回答说。

但是路角来了一群嬉闹的孩子把他挡住了，他停步不

走。就在这里。他瞧着他们，一声不出。然后抽身朝犹太人的铺子走去，回来时抱了一大堆礼物。阿勃达拉生气了：

"笨蛋，把你的钱留着！"

但是巴克听不进去了。他郑重地向每个孩子做手势。这些小手纷纷伸出来抓玩具、手镯、镶金线的拖鞋。每个孩子在抓到他的宝物后，粗鲁无礼地逃跑了。

阿加迪尔的其他孩子听到这个消息，都朝着他飞奔而来，巴克给他们穿镶金线的拖鞋。在阿加迪尔的郊区的孩子风闻此事，蹬脚而起，尖声怪叫朝着这位黑色的上帝跑来，拽着他做奴隶时的旧衣服，索取他们的礼物。巴克破产了。

阿勃达拉相信他"乐疯了"。但是我相信，巴克并不是要人家分享他满心压抑不住的喜悦。

既然他自由了，他就占有了基本的财富：教人爱，走向天南地北和干活谋生的权利。这钱还有什么用呢……就象人们感到极度饥饿一样，他感到需要做一个处在人群中，与其他人打成一片的人。阿加迪尔的舞蹈女郎对老巴克表示了温柔，但是他象来时一样毫不费力地离开了她们；她们不需要他。阿拉伯咖啡馆的那个跑堂，街头的这些行人，都尊重他是个自由人，跟他平等的分享他们的阳光，但是也没有哪一个表示需要他。他是自由的，而且无限的自由，直至他在地球上感觉不到一点分量。他缺少的是人与人关系中这种教人趑趄不前的重量，这些眼泪，这些告别，这些责备，这些欢乐，这些一个人的行动不是带来安慰便是造成痛苦的

东西，这些与其他人千丝万缕、得失相关的联系。但是巴克心上已压着千百种希望……

在阿加迪尔的落日余辉和清新气息中开始了巴克的王朝；多年以来，这种清新气息是巴克唯一等待的慰藉，唯一栖身的地方。出发的时刻来临了，巴克好象当年在羊群，而今在这群孩子的前簇后拥下，悠悠前往，在地球上留下他第一道足迹。明天他回到亲人中间，艰难度日，维持全家的生计，恐怕也不是他衰老的双臂能够担当的，但是他在这里已经显示了真正的分量。仿佛一个天使，轻盈飘逸，过不了人间的生活，但是他可以掩人耳目，在他的腰间系上一只铅锤；巴克在千百个那么需要镶金线拖鞋的孩童拉拽下，跌跌撞撞地在大地上走着。

七

这就是沙漠。一部《古兰经》只不过是游戏的准则，而把沙漠变成了帝国。在原本空无一物的撒哈拉深处，搬演着一出秘密的戏剧，煽动着人们的热情。沙漠中真正的人生，并不是赶了一群牛羊到处去找寻牧草，而是生生不息的行动。不屈的沙漠与一般的沙漠这两者的本质是多么不同！难道所有的人不都是这样吗？面对着这个面貌迥然不同的沙漠，我不由想起儿童时代的游戏，金黄色幽暗的花园，在我们的想象中住满了天神；我们从来不曾完全认识、彻底探索过的这一平方公里，则成了无边无际的王国。我们创

造了一种秘密的文明，一举一动都有其风味，一事一物都有其意义，不见容于其他文明。长大成人后，在其他法则下生活过以后，这个充满童年回忆、神奇、阴冷、灼热的花园又剩下些什么呢？现在，人们归来时，怀着失望的心情，在花园外边沿着灰石砌的矮墙走去，诧异地发现从前认为无边无际的天地，竟束缚在这么一个狭小的花园中，从而明白人们永远回不到这块无边无际的天地中去了，因而，应该回去找的不是这个花园，而是当时的游戏。

但是今天抵抗区已不复存在。朱比角，锡兹内罗斯，康萨杜港，拉萨盖·艾·海拉，多拉，斯马拉，都毫无神秘可言。我们曾经朝之直奔而去的地平线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好比那些昆虫一经落入温暖的掌心，便失去原有的色彩。但是追逐这些地平线的人不是幻想的玩物。当我们闯进这些新天地里，我们没有眼花缭乱。一千零一夜的苏丹也没有，他追求的物质是那么精致，以致他的美丽的女奴一经接触便失去羽翼上的金粉后，在黎明时一个接一个在他的怀抱中香消玉殒。我们赖沙碛的魔力而成长，后来其他人可能在此发现油井和靠着油井的产物而发财致富。但是他们来晚了。因为森严的棕榈园或原始的贝壳粉已把它们的精华献给了我们，它们只呈献一小时的热诚，而度过这一小时的是我们。

* * *

沙漠？有一天让我接触到了它的中心。一九三五年，在向印度支那的一次袭击途中，我在埃及，靠近利比亚的边境，陷困在沙里象陷困在胶里一样。我以为这回要死在那里了，下面是这件事的始末。

VII 沙漠中心

一

到达地中海上空，我遇到低压云。我降至二十米。阵雨猛击座舱风挡，海面上好象在喷烟吐雾。为了辨清周围和不要撞上船的桅杆，我作了极大的努力。

我的机械师安德莱·普雷沃，给我点了几支烟。

“咖啡……”

他消失在飞机的后舱，带了一个热水瓶回来。我喝了。我不时用手指弹油门杆，以便保持在二千一百转。我朝仪表盘扫了一眼：我的臣民安分守己，每根针都在正常的位置上。我向海望了一眼，大雨下的海面烟雾腾腾，仿佛一只巨大的热水盆。假若我驾驶的是一架水上飞机，我将会惋惜海面太“虚”。但是我驾驶的是一架陆上飞机。不论虚与不虚，我没法降落。我也说不出所以然，这给我一种虚妄的安全感。海洋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里发生故障与我无关，甚至不使我感到威胁，我的装备不是用于海上飞

行的。

飞行了一小时三十分后，雨势小了。云层始终很低，但是亮光已经透过云层，象欢乐的笑容。我欣赏这种慢慢转晴的天气。我猜知在我头上有一层薄薄的白色轻云。为了避开雷飑，我斜着飞，因为这里已出现了第一道云隙，没有必要在飑线中心穿越而过。

我不用看已预感到这道云隙，因为我一眼瞥见正对着我的海面上，有一长溜青烟，绿洲似的颜色又深又亮，很象南摩洛哥的大麦地；当我从塞内加尔横越三千公里沙漠后，看到这些大麦地总不由心头一阵激动。这时也是一样，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可以居住的地区，心情轻松愉快。我转身向普雷沃说：

“过了，这下子好啦！”

“对，这下子好啦！”

突尼斯。上油时候，我签了几张文件。但是，在我离开办公室时，听到“扑通”好象物件跌入水里的声音。这是一种闷哑的音响，没有回声的。我立刻记起以前也听到过类似的声音，这是汽车库的爆炸声。那声嘶哑的咳嗽声中死了两个人。我转身朝着沿跑道的公路看去：半空中灰尘微扬，两辆快速行驶的汽车相撞，霎时间一动不动，象陷进了冰堆。有人往车辆奔去，有人朝我们跑来：

“打电话……叫个医生……头……”

我感到一阵揪心。命运之神在宁静的薄暮时刻又完成

了一次袭击。毁了一个美人，一个聪明的头脑，还是一个生命……。海盗就是这样在沙漠中蹑行，没有人听到他们在沙地上有弹性的脚步声。在营地上一时流传着劫掠的谣闻。过后一切又隐没在金黄色的寂静中。同样的和平，同样的寂静……我身边一个人说脑壳破裂了。我一点也不想打听这个毫无生气、鲜血淋漓的前额。我转身避开公路，走上我的飞机。但是我心中仍感到一种威胁。这个声音我不一会儿又听出来了。当我以时速二百七十公里擦过黑色高原时，听出这声同样嘶哑的咳嗽声，命运之神的这声“吭”将在约会的地点等着我。

往班加西飞吧。

二

飞吧。白天还有两个小时。当我抵达的黎波里塔尼亚时，我已经摘下了墨镜。沙漠上金光闪闪，上帝，这个星球是多么荒凉！又一次，在我眼中，只是种种幸运的巧合，才产生了河流、树荫和人的居地。岩石、沙碛占了多大的部分！

但是这一切都与我漠不相关，我生活在腾云驾雾中。我感到黑夜在向我逼近，人象关在庙堂中似的。人关在中间，陷入孤立无助的沉思，接触到基本礼仪的秘密。这个世俗的天地已经退居一旁，即将消失了。全部景物还闪映着一片金光，但是某些东西已经开始挥发了。我说，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比这个时刻更珍贵。那些对飞行怀有难言的依恋之情的人，是非常理解我的。

我渐渐放弃了太阳。我放弃了发生故障时可以接待我的广袤的金色土地……我放弃了可以指引我道路的标志。我放弃了可以让我避免触礁的横空兀立的山影。我进入了黑夜。我凌空飞翔。我身边仅有的是那些星星……

这个世界是慢慢死去的。日光逐渐黯淡。土地与天空逐渐混沌不清。这块土地往上升腾，好象蒸汽似的弥漫飘浮。最初出现的星辰象在绿水中一般闪烁不定。要等好久才会变成光芒明亮的钻石。我还要等好久才能看到流星悄然无声的行迹。有几次夜色深沉，我眼见那么多的星火划过夜空，以为在星群中掀起了大风。

普雷沃试了试固定灯和救急灯。我们在灯泡外罩上红纸。

“再加一层……”

他又加上一层，按一下开关。光线还是太亮。象在照相馆里，光线太亮会把外部世界苍白的形象遮住。有时在夜里，万物都蒙上了薄薄的白絮，光线又会把它摧毁。已是一片这样的黑夜。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人生。一钩新月还悬在空中。普雷沃又钻进后舱，带了一客三明治回来。我嚼着一串葡萄。我不饿。我不饿也不渴。我也不感觉疲劳，好象还可以这样驾驶十年。

月亮死了。

班加西在黑夜中响了起来。班加西安卧在如此深邃的黑暗中，周围看不到一点光晕。我在抵达上空时看到了这个城市。我在找寻机场，这时候红色的跑道灯亮了。灯光勾划出一块黑色的梯形。我盘旋而飞。翘首仰望的一只探照灯的灯光，象火柱似的直冲天空，旋转一下，在机场上铺出一条金色的道路。我仍在盘旋，要仔细认清障碍。这个中途站的照明设备非常出色。我减低速度，开始往黑色的水池里钻下去。

我着陆时，当地时间二十三点。我向探照灯滚过去。彬彬有礼的官员和士兵，从暗影中进入探照灯强烈的光照内，忽隐忽现。他们收了我的证件，开始给我上油。按规定我停留二十分钟。

“盘旋一圈，再在我们上空飞过，否则我们不知道起飞是否顺利结束。”

飞吧。

我在这条金色的道路上，朝着一无障碍的豁口滚过去。我驾驶的是西摩型飞机，还没有滚到跑道尽头，庞大的机身已凌空而起。探照灯尾随着我，使我难于盘旋。后来，灯抛开了我，他们猜到灯光迷乱了我的眼睛。我垂直转弯，这时探照灯又打在我的脸上，但是稍一触及便一掠而过，把金色的长笛指向别处。这些照应教我感到莫大的礼遇。现在我朝着沙漠盘旋而去。

巴黎、突尼斯、班加西的气象员都向我报告说，顺风时速三十到四十公里。我打算飞航时速三百公里。我对准联

结亚历山大港和开罗的直线中心点飞去。这样可以避开海岸上的禁区，尽管会遭遇到难以逆料的漂移，我还是可以在右边或是在左边得到某一个城市的灯光的指引，或者更笼统地说，得到尼罗河谷区灯光的指引。假若风速不变，我将航行三小时二十分钟。假若风力减弱，三小时四十五分钟。于是我开始鲸吞一千零五十公里的大沙漠。

月亮不见了。星光以外，云雾弥漫。我将看不到一点火光，将找不到一个标志，在到达尼罗河以前也将收不到人的一个信号，因为无线电已经中断了。除了我的圆规和斯贝雷陀螺仪以外，我也别想观察到任何其他东西。我对一切不感兴趣，除了那根细细的镭针在朦胧的仪表盘上缓慢的呼吸。当普雷沃走开时，我轻轻地校正重心的位移。我爬升到两千米上空，根据拍发给我的信号，在那个高度上刮的是顺风。每次飞上一大段路，我把灯扭亮，观察发动机的刻度盘，因为这些仪表盘并不都是夜光的；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沉浸在黑暗中，跟我的渺小的星座为伍；这些小星座与窗外的星座放出同样的矿物的光泽，同样不可磨灭，同样神秘莫测，也讲同样的语言。我也好比天文学家，在阅读一本天体力学的书籍。我也觉得自己勤奋和专心一致。外部世界是漆黑一团。那边普雷沃熬了一阵后睡着了。我更可享受我的孤独。周围是发动机柔和的嗡嗡声，我眼前的仪表盘上则出现这些安静的星星。

我可是在沉思。我们照不到一点月光，也用不上无线电。在投身扑入尼罗河的光网以前，我们跟地球之间没有

一丝一缕的联系。我们远离一切，唯有我们的发动机把我们悬于这片云雾中而不致坠落。我们在横越童话中的黑色大峡谷，考验的大峡谷。在这里孤立无援。在这里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全凭上帝的安排了。

从电报室的缝隙中泄出一道光。我唤醒普雷沃去把光熄灭。普雷沃在黑影中象头熊似的翻身，伸伸懒腰，走到前面。他专心地用手绢和黑纸不知怎么一凑，我的那道光消失了。那道光把整个世界划了一道裂口。它跟苍白飘忽的镭针的光色不同。这是夜总会的灯光，不是星星的光芒。尤其它迷惑我的眼睛，也把其他的光抹去了。

飞行了三个小时。一道光从我的右翼射来，显得很强烈。我望了一眼。在此以前我一直看不见翼尖上的那个小灯，这时挂上了长长的一道光线。这道光闪烁不定，一会儿隐一会儿现，因为这时候我飞进了一个乌云堆里。是这堆乌云把我的灯光折射过来的。附近若有我的标志，我宁愿有一个清朗的天空。机翼在光晕下发亮。光线透入云堆，照住了不动，发亮后，在那里形成一团玫瑰色的花束。激烈的涡流把我摇晃不停。我在一堆厚度不明的积云风中飞行。我爬升至二千五百米，还是没有钻出云堆。我又降至二千米。那团花束依然如故，岿然不动，愈来愈明亮。好。行。得啦。我不去理会它了。等我钻出云堆时再说吧。但是我可不喜欢这种黑店里透露出来的灯光。

我在计算："我在这里颠簸折腾，这还是正常的，因为尽管天空清朗和纬度高，我一路上都遇到了涡流。风一刻也

没有停息过。我的时速应该超过了三百公里。”总之，我没有掌握一点确切的情况，飞出云堆后再设法定位吧。

我还是飞出了云堆。花束突然无影无踪。花束的消失使我觉得事情不妙。我朝前方凝视，若能窥见什么的话，我就窥见一线狭窄的天空和劈面一道积云屏障。花束又滚成一团。

我再也不可能摆脱这堆粘胶，就是摆脱也只能是几秒钟时间。经过三小时三十分钟的飞行，这堆云开始令我不安，因为我若飞得象我想象那样快的话，我正在接近尼罗河。只要稍为有点运气，我穿过空中走廊后就可以望见尼罗河了，而且空中走廊为数也是不多的。我还不敢下滑，万一我没有飞得象我想象那样快，就还有几块高地要飞越。

我在这以前没有感到丝毫不安，只是怕耽误了时间。但是我在清醒时确定了一个限度：飞行四小时十五分。超过这个时间，即使无风——无风实际是不可能的——我也越过了尼罗河河谷。

当我到达乌云的边缘，花束中火星四迸，愈来愈急速，然后一下子熄灭了。我可不喜欢跟黑夜的魔鬼进行这种密码通讯。

有一颗绿色的星出现在我面前，象一座灯塔似的光芒四射。这是一颗星还是一座灯塔？我也不喜欢这种超自然的光，这颗报喜的星辰，这种包藏祸心的邀请。

普雷沃醒来了，把光打在发动机刻度盘上。我把他连同他的灯光一起推开。我刚飞入这两堆云之间的缝隙，要

利用这个机会瞧一瞧下界。普雷沃又去睡了。

然而没有什么可瞧的。

飞行四小时零五分。普雷沃过来坐在我的身边：

"应该到开罗了……"

"我想也是……"

"这是一颗星还是一座灯塔？"

我稍为减低了发动机的转速，无疑是这个把普雷沃闹醒的。他对飞行噪音的任何变化都是敏感的。我开始缓慢下降，想钻到云堆底下。

我刚才查了查航空图。不管怎样，我到达过零度标高，因而不会有任何危险。我依然下降，向正北方向盘旋。这样，我窗前会出现城市的灯光。我可能已经超越城市，那灯光就会出现在我的左翼。此刻我飞在积云下面。但是我沿着另一堆乌云，它降到我左翼底下。为了不致坠入它的罗网，我盘旋一下，朝着北一北东方向飞去。

这堆乌云无疑更加下沉了，把我的视线完全切断。我不敢再往下滑。我的纬度计达到四百度标高，但是我不知道这时的气压。普雷沃弯下腰。我向他叫道："我要一直往海面滑；为了不致跟地面相撞，最终也是要落到海里去的……"

然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我还没有漂移到海面上空。这堆云下面的黑暗实在无法穿透。我紧贴在窗前。我试图看到飞机下有些什么。我试图发现灯光、信号。我是一个在灰堆中搜索的人。我是一个努力在炉底寻觅生命的余烬的人。

“有个水上航标!”

我们同时看到了这个时隐时现的陷阱！真是疯了！这个幽灵似的航标，这个黑夜的创造物，究竟在哪儿啊？因为正在这同一秒钟，普雷沃和我俯身在我们机翼下三百米的地方找寻这个航标时，突然……

“啊!”

我相信我没有说别的话。我相信我也没有别的感觉，除了感到一声惊人的崩裂，把我们地球的基座也撼动了。我们以每小时二百七十公里的速度撞在地面上了。

我相信接着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我不等待什么，除了爆炸引起的紫红色的巨星，把我们烧得彼此不分。普雷沃和我都不感到丝毫的激动。我内心只是在无尽的等待，等待这颗光芒万丈的星星，就在那一秒钟内我们也会在星星中昏过去。但是没有紫红色的星星。只是一阵地震，摧毁了我们的机舱，打落了机舱的窗子，把机壳板抛到百公尺以外，使我们的五脏六腑充满了隆隆的响声。飞机象从远处扔过来插在硬木上的一把小刀似的颤动不已。我们被这场怒火搅作一团。一秒钟、两秒钟……飞机始终在哆嗦，我怀着恶魔般的迫切心情等着，恨不得它内在的能量使它象炸弹似的爆炸开来。但是地心的震颤延续不断，却没有引起最终的喷发。但是我对这种无形的功一无所知。我不理解这次地震，我不理解这场怒火，也不理解这种无穷无尽的等待……五秒钟、十秒钟……突然，我们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一阵震动，把我们的香烟抛往窗外，把右机翼震得粉碎，然

后一切停止了。一切，除了教人心寒的静止不动以外。我向普雷沃叫道：

“快跳！”

他也在同时叫了起来：

“火！”

我们已经从空洞洞的窗口翻滚出来。在二十米远的地方站了起来。我对普雷沃说：

“没有伤着吧？”

他回答我说：

“没有伤！”

但是他在抚摸膝盖。

我对他说：

“你拍拍，动动，然后再跟我发誓说，你没有伤着什么……”

他回答说：

“没什么，这是灭火机……”

而我在想，他马上会滚倒地上，从头到肚脐裂成两爿，但是他两眼直楞楞的又对我说了一遍：

“这是灭火机！”

而我在想，他疯了，他要乱蹦乱跳了……

但是，看到已没有着火的危险，他的眼睛终于从飞机上移开，对我望着，又说：

“没什么，这是灭火机，把我的膝盖擦伤了。”

三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居然活了下来。我手里提着电气灯，沿着飞机留在地面上的痕迹回溯。在离飞机撞击点二百五十米的地方，已经发现卷曲的金属架和钢板，在飞机滑过的道路上黄沙四溅。后来天破晓后，我们才看清一块荒芜的高原顶上有一条平缓的斜坡，我们差不多以切入的角度猛撞在上面。沙地上撞出一个深坑，好象用犁犁过的一样。飞机没有仰翻，却象一条怀着怒火的蟒蛇，胸腹贴地，尾巴直晃，以每小时二百七十公里的速度向前滑过去。我们无疑亏得这些黑色的圆卵石才保全了生命。这些石子在沙地上自由滚动，这次作了我们的滚珠台架。

为了避免短路引起日后的燃烧，普雷沃把蓄电池拆了下来。我靠在发动机上思考：我飞行了四小时十五分钟，在高空中遇到的风速可能是每小时五十公里，我确实感到颠簸。但是，要是在这些预报后风有所变化，那我就完全不知道它吹的是什么方向。我估计自己落在每边有四百公里的正方形地带。

普雷沃走来坐在旁边，跟我说：

"能活下来真是意外……"

我没有回答他，我一点也不感到高兴。我脑海中已浮起那么一种想法，并已教我有点儿焦躁不安。

我请普雷沃把他的灯点亮作为标志。我手里拿了我的

电气灯直往前走。我仔细观察地面，缓步向前，绕了一个圈子，换了几次方向。我一直搜索地面，好象在找寻一个遗落的戒指。不久前我也是这样在找寻火光。我一直在黑暗中向前走着，弯身对着我手拎的一团白光。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我慢慢沿着原路朝飞机走去。我坐在机舱旁边，又沉思起来。我在搜寻希望的根据，然而没有找到。我在搜寻生命提供的信号，然而生命不给我提供信号。

"普雷沃，我连一根草都没有看到……"

普雷沃不言不语，我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当天空破晓，夜幕拉开时，我们再谈这件事吧。我只是觉得疲惫不堪，我想："落在离周围四百公里的沙漠中……"突然我跳了起来：

"水！"

汽油箱和滑润油箱都砸破了。我们的水箱也破了。沙把一切都吸干了。我们在一只打成碎片的热水瓶底找到半升咖啡，在另一只瓶底找到四分之一升葡萄酒。我们把这些饮料过滤，又掺在一起。我们又找到一些葡萄和一只桔子。但是我计算："在沙漠里，在阳光下，走上五个小时，这些就完了……"

我们躺在机舱内等待天明。我伸直身子，快要睡着了，坠入睡乡时，我总结我们的冒险经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的饮料还不到一升。如果我们大致处在一根直线上，他们要八天才能找到我们，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指望，但是这已经太晚了。假使我们已经向横侧漂移，要六

个月才能找到我们。不应该对飞机抱着希望，因为他们要在三千公里的地带上找寻我们哩。

“啊！可惜……”普雷沃对我说。

“可惜什么？”

“本来可以一下子了结的！……”

但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甘认失败。普雷沃和我振作一下。不管如何渺茫，还是不应该失去从空中获得神灵的救助的机会，也不应该留在原地不动，可能错过附近的绿洲。我们今天走一个白天，然后回到我们的飞机旁边。出发之前，我们在沙地上用大写字体写上我们的计划。

于是我蜷作一团，准备一直睡到天亮。我很幸运居然还能睡着。疲劳使我觉得四周围着许多人。我不是孤零零的在沙漠里，迷迷糊糊中充满了声音、回忆和嘁嘁喳喳的知心话。我还不曾感到口渴，心境很佳，信步就走入了睡乡。在梦幻前，现实也要退避。

啊！天破晓时，事情又是多么不同！

四

我深深爱上了撒哈拉。我曾经在抵抗区度过几个夜晚。我曾经在这片莽莽黄沙中醒来，大风过处象在海面上留下道道波纹。我曾经在沙漠中卧在机翼下等待营救。但是那时的事情不一样。

我们步行在起伏不平的丘陵的斜坡上。地下是沙子，

表面盖了密密一层发亮的黑砾石。可以说是金属的鳞片，我们四周所有的隆丘都象盔甲似的闪闪发光。我们落在一个矿物世界。我们陷于一个钢铁田野。

越过第一座山头，远处又出现一座相似的山头，又乌又亮。我们走路时，脚底擦着地面，为了留下一根导线，以便等会儿走回来。我们面对着太阳前进。朝正东方向走去是违反任何逻辑的，因为气象预报、飞行时间这一切都教我相信，我已越过了尼罗河。但是我曾经朝西方作过一次短暂的尝试，我感觉不舒服，自己也说不出原因。我于是把西方留到第二天再说。我一时也把北方抛在脑后，虽则北方的路倒是通向海洋的。三天后，我们已经处于半谵妄状态，正式决定舍弃我们的飞机，往前一直走到我们跌倒为止，我们走的仍然是朝东的方向。说得更确切些，是东北东方向。这既违反情理，也毫无希望。后来得救后，我们发现走哪一个方向都没法教我们回去；若往北走，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也决然到达不了海边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荒诞不经，今天我还是觉得，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取舍的依据，我选择了这个方向，唯一的理由是我那时在安第斯山到处搜寻我的朋友吉约梅时，也是这个方向救了他。对我来说，东方隐隐约约地变成了生命的方向。

经过五小时的步行后，景物变了。有一条流沙河好象涌向一条峡谷，我们就走上了谷底这条路。我们大踏步走着，我们应该尽量走得远一点，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现的话，还要在天黑以前回去。突然我停了下来：

“普雷沃。”

“什么？”

“脚印……”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忘记在身后留下一条踪迹？要是找不到自己的踪迹，那就是死亡。

我们转身回头，但是向着偏右方走去，相当一段路后，又朝原来的方向斜插过去，这样就可以交叉穿过我们留下踪迹的地方。

接上这条线后，我们又出发了。气温升高了；随着气温升高，出现了海市蜃楼。但是这仅仅是些最初的海市蜃楼。一些大湖形成了，当我们往前走，它们又消失了。我们决定越过沙谷，爬上最高的沙丘，可以环顾四方。我们已经走了六个小时。我们跨着大步走的，总该有三十五公里吧。我们登上了这个黑色圆丘的顶点，在一片静默中坐了下来。我们的沙谷静卧脚下，通向一块没有石头的沙漠。沙面上白光亮得耀眼。目所能及的远处空无一物。但是在地平线上，由于光线的折射，已经造成更加眼花缭乱的海市蜃楼。城堡、尖塔、线条笔直的几何图形。我也观察到一条黑影，宛若一片农田，但是上面压着最后一堆乌云；这些云都是白天消散，傍晚又会复现的。这只是积云的影子。

再往前走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企图不会得到效果。应该回到我们的飞机旁边，这个红白相间的航标可能会被我们的同志认出来。虽然我对这类搜寻不抱希望，看来这还是唯一得救的机会。尤其在那里还留着我们最后几滴饮料，

我们早就应该把它喝下去了。为了活下去也应该回到那里。我们是勒在铁箍儿里面的俘虏，这个铁箍儿就是我们短促的耐渴力。

但是半途而废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可能我们现在走的正是生命之路！在这些海市蜃楼的背后，地平线上可能布满了真正的城市，淡水河和草原。我知道我回头走是对的，但是当我狠心停步不走时，我可是有往下沉的感觉。

我们躺在飞机旁。我们走了六十多公里。我们喝完了我们的饮料。在东方一无所获，也没有一个同志在这块领土上空飞过。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呢？我们已经那么渴……

我们在七零八落的机翼上抽出几块残片，堆得高高的。我们准备了汽油和镁板，镁板可以反射出强烈的白光。我们等到深夜才点起我们的大火……但是人又在哪儿呢？

现在火焰窜上来了。我们虔诚地望着我们的明灯在沙漠中升起。我们望着我们静默的辉煌的信号把夜空照得通亮。我想，如果说随着信号带走一个已够凄楚的呼唤，我们对它也寄托一片深情。我们要求喝水，但是也要求与人取得联系。但愿在黑夜中升起另一团火光，只有人才支配着火，让他们来回答我们啊！

我又看到妻子的眼睛。除了她的眼睛，我没看见别的。这双眼睛在询问。我还看到所有可能对我表示关心的人的眼睛。这些眼睛也在询问。这一双双眼睛都在责备我默不出声。我回答！我回答！我竭尽全力回答，我已不可能在

黑夜中燃起更加熊熊的烈火啦！

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因为走了六十公里几乎没有喝水。现在我们也不会再喝了。如果我们不能久等，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我们留在这里，那么老老实实地在吮吸我们的水壶。但是从我把锡壶底吸干的那一秒钟起，有一只时钟开始摆动了。从我把最后一滴水咽下肚去的那一秒钟起，我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时间象河流似的把我冲走，我又能怎么样呢？普雷沃哭了。我拍拍他的肩膀。我安慰他说：

“要完的话，那就完吧……”

他回答我说：

“要是你以为我为自己在哭……”

唉！不错，这件事的迹象我早已看在眼里了。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我明天，要不就是后天就会知道，肯定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我对苦刑只是半信半疑。我对此也曾经作过一番深思。有一天我关在一个机舱里脱不出身，以为要溺死在水里了，我并不感到极大的痛苦。有几次，我以为自己要砸破脑袋，这在我看来也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在这里我也不会过于悲恸。明天，我将从中得知更加新奇的事情。尽管我生了那堆大火，我是否已经放弃让人们听到我的呼声，只有上帝知道了！……

“要是你以为我为自己在哭……”是的，是的，这才是难以忍受的。我每次看到这些期待的眼睛，象受到火炙一样。

我奋然而起，勇往直前地奔去。那边有人在呼救，有人在沉下去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角色的颠倒。但是我一直在想，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可是我需要普雷沃才能完全肯定我的想法。人们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的这种临终前的悲痛，普雷沃也决不会感到。但是有些东西是他支持不了的，在我也是一样。

啊！睡着在我真是求之不得，不管睡过今夜，或者睡上几个世纪。要是我睡熟了，我不会有所区别。接着，多么安宁啊！但是，这些即将在那边响起的哭声，这些失望的浓焰……那种景象教我无法自主。我不能对着这些遇难的船只袖手旁观，一秒钟的沉默，就会杀害我所爱的人的一点生命。怒火在我心中燃烧：为什么这些锁链要束缚我不能及时去搭救那些沉下去的人呢？为什么我们的烈火不能把我们的喊声传到世界的尽头呢？别着急！……我们来啦！……我们来啦！……我们是营救者！

镁板烧完了，我们的火发红了，只剩下一堆炭火，我们弯着腰在火堆上取暖。我们冲天的烽火灭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得到了推动呢？唉，我很清楚，什么都没有得到推动。这是一声没能上达天庭的祈祷。

好吧，我就要睡着了。

五

黎明时，我们用布抹机翼，收集了浅浅一杯掺有油漆和机油的露水，气味令人恶心，我们还是把它喝了下去。谈不上别的，总算润了润嘴唇。这顿盛宴以后，普雷沃对我说：

“幸而还有那把手枪。”

我猛地变得气势汹汹，怀着邪恶的敌意转过身去对着他。在这个时刻，我最痛恨的莫过于感情的流露。我有一种迫切的需要，认为一切都是无所谓的。生是无所谓的。活着是无所谓的。死于干渴也是无所谓的。

我斜眼打量普雷沃，若有必要准备把他痛殴一顿，教他不要多嘴。但是普雷沃对我说这话时镇静自若。他在谈论一个卫生问题。他提到这件事，就象对我在说：“应该把我们的手洗洗干净。”那是我们一致同意的。昨天我看到那只皮壳子已经在转念头了。我的想法合情合理，一点也不凄怆。只有人情那一条是凄怆的。还有我们没能教我们负有责任的人安心。手枪却不是这样。

他们总是不会来找我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总是在其他地方找我们。可能在阿拉伯沙漠。明天以前是不可能听到任何飞机声的，而那时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飞机。这种独一无二的飞渡，又在那么辽阔的天空，我们对之无动于衷。我们是混杂在沙漠中千万颗黑点中的两颗黑点，不

要妄想会被人认出来。日后人们对我在受此苦刑时的想法进行种种的猜测，也不会符合事实的。我不会受任何苦刑。在我们眼中，营救者飞翔在另一个宇宙里。

要找到落在相隔三千公里的沙漠中一架情况不明的飞机，需要进行十五天的搜寻，因为可能要从的黎波里塔尼亚搜至波斯湾。可是在今天，我还抱着这个渺茫的希望，既然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可盼的了。我改变了战术，决定一个人去探索。普雷沃准备了火种，有人访问时点起来，但是我们不会有客人来的。

我于是走了，甚至不知道是否还有走回来的气力。我所知道的利比亚沙漠的情况，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撒哈拉的湿度是百分之四十，而这里降至百分之十八。生命象蒸汽似的挥发。据贝督英人①、旅客、殖民地军官的报导，可以坚持十九个小时不喝水，二十小时后，眼冒金星，最后阶段开始了，渴魔的步伐象迅雷疾电。

但是，这阵东北风，这阵使我们受骗的怪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把我们困在这个高原上，现在却让我们苟延残喘。但是，在眼睛冒出金星以前，它准许我们有多少时间的宽限期呢？

我于是走了，仿佛登上小船漂洋过海。

可是，在晨光下，四周景色似乎不那么凄惨。我先是两手插在裤袋里，象个流浪汉似的往前走去。昨天傍晚，我们

① "贝督英"，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民，以别于定居务农和住在城市的阿拉伯人。

在几个神秘的洞穴前张了几个罗网；我心中的那个偷猎者醒了。我首先去查看那些陷阱，里面是空的。

血喝不成了。说实在的，我也没存那个心。

我并不十分失望，但却感到莫大的好奇。那些动物在沙漠里靠什么活下来的？毫无疑问，这是些犬耳狐，或称为沙狐，个儿象兔子那么大，长着两只大耳朵的小食肉兽。我抑不住自己的欲望，循着其中一条踪迹找去。足迹把我引到一条狭窄的沙谷旁边，在这里所有的足迹清晰可辨。我欣赏那三趾外伸，象棕榈叶似的美丽的足印。我想象我的朋友在黎明时颠足轻跑，舔石头上的露水。这里足迹稀疏了，我的沙狐奔跑起来。这里有一个伴侣来找它了，它们俩并头齐进。我就这样，怀着奇怪的兴奋心情，参加这次清晨的散步。我喜欢这些生命的迹象。我也有点忘了我口还渴着……

终于，我走到了我的沙狐的食品柜。每隔一百米，沙面上冒出一种又细又硬的灌木，形状象只汤盆，枝条上长满金色的小蜗牛。沙狐在天亮时到这里取食。我无意中闯见了自然界的一大奥秘。

我的沙狐并不在每棵灌木前停留。有的枝条尽管长满了蜗牛，它还是不屑一顾。它在有的枝条旁边绕上一圈，显然非常小心翼翼。它对有的光顾一下，但并不损坏，啄了两三个蜗牛后便去另找一个酒家。

难道是为了更长久地享受清晨散步的乐趣，才存心不一下子吃得饱饱的吗？我不这样认为。沙狐的作法密切配

合一种必要的策略。要是遇见第一棵灌木，就拿树上的产物来饱餐一顿，两三次后，枝条上的蜗牛就会吃得精光。这样，一个灌木接着一个灌木，就会破坏蜗牛的繁殖。但是沙狐知道克制自己，不去妨害蜗牛的生长。不但一顿只吃百来个这种棕色的丛生物，而且从来不在同一根枝条上啄食相邻的两只蜗牛。这样做说明沙狐是理解这种危险的。如果它不顾后果的吃饱为止，蜗牛就会绝种。如果不存在蜗牛，也不存在沙狐。

足迹又把我引向洞穴。沙狐在里面，肯定在屏息倾听，我隆隆的步声教它心惊胆战。我对它说："我的小狐狸，我是没救啦，但是奇怪的是我并不因此而对你的生活习性失去兴趣……"

我站在那里胡思乱想，看来人们能适应一切环境。一个人可能在三十年后死去，想到这一点并不会教人兴致索然。三十年，三天……这是从哪一个前景来考虑的问题。

但是，某些情景还是应该忘记干净……

现在我继续走我的道路，而随着疲劳，内心某些东西起了变化。海市蜃楼就是不存在，我也会创造的……

"喂！"

我举起胳臂高呼，但是那个打手势的人只是一块黑色的岩石。沙漠中的一切都已蠢蠢而动。我要唤醒那个熟睡的贝督英人，而他变成了一根黑色的树干。树干？树干的出现教我大为惊异，我弯下身去。我要捡起一根折断的树

枝，它却是大理石做的！我又仰起身子，环顾四周；看到其他的黑色大理石。洪水前的森林留下的断枝残躯狼藉满地。十万年前它遭到一次创世纪的风暴，象教堂似的崩坍了。这些庞大的躯干，经过一世纪又一世纪的滚动，直至我来到的那一天，磨得象钢块一样光溜溜的，石化晶化以后，带着墨汁的颜色。我辨认树枝的突结，察看生命的扭曲，计算树干的年轮。这座森林，那时鸟声啾啾，受到上天的诅咒后，变成了一堆碱土。我感到这样的景物对我充满了敌意。这些凛凛然的遗物要比那些铁甲似的丘陵更为险恶，与我格格不入。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一堆不会枯烂的石头中间干什么呢？我这个不堪一击，不久便会腐朽的肉身，到这个千古长存的地方来干什么呢？

从昨天以来，我走了已经差不多八十公里。肯定是口渴才引起这样晕眩。要不然就是太阳。阳光照耀着这些树干，象涂了油似的发亮。阳光照耀着这块触目皆是的地壳。这里没有沙子，没有狐狸。只是一块硕大无朋的铁砧板。我走在这块铁砧板上，觉得太阳在我的脑袋里发出当当的响声。啊！那边……

“喂！喂！”

“那边什么都没有，不要激动，这是精神错乱。”

我对自己这么说，因为我需要向我的理智呼吁。要我拒不承认眼前看到的东西有多么困难。要我不奔向这个络绎前进的骆驼队怎么行呢……那边……你看！

“傻瓜，你也知道，这是你自己创造的……”

“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

没有什么是真实的，除了离我二十公里外山岗上的那个十字架。这是个十字架，还是个灯塔……

但是这不是去大海的方向。那么这是个十字架。我整夜研究了地图。我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既然我对自己的位置也不清楚。但是我还是弯下腰把所有表示有人迹的标志看了一遍。在某个地方，我发现一个小圈，上面画有一个类似的十字架。我查了查图例，上面写道：“宗教建筑”。在十字架旁边，我看到一个黑点，我又查了查图例，上面写道：“自流井”。我心头猛的一震，高声念道：“自流井……自流井……自流井！”阿里巴巴和他的宝藏，与这口自流井相比又值得什么呢？再远一点我又看到两个白圈。我看图例：“间歇井”。这就不那么激动人心了。然后周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我的宗教建筑在这里啦！教士已经在山岗上竖起了十字架，召唤沉船的人！我只要向那个十字架走去。我只要向那些多米尼加修士①奔去……

“但是在利比亚只有科普特修道院②。”

“……朝这些勤勉的多米尼加修士奔去。他们有一个漂亮，空气流畅，铺红色方砖的厨房，在院子里，还有一个奇

---

① 英文译为多明我会，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② 古埃及人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会。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今科普特修士系指埃及、利比亚的基督徒。

妙的长锈的水泵。在长锈的水泵底下，在长锈的水泵底下，你猜也猜着了……在长锈的水泵底下，就是那口自流井！啊！当我去敲门，当我去拉那口大钟的缆绳，那里就要欢庆一番啦……”

“傻瓜，你描述的是普罗旺斯① 的房子，那里面是没有钟的。”

“……我就是要去拉那口大钟的缆绳！看门僧向空中高举双臂，对我叫道：‘你是上帝的使者！’他叫来了全院的修士。他们争先恐后地赶来。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穷孩子那样热情款待。他们把我推向厨房。他们对我说：‘等一秒钟，等一秒钟；我的孩子……我们一直跑到自流井旁边。’”

而我，幸福得全身发颤。

但是不，我不愿意哭出来，唯一的原因是山岗上根本没有十字架。

指望西方只会落得一场空。我旋踵朝正北方向走去。

北方，至少充满了大海的歌声。

啊！越过这个山头，地平线便展现在眼前，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就在这里啦。

“你明明知道这是海市蜃楼。”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海市蜃楼。别想骗我啦！但是，假若我心甘情愿地陷入海市蜃楼呢？假若我心甘情愿

① 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为作者童年度过的地方。

地抱着希望呢？假若我心甘情愿地爱上这座筑有雉堞、阳光灿烂的城市呢？假若我心甘情愿地跨着轻快的步子直往前走，因为我不再感到疲劳，因为我幸福……普雷沃和他的手枪，只会教我好笑！我宁愿自我陶醉。我醉了。我可渴死啦！

黄昏使我清醒过来。我骤然止步不走了，看到自己走出那么远感到骇怕。黄昏时，海市蜃楼消失了。水泵、宫殿、司铎的黑袍，都在地平线上倏忽不见了。这是一个沙漠的地平线。

“你走得好远啊！黑夜将把你攫住，你不得不等待天明，而明天你的脚印将会湮没，你就哪儿都不在啦。”

“那还不如继续往前走……走回头路有什么用呢？我不愿再停了，这时可能我正要举起——这时我正在举起双臂迎着大海……”

“你看到哪儿有海啦？就是有你也走不到的。你与海之间肯定隔了三百公里。而普雷沃在飞机旁边窥探呢！他可能已经被一个骆驼队发现了……”

对，我要回去，但是我先要喊一喊人：

“喂！”

这个星球，善良的上帝，可不是有人住着吗……

“喂！人！”

我的喉咙咽住了。发不出声音了。我对这样大喊大叫感到好笑……我再喊一遍：

“人！”

这使声音听起来显得夸张和自负。

我回头走了。

走了两个小时，我窥见了火光；普雷沃以为把我丢了，大为恐慌，向天空举起了火把。啊！……这竟使我那么无动于衷……

又走了一个小时……。还有五百米。还有一百米。还有五十米。

“啊！”

我收住脚步，惊呆了。我心头的欢乐快要溢出来了，我抑住内心的冲动。普雷沃映在火光中，跟两个靠在发动机上的阿拉伯人讲话。他还没有发现我。他自己也快乐得无暇他顾。啊！假若我象他那样等待，我早已解放了！我高兴地叫道：

“喂！”

这两个贝督英人①一跳，朝我瞧着。普雷沃撂下他们，一个人走到我面前。我举起双臂。普雷沃抓住我的胳膊，是我要跌倒了吗？我对他说：

“终于，好了。”

“什么好了？”

“阿拉伯人！”

“什么阿拉伯人？”

---

① 见196页注①。这里指作者此刻已神思恍惚，故时称阿拉伯人，时称贝督英人，实系同样两个人。

"在那里，跟你在一起的阿拉伯人！……"

普雷沃诧异地瞧着我，我的印象是，在他也是不得已才悄悄告诉我一个沉重的秘密：

"没有什么阿拉伯人……"

当然，这一次，是我要哭出来了。

六

在这里没有水的度过了十九个小时，从昨晚开始，我们喝过些什么呢？几滴黎明时的露水！但是东北风始终不息，稍为延长了我们的蒸发。这块云幕在空中还可促成云的高层结构。啊！但愿云朵飘到我们这里，但愿能够下起雨来！但是沙漠中从来见不到雨下来的。

"普雷沃，把一个降落伞上的三角布拆下来。我们用几块石头把这些布压在地上。要是风向不变，天亮时我们把三角布拧一拧，可以在汽油箱内收集一些露水。"

我们把六块白色三角布，排成一条直线铺在星空下。普雷沃打破了一只油箱。我们只有等待天亮了。

普雷沃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一只奇迹似的桔子。我们拿它对分。我不由异常激动；可是需要二十升水的时候，这一点点是太不足道了。

躺在我们的篝火旁边，我凝视着这只发光的水果对自己说："世上的人未必知道什么叫一只桔子。"我又对自己说："我们这下是完了；又一次，尽管对这点深信不疑，还是

没有剥夺我的乐趣。我抓在手里的这半只桔子，是我平生一大乐事……”我躺着，吮吸我的桔子，计算天上的流星。有一分钟，我在这里感到无比幸福。我对自己说：“我们按照其规律生活的世界，如果不身陷绝境，也是无法知晓其奥秘的。”今天我才懂得死刑犯的香烟和朗姆酒的意义。我以前不理解他会接受这种悲惨的境遇。① 但是他感到其乐无穷。人们总是认为，他笑说明他是个勇敢的人。但是他笑的是能够喝上朗姆酒。人们不知道他换了一个前景，他把这最后一个小时作为人的一生。

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水，可能有两升。这下子不会渴啦！我们得救了，我们要喝水啦！

我在我的油箱里舀了一锡壶的水，但是这水呈鲜艳的黄绿色，第一口送进嘴里，就觉得味道十分可怕，尽管干渴折磨着我，在我把这一口水咽下去前，还是要换一换气。就是泥浆水我也会喝下去的，但是这股掺毒的金属味却比我的口渴更难于忍受。

我瞧见普雷沃两眼盯着地面直打转，好象专心地在找寻什么东西。突然他弯下腰呕吐了。始终不停地打转。三十秒钟后，轮到了我。我抽搐得这么厉害，以致跪了下来，手指插在沙里。我们相互不说一句话，有一刻钟时间，我们就是这样颤抖不止，除了胃液以外，吐不出一点别的。

---

① 根据法国监狱惯例，死刑犯在执行前，都赐给香烟和朗姆酒。

现在完了。我只是依稀还有一点恶心的感觉。但是我们丧失了最后的希望。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失败，是由于降落伞的涂料，还是垢积在油箱内的四氯化碳。我们那时应该用另外一种容器或另外一些布。

那么，快啊，天亮了。上路吧！我们要逃离这个该死的高原，大踏步往前走，直到跌倒为止。我要追随吉约梅在安第斯山的榜样，从昨天以来我老是惦念着他。我违反了要留在残机旁边的正式规定。人们在这里找不到我们了。

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不是在沉船上，在沉船上的是那些等待着的人们！那些被我们的沉默威胁着的人，那些为一个可憎的错误而心碎肠断的人。我们不能不奔向他们。吉约梅也是这样，从安第斯山归来后，告诉我说，他是朝着沉船上的人奔过来的！这是一个普遍真理。

“如果我一个人在世界上，”普雷沃对我说，“我就躺下了。”

我们笔直朝着东北东方向走去。如果已经越过了尼罗河，我们每走一步都是更深地陷入阿拉伯沙漠。

这一天的事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匆匆地赶路。匆匆地赶向任何地方，赶向我的死亡。我也记得，一边赶路一边望着大地，海市蜃楼迷得我恶心。我们几次三番用指南针改正我们的方向。我们有时也躺下来喘一口气。我把留着过夜的橡胶雨衣扔在半途了。其余我都忘了。就我记忆所及的是那天晚上的凉意。那时我也象沙一样，

把内心的一切都吸得无影无踪了。

日落时我们决定露宿。我很明白，我们应该继续赶路，因为这夜再没有水，我们就完了。但是我们随身带了降落伞布。如果不是涂料有毒，明天早晨我们或许可能喝上水。我们又一次在星空下撒网捕露水。

但是这天晚上，北方的天空清澈无云。但是风已换了味道，也换了方向。我们脸上已经吹袭到沙漠的热气。这是猛兽醒来了！我感到它在舔我们的手和脸孔……

但是，就是再走，也走不了十公里。三天来，滴水不进，我已经奔波了一百八十多公里……

但是，在歇脚的时候：

"我向你发誓，这是一条湖。"普雷沃对我说。

"你疯了！"

"现在这个时刻，已是黄昏，还会是海市蜃楼吗？"

我不回答。长久以来，我早已不信任我的眼睛了。这不是海市蜃楼，当然可能，但是，也会是我们疯狂的创造物。普雷沃怎么还信以为真呢？

普雷沃固执己见：

"离这儿二十分钟，我就是要去看看……"

这样顽固不化教我恼火：

"你去看吧，你去散散心吧……这对健康大有好处。你的那条湖即使存在，也是咸的，这点你要明白。不管咸与不咸，路可远着呢。最主要还是这条湖根本不存在。"

普雷沃两眼发直，已经走远了。我遇到过这种勾魂摄魄

的吸引力！而我在想："也有一些梦游者，直接扑到火车轮子底下去的。"我知道普雷沃一去不再回来了。他会被迷住心窍，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他走不多远，就会倒下。他死在他的一边，我死在我的一边。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我对一切无动于衷，我认为这可不是一个吉兆。濒临淹死的时候，我内心也感到过同样的和平。但是我可趁此机会，伏卧在石块上写一封遗书。我把遗书写得非常优美。不失尊严。频频写上明智的忠告。我重读时不免感到自负。他们会说："这封遗书写得多么出色！他死得真可惜！"

我也愿意知道自己的处境。我试图泌出一点唾沫，我有多少时间没有吐口水了？我已经没有口水了。我要是闭上嘴，就有一种粘沫把我的嘴唇粘住。干了后在嘴唇外边形成一个硬的扣环。可是，有几次我居然咽了下去。我的眼睛里还没有金星乱迸。当这种大放光明的景象在我眼前出现时，这就是说我还有两个小时。

天黑了。从那夜以来，月亮渐趋丰满。普雷沃没有回来。我挺身仰卧在地上。我在深思熟虑这些事。我心中又出现一个从前的印象。我设法要把这个印象明确表示出来。我是……我是……我是在船上！我在去南美洲的途中，我在上甲板上这样直挺挺地躺着。桅顶在星群中非常缓慢地来回晃动。这里就是少了一根桅杆，但是我还是乘在船上，朝着一个我力莫能及的目的地驶去。黑奴贩子把我双手反缚，扔到一条船上来的。

我想念普雷沃，他没有回来。我不曾听到他出过一声

怨言。这太好了。听到呻吟声会教我受不了。普雷沃是个人。

啊！在离我五百米的地方，他挥动着他的灯！他失去了自己的踪迹！我没有灯来回答他，我站起来，我呼叫，但是他听不见……

离他的灯两百米的地方，另一盏灯亮了起来，又有第三盏灯。善良的上帝，这是在行围狩猎，他们在找我呢！

我叫了起来：

“喂！”

但是他们听不见我。

第三盏灯继续打出呼唤的信号。

这个晚上。我没有疯。我感觉良好。我心平气和。我仔细地观察。五百米外有三盏灯。

“喂！”

但是他们总是听不见我的声音。

于是我有一阵子感到恐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啊！我还能跑上去："等等……等等……"他们要转身了！他们要走远了，到其他地方去找我，而我就要摔倒了！当人们张臂迎接我的时候，我却在生命的门槛上摔倒了！……

“喂！喂！”

“喂！”

他们听到我了。我气咽了，气咽了，但是我还是跑个不停。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奔去："喂！"我瞧见了普雷沃，我摔倒了。

"啊！当我看到所有这些灯！……"

"什么灯？"

他确实是孤零零一个人。

这一次我感不到一点失望，只是心中压抑着怒火。

"你的湖呢？"

"我走近去时它离开了。我朝着它走了半个钟点。半个钟点后它太远了。我就回来了。但是我现在还是肯定，这是一条湖……"

"你疯了，完全疯了。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气得想哭，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气。普雷沃声音咿咿哑哑的对我解释说：

"我多么想找到水喝……你的嘴唇是那么苍白！"

啊！我的怒气顿时消释……我用手抚一抚前额，好象刚醒来的样子，我不胜凄然。我轻轻告诉他：

"我看见，就象此刻我看见你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决不会错的，有三盏灯光……我对你说，这三盏灯光我看到的，普雷沃！"

普雷沃起初不说什么。

"是吗，"他终于承认说，"这下可糟了。"

在这种不存在水汽的大气中，大地很快就亮了。天气已经很冷。我站了起来，迈动步子。但是不一会发颤得难

以忍受。我的失去水分的血液循环不爽，寒气切肌刺骨，这不仅是夜晚的寒气。我的牙床格格作响，全身颠蹶，连电气灯也没法使用了，因为拿在我手里直晃。我对冷从来是不敏感的，可是我将死于寒冻，人渴了有多么奇怪的反应！

由于懒得在大热天提着，我把橡胶雨衣扔在途中了。风愈吹愈烈。我发现沙漠中没有躲身之地。沙漠象大理石一样光滑。白天阳光下见不着一片阴影，黑夜寒风中找不到半点遮拦。没有一棵树，一块篱笆，一块石头可以给我挡风蔽日。风象平川上的骑兵向我冲过来，我团团打转躲避它的锋芒。我躺下了又站起来。不论躺倒还是站着，我总是挨寒风的鞭挞。我跑不动了，气力不济了，已无法躲避这些杀人犯，我只能两手捧头，屈膝跪倒在屠刀之下！

过了一会，我恢复了意识；我站了起来，往前直走，身子老是打战！我在哪儿啦！啊，我刚走几步，听到了普雷沃的声音！这是他的呼唤把我叫醒的……

我朝他走去，全身始终发抖，抽搐不止。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冷。是其他原因。最后阶段来了。"我已经失水过多。前天，还有昨天我一个人，总共走了那么多路。

在寒冷中结束一生，这使我难受。我宁愿死于内心的海市蜃楼。这个十字架，这些阿拉伯人，这些灯。不管怎么样，这些开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喜欢象奴隶那样遭人鞭打……

我还跪在地上。

我们随身带了些药品。一百克纯乙醚，一百克九十度

酒精和一瓶碘酒。我试喝了两三口纯乙醚，无异于吞进去几把刀子。后来是一点九十度酒精，但是把我的咽喉封住了。

我在沙里掏了一个坑，躺倒后用沙盖住身体。只有我的脸孔露在外面。普雷沃发现一些小树枝，升起一堆火，火很快灭了。普雷沃不愿埋在沙里。他宁可跺脚取暖。他错了。

我的咽喉还是感到压迫，这是个不祥之兆，可是我的感觉好了一点。我感觉平静。我是因为不抱任何希望而感觉到的平静。我还是绑在奴隶船的甲板上，身不由己地在星空下漂流。但是我可能还不算非常不幸。

我不再感到寒冷，只要我不牵动一条肌肉。于是，我忘了沉睡在沙堆里的肉体。我木然不动，因而也不感到痛苦。说来也是的，人并不感到那么痛苦……在所有这些折磨后面，交织着疲劳和精神错乱。一切都变成未免有点残酷的画册和童话故事……刚才，风在我身后追逐，为了避其锋芒，我象头野兽似的团团打转。后来我呼吸艰难，有一个膝盖压住我的胸脯。有一个膝盖。我在天使的重压下挣扎。我在沙漠中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此刻，我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信任，我潜心敛神，闭上眼睛，连眼睫毛也不动一根。我感觉到，这股图象的洪流把我带往一个安静的梦境——流入大海深处，江河也不起水波。

永别了，我爱过的人们。如果人体经不住三天不喝水，这决不是我的过错。以前我从不以为我那么离不开水井。我也没有猜疑过耐渴力是这么短促。大家以为人可以勇往

直前，以为人是自由的……没有看到把人拴在水井上，把人拴在大地腹部仿佛脐带似的那根绳索。若越雷池一步，他就要灭亡。

除了你们的痛苦以外，我毫无憾事。思前瞻后，我这一生委实不错。我若获得重生的机会，依然会这样做的。我需要生活。在城市里已没有人的生活可言。

这里不仅指航空说的。飞机，这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手段。并不是为了飞机而去冒生命的危险。也不是为了他的铁犁，农民才去耕地的。但是，通过飞机，可以离开城市和城市的会计师，又可获得农民的真理。

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也知道人的忧患。我们接触的是风，是星星，是黑夜，是沙漠，是海洋。我们与大自然的力量钩心斗角。我们期待黎明，不亚于园丁期待春天；我们想望中途站，无异于想望一块福地。我们还在星群中找寻自己的真理。

我决不会埋怨。三天来，我四处奔走，忍受口渴，寻觅沙上的踪迹，把希望寄托于露水。我努力去寻找我的同类，我早已忘了他们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地方。还有那些活着的人们的忧患。我不能不把这些忧患看得比在晚上选择去哪一个音乐厅更为重要。

我不理解那些要乘郊区火车的居民，这些人自以为在过人的生活，却因循坐误，象蚂蚁似的忙忙碌碌而不自知。当他们空闲时，做什么来消磨他们荒谬的小小星期天呢？

有一次，在俄罗斯，我在一家工厂里听到演奏莫扎特的乐曲。我写了报道。我接到两百封兴师问罪的信。我并不责怪那些喜欢喧嚣的舞厅的人。他们没有听到过别的音乐。我只是责怪那些开舞厅的人。我憎恨把人引入歧途。

我在工作中很幸福。自比为中途站的耕农。在郊区火车里，我感到弥留的痛苦，与这里迥然不同！在这里，思前瞻后，多么丰富的生活！……

我并不遗憾。我尽了努力，我失败了。干我们这一行，这也是份内的事。不管怎样，我呼吸到了大海的风。

尝过一回的人，永远忘不了这种养料。不是吗，我的同志？这不是说要过冒险的生活。这种说法未免浮夸。斗牛士我不喜爱。我喜爱的不是冒险。我所喜爱的我自己知道。那是生活。

在我看来天快要亮了。我从沙里伸出一条胳臂。有一块三角布就在手边，我摸了一摸，依然干的。等一等吧。黎明时才降露水哩。但是天大亮了，并没有润一润我的布。这时我有点神思恍惚，我听到自己在说："这里有一颗干硬的心……一颗干硬的心……一颗干硬的心，它流不出一滴眼泪！……"

"上路吧，普雷沃！我们的咽喉还没有咽住，就应该走下去。"

七

刮起了西风，这种风可以在十九小时内把人吹干。我的食道还没有封住，但是又硬又痛。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刮在磨。不久就会开始那种咳嗽，这也是人家跟我说过的，我也等着。我的舌头也不灵活，但是最严重的还是我眼前已出现金星。当这些金星变成火焰时，我就要躺下了。

我们走得很快。我们趁着拂晓的凉爽赶路。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烈阳下，象人们所说的，我们就走不了啦。在烈阳下……

我们没有出汗的权利，也没有等待的权利。所谓凉爽，也只是湿度百分之十八的那种凉爽。刮的风又都是从沙漠来的风。在这种虚情假意的吹拂下，我们的血液随之蒸发而干。

我们在第一天吃过几颗葡萄。三天以来，半只桔子，后来又是半只桔子。我们哪里还有唾沫来咀嚼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一点也不感到饿，只感到口渴。从这时开始，比渴更教我难受的是渴的反应。这个干硬的咽喉。这条石板似的舌头。嘴巴里这种刮磨和这股恶臭。这种种感觉在我也是新的。水无疑会把它们治愈，但是我实在记不起这种药会跟那些感觉联系在一起。干渴愈来愈成为一种病，愈来愈不是一种欲望。

想到喷泉和水果，似乎也不及原先那样教我心碎。我

已忘了桔子橙黄的色彩，如同我忘了自己的温情。可能我已把一切都忘了。

我们坐了下来，但是又该出发了。我们放弃了走长路。走上五百米，便累得滚倒在地上。我躺下后感到莫大的欢乐。但是又该出发了。

景色变了。石子稀少了。我们现在走在沙子上。面前两公里的地方有几个沙丘。沙丘上有几点低矮的植物影子。跟铠甲相比，我宁可要沙子了。这是金黄色的沙漠。这是撒哈拉。我以为把它认出来了……

现在我们走上两百米就精疲力竭。

"我们还是要走，至少走到这些灌木旁边。"

这是一个极限。八天以后，我们循着我们的踪迹去找寻那只"西摩"飞机，在汽车上证实这个最后的企图是八十公里。我们已经跋涉了四百公里。如何还能走下去呢？

昨天，我毫无希望地走着。今天，这样的话已失去原来的意义。今天我们是为走而走着。地里的耕牛一定也是这样的。昨天我还梦想种满桔子树的天堂。但是今天，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天堂。我也不相信桔子的存在。

我在身体内也发现不了什么，除了一颗干枯的心。我要跌倒了，感觉不到一点绝望，连痛苦也没有。我感到遗憾的是忧伤对我却象水那样甜蜜。怜悯自己的人，会象对着朋友似的自思自叹，但是我在世上已没有一个朋友。

后来，他们找到我时，看到我两眼通红，相信我曾经大声高呼，历尽苦楚。但是激情，但是悔恨，但是内心的痛苦，

这些也可以算得是财富。而我已没有一点财富。天真纯洁的少女，在她们初恋之夜，感到伤心而哭了。伤心与生命的颤动是相互依附的。而我已不再伤心……

沙漠就是我。我吐不出一点口水，然而我也想不出值得留恋的情景可以对之呻吟的。太阳已把我内心的泪泉晒干了。

可是，我又窥见了什么啦？希望的清风又袭上我的心头，象阵风吹过海面。刚才触动我的本能，后来又唤醒我的知觉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呢？什么都没有变化，但是一切显得异样。这片荒漠，这些沙丘，这些淡淡的绿影凑在一起，不再是一种景色，而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还是空的，但是一切已准备就绪。我望着普雷沃。他同我一样，对眼前景物的变迁感到惊奇。他也不理解自己的感触。

我向你发誓，即将发生什么事了……

我向你发誓，沙漠动了。我向你发誓，这个空旷冷寂的沙漠顷刻间，变得比嘈杂的广场更加沸沸扬扬。

我们有救了，沙地上出现了踪迹！……

啊！我们早已失去了通往人类的道路，我们跟部落两地隔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已被熙来攘往的万众遗忘了，正在这时，我们发现人的神奇的脚印赫然印在沙地上。

“这里，普雷沃，两个人分手了……”

“这里，一匹骆驼跪过……”

"这里……"

可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翘首以待是不够的。几小时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拯救我们了。咳嗽一开始，渴魔的步伐是太快了。而我们的咽喉……

但是我把希望寄托在沙漠某地悠悠晃晃的这个骆驼队身上。

我们还是在走，突然我听到一声鸡叫。吉约梅以前对我说过："在最后阶段，我听到安第斯山中有鸡叫的声音。我也听到火车的路轨声……"

就在听到鸡叫时，我想起了他对我讲的事，我对自己说："首先是我的眼睛迷惑不清。这一定是干渴的结果。我的耳朵还能坚持……"但是普雷沃抓住我的手臂：

"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鸡叫！"

"那……那……"

那，当然罗，傻瓜，这是人生……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幻觉：三条狗相互追逐。普雷沃也环顾四周，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两人朝着那个贝督英人高举双臂。我们两人朝着他，把我们肺腹中的气都吐尽了。我们两人幸福地哈哈大笑！……

但是，我们的声音传不到三十米远。我们的声带已经干了。我们两人说话一直低声细气的，而我们一直没有注

意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贝督英人和他的骆驼刚从沙丘后面映现出来，此刻又慢慢地，慢慢地走远了。可能他也是单身只影。一个残酷的魔鬼把他放在我们眼前晃一下又召回去了……

而我们不能再跑了！

在沙丘上露出了另一个阿拉伯人的侧影。我们吼叫，但是声音幽幽的。于是我们挥动双臂，我们的印象是巨大的信号遮满了整个天空。但是这个贝督英人始终凝视右方……

他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绕了四分之一圈。就在他正面对着我们的那一秒钟，大功就告成了。就在他朝我们凝视的那一秒钟，他就可以把口渴、死亡和海市蜃楼从我们心中驱走了。他在那里又绕上四分之一圈，这已经够改天换地的了。他只要身子一移，只要眼珠一转，就创造了生命，他在我的眼里，不亚于一个天神……

这是一个奇迹……他在沙地上，仿佛神在海面上，朝着我们走来。

阿拉伯人只是对我们随便看了一眼。他两手紧紧压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俯首听命。我们伸直身子伏在地上。这时已没有种族、语言、分歧……。只有这个贫穷的牧民用他天使的双手按住我们肩膀。

我们额头贴在沙上等待着。此刻我们腹部贴在地面上，头伸在盆里，象小牛似的狂饮。贝督英人大为惊恐，好

几次逼我们停一停。但是他一松手，我们又把整个脸孔浸在水里了。

水！

水呀，你既没有味道，又没有色彩，也不芬芳；人们没法说你是什么；大家喝你，却不认识你。你不是生命的必需，你就是生命。你使我们内心渗透一种没法用官感形容的乐趣。随着你，我们原先放弃的所有能力，又在我们心中滋生了。靠了你的恩惠，我们内心所有干涸的源泉又涓流不绝了。

你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财富，也是最娇弱的财富，你在大地的腹部是那么纯洁。人们可以在一个含镁的泉水前死去，也可在离盐湖两步远的地方毙命。两升的露水内只要浮着几颗盐粒，就会教人失去生的机会。你不能容忍外物的掺杂，你也不允许任何变质，你是一个难于侍候的神……

但是有了你，我们心中洋溢着一种无比纯朴的幸福。

至于你，利比亚的贝督英人，你救了我们，以后又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了。我再也想不起你的脸孔。你是人，你同时又代表所有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你从来没有对我们凝视过，但已把我们认出来了。你是亲爱的兄弟。现在我又在所有人的身上把你认了出来。

你在我眼里高贵善良，是伟大的主，有沐人雨露的权力。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敌人都通过你向我走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还是我的敌人呢。

VIII 人

一

又一次，我面临一条我不曾理解的真理。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以为自己接触到了绝望的深渊，而一旦接受命运的安排，便得到了和平。仿佛在这些时刻，人对自身有了了解，变成了自己的朋友。没有什么东西胜过这一种丰富的感情，它能满足我们内心一种我说不出，以前我们也没有意识到的本质需要。我想象中，博纳富在追风逐尘的劳顿生活中，经历过这种恬静的境界。吉约梅在冰天雪地中也经历过。我又何能忘记，全身埋在沙里，喉咙慢慢紧掐在渴魔手里，在星空的笼罩下，内心却是那么沸腾？

如何在我们心中促成这种解放呢？人的一切违情悖理，人们知道得很清楚。保证他的衣食，使他有创造的机会，他却沉睡不醒；凯旋而归的征服者意志消沉；慷慨的人在发财以后，会变得爱钱如命。所有的政治学说都誓称可以解放人类，如果我们首先不了解要解放什么样的人，那又有什么用呢？生下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是饱食终日的牲畜，出现一个贫穷的帕斯卡①要比多了几个富裕的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膺才意义重大得多。

本质的东西我们没法预见。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曾在人生的逆境中感受过最热烈的欢乐之情。这些欢乐令我们如此缅怀不忘，以致我们对自己的苦恼也会眷恋，如果是这些苦恼带来了这些欢乐的话。在跟同志重逢时，提起不愉快的往事也会教我们陶醉。

有一些不为人所认识的条件可以使我们得到培育，除此以外我们还知道什么呢？何处是人的真理？

真理不是可以自我检验的。如果在这块地，而不是在另一块地，桔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块地就代表桔树的真理。如果这个宗教，这种文化，这个价值标准，这些行动方式，而不是其他种种，可以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发挥我们潜在的高贵品质，这个价值标准，这种文化，这些行动方式就代表人的真理。逻辑呢？只能由它自己应付着去向人生负责了。

在这本书的各个章节，我列举了这么一些人，他们似乎顺从一种最高的天职，选择了荒漠或航空，就象另一些人选择了修道院；但是要是显得我在鼓励大家首先去赞美人，我还是背离了我的宗旨。首先应该赞美的是培育人的土壤。

天职当然也起一种作用。有的人终身埋没在商店里。有的人朝着一个必要的方向奋勇前进；我们在他们的童年故事中看到处于胚芽状态的这种激情，便用来解释他们整个的生涯。但是历史在事后读来，总是使人产生幻觉。这

种激情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人身上找到。我们大家也遇到过一些掌柜的，在某一个沉船或失火的夜晚，显得比平时伟大。他们对自己丰富的内心是不会误解的，这场火灾成为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夜。但是，缺乏新的机会，缺乏肥沃的土壤，缺乏激励的宗教，他们会沉睡一辈子，根本不知道自己也有慷慨的感情。天职固然促成人的解放，但是天职本身同样需要解放。

航空之夜，沙漠之夜……都是些难逢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可是，在环境逼迫下，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需要。如果我在这里叙述我在西班牙度过的一个夜晚，那也不算离题，那个夜晚在这一点上给了我教育。我对某些人谈得太多了，我喜欢谈谈所有的人。

这是在西班牙的前线，我作为记者去访问的。那一个晚上，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我与一个年青的上尉同桌吃饭。

二

我们正在闲谈，这时电话铃响了。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指挥部传来命令在当地出击，这是一次荒谬、绝望的进攻，要在这个工人区攻下几座已改成水泥碉堡的房屋。上尉耸耸肩膀，回到我们身边说："我们中间打头阵的，站出来……"然后他把两杯科涅克酒推到我和一位恰在这里的中士面前，对中士说：

“你第一个跟我去，喝了去睡吧。”

中士去睡了。我们总共十二个人，围坐在桌旁守夜。在这间油灰密封得不透一点光的地下室内，强烈的灯光照得我不停地眨眼睛。五分钟前，我透过枪眼往外面看过一看。把枪眼前的遮布掀去后，我瞥见笼罩在幽暗弥漫的月光下，一堆堆似有幽灵出没的断垣残壁。我盖上遮布，仿佛把月光象一条油渍似的抹去了。我现在眼前还保留了海蓝色碉堡的印象。

这些士兵肯定不会回来了，但是他们知趣地一声不提。这次进攻势在必行。从人的仓库调拨几个人，就象在种子房抓了一把种子，撒向田野，以待收获。

我们喝我们的科涅克酒。我右边的人在下象棋。我左边的人在说笑话。我在哪儿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进来了，他手抚长须，温柔的眼光在我们身上游移。他的目光停在科涅克酒上，移开后又落在科涅克酒上，带着哀求的神情转向上尉。上尉低声笑了。那个人满怀希望，也笑了起来。旁观的人也发出了低低的笑声。上尉慢慢地把瓶子往后推，那个人的眼睛里表示出失望。这样展开了一场天真的游戏，满屋子烟雾腾腾，不眠之夜的困顿，黎明出击的前景，使这一幕悄无声息的芭蕾舞，象梦境那样渺远。

我们关在我们这条大船的底舱，暖洋洋的在进行游戏，而在外面，爆炸声象海风似的轰隆不断。

这些人过一会儿，也将在战争之夜的王水中，洗清他们的汗水，消除他们的酒气，摆脱他们等待的腻烦。我感到他

们的灵魂那么接近涤罪的时刻。但是他们还是尽情地跳这场醉汉与酒瓶的对舞。他们还是尽情地下完这盘棋。他们还是尽情地活下去。但是他们早已把搁板上的闹钟拨准了。铃声将响。于是这些人将应声而起，伸伸懒腰，扣上他们的腰带。那时上尉将解下他的手枪。这时醉汉也将醒来，他们不慌不忙地取道走廊，沿着小斜坡上去，走到一扇月白色的矩形门前。他们随口说几句这类简单的话："哼，冲就冲吧……"或者"天好冷哪！"然后他们将钻入黑夜。

时间到了，我看到中士醒来。他本来直挺挺地睡在一张铁床上，在地下室的废物堆中间。我一直望着他沉睡不醒。我好象也有过这种无忧无虑，又是那么幸福的夜晚。这使我想起我在利比亚的第一个夜晚，那次普雷沃和我坠落在沙地上，没有水，也没有生还的希望，我们在还没有感到极度口渴以前，总算还睡过一次，也仅仅这一次，睡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在熟睡中可以使用一种令人赞美的权力，那就是逃避现实世界的权力。我还控制着这个身躯，它还没有搅乱我的内心，只要我把脸孔伏在胳臂上，我的这一夜跟另一个幸福之夜没有任何差别。

中士就是这样睡着的，蜷作一团，失去了人的模样；来唤醒他的人点燃了一枝蜡烛，插在长颈瓶口，我起初没法分辨这堆不成形的东西，除了两只大军靴外。打上铁钉铁掌的大军靴，短工或者码头工穿的大军靴。

这个人脚上穿的是工具，全身上下也无一不是些工具：弹药包、手枪、皮背带、腰带。他戴上了驮鞍、颈围、以及耕

马的全套马具。在摩洛哥的地窖角落里，可以看到推磨的都是些瞎马。在这里摇曳不定、发红的烛光下，为了要推动磨盘，唤醒的也是一匹瞎马。

“嗨！中士！”

他慢慢转动身子，抬起睡意朦胧的脸孔，嘴里嗫嚅不清。可是他又朝着墙壁睡着了，不愿醒来，钻入沉醉的睡乡，就象钻入宁静的母胎，就象钻入深邃的水底，手掌一张一翕，宛若在抓什么黑色的海藻。应该把他的手指掰开。我们坐在他的床边，有一个人轻轻地把手臂伸入他的颈后，把这颗微笑的沉重的头颅托住。这是暖和的马厩里马匹交颈厮磨表现出来的温情。“嗳，老弟！”我生平还没有见过比这更温柔的情景。中士作最后一番挣扎，想回到他幸福的梦境，拒绝我们这个动乱、折磨人、寒冷黑暗的世界；但是太晚了。外界事物来强制他就范了。好比星期日的中学钟声，慢慢地惊醒了受罚的学生。他早忘了书桌、黑板、罚做的作业。他梦见田野里的游戏，但是无济于事。钟声当当响个不停，不可抗拒地把他送到不平的人间。中士象那个中学生，渐渐意识到这个疲惫的躯体，这个他乐于舍弃的躯体，这个醒后不久在寒气中忍受关节隐隐作痛，然后是马具的重压，然后是沉重的奔跑，然后是死亡的躯体。就是死，也胜过手浸在腻污的血堆里挣扎着爬起来，粗声大气地喘息和四周寒心的沉寂；就是死，也胜过死的难受。我望着他时，片刻也没忘记自己那次醒后的失望心情，又要忍受口渴、烈阳、沙土，又要承载生命的重担，——我不会选择去做

的这个梦。

但是他已经站在那里，直盯着我的眼睛：

“时间到了？”

这时候，人出现了。这时候，人违反了逻辑的种种推测：中士在微笑！是什么诱使他笑了起来？我记得在巴黎，有一个晚上，梅尔莫兹和我，还有其他朋友庆祝不知哪一个纪念日，拂晓时我们聚在一家酒吧间门口，由于唠叨了那么多的话，灌下了那么多的酒，没务正事而感到那么累，心里正烦得要吐。但是天空已经蒙蒙发亮，梅尔莫兹突然抓住我的手臂，抓得那么紧，以致我感到他的指甲：“你看，这时候在达喀尔……”这时候机械师在揉眼睛，取下螺旋桨套，这时候飞行员去查气象报告，这时候大地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我们的同志。天空已经泛起朝霞，人们已经在准备节日，但是为了他人准备节日；人们已经铺上宴会的台布，但是我们不是宾客。有的人将冒生命的危险……

“这里多么乌烟瘴气……”梅尔莫兹说。

你，中士，你应邀去赴什么样的宴会，竟值得你去死？

我以前听到过你的知心话。你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你是巴塞罗那城里的一个小会计员，你以前是跟数字打交道的，并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分歧。但是一个朋友参军了，然后第二个，后来第三个，你也奇怪自己有了异常的变化，你的工作渐渐的对你变得毫无意义。你的欢乐，你的忧虑，

你的小小的享受，这一切都是上一个时代的事了。这里的事已无足轻重了。最后，终于传来了你的一个朋友的死讯，他在马拉加附近被杀害的。这不一定是你急于要复仇的一个朋友。至于政治也从来不曾打扰过你。这条消息却象海风，吹到你的身边，闯入你的狭窄的天地。一位朋友那天早晨望着你说：

“我们走？”

“我们走。”

你们两人就这样“走”了。

我心中产生了几个形象，来给自己解释你没能用语言表达，但是它的存在却指导了你的行动的这条真理。

在迁徙季节，飞来了一群群野鸭子，沿途飞经的地方引起阵阵好奇的骚动。家鸭好象受到了长空雁行的吸引，不寻常的跃跃欲试。野性的嘎叫声唤醒了它们心中我无从知道的残余野性。于是农庄驯养的鸭子一度也要成为候鸟。在这个小而懵懂的脑袋里，以前萦绕的是野塘、蛆虫、饲养房这些简朴的形象，而今向往千里沃野、高空长风、汪洋大海。家禽原来不知道它的脑袋，也足以容纳各种各样神思遐想，于是现在鼓翅欲飞，看不起谷粒，看不起蛆虫，一心想做个野鸭子。

我尤其想到我的小羚羊；在朱比角我养了几头羚羊。在那里大家都抚养羚羊。我们把它们关在旷场上的木栅房里，因为羚羊需要风的吹拂，比什么都娇弱。幼小时加以驯养，还会到你手里觅食。它们听任抚摸，把湿腻的鼻子伸到

你的掌心上来。我们以为它们已经驯服。我们以为无形中使它们避免了无声无息地消亡、抑抑郁郁地死去的痛苦。但是终于这一天来了，你看到它们朝着沙漠的方向，用初生的小角顶触围墙。它们受到了磁性的吸力。它们不知道是在离弃你。你带给它们的牛奶，它们还是喝下去，还是听人抚摸，把鼻子更温柔地伸进你的掌心……但是你一放松，就会发现它们象是在一阵幸福的跳跃后，又回到木栅旁边。如果你任其自然，它们会留在那里，倒并不企图突破藩篱，而只是低垂着头，用小角相抵，一直到死为止。这是发情的季节，还是只想蹓蹓蹄，奔驰得气喘吁吁而已？它们也说不上来。当人们捕获后送给你的时候，它们的眼睛还没有睁开。它们对沙漠的自由，就象对雄性的气息，都毫无所知。但是你要比它们聪明得多。它们追求的东西，你是知道的，那是供它们充分发挥的原野。它们愿意做羚羊，跳自己的舞蹈。愿意以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的速度朝前奔驰，途中突然停蹄收步，好象沙土到处会迸出火星似的。要是羚羊的真理是追求恐惧的乐趣，只有恐惧能促使它们前进，能激发它们跳得最高最欢，那豺狼又算得什么呢？要是羚羊的真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利爪的撕裂，那狮子又算得什么呢？你望着它们，你想，它们得了怀乡病。怀乡病就是莫名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对象是存在的，但是没法用言辞表达。

而我们，缺少的又是什么呢？

中士，你在这里又能得到什么，教你丝毫不想背叛你的命运？可能是这条友谊的手臂？它把你沉睡的头颅托了起来；可能是这声温柔的微笑？它从不埋怨，但分担忧患。“嗳！同志……”埋怨，这也需要两个人。这仍不能一人独占。但是人的关系中有一种境界，到了那种境界，感激与怜悯一样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时，人可以象获得解放的囚犯一样呼吸。

我们两架飞机比翼并航，飞越那时还没有降服的里奥德奥罗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团结的关系。我从来不曾听说沉船者向营救者道谢的。经常的是在把邮包从一架飞机卸运至另一架飞机而精疲力尽时，我们相互对骂：“混蛋！我这次出故障，是你的过错，顶着逆风，还拼命的要在两千米高度飞。如果你在低空跟着我，我们早到了艾蒂安港！”另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反显得羞于做一个混蛋。然而我们该用什么来感谢他呢？我们的生命也有赖于他。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枝条。你救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中士，把你往死路上送的那个人，又为什么要惋惜你呢？你们大家共同担当这个风险。人们在这一分钟发现了这种不需用言辞表达的团结。我理解你为什么背井离乡。假若你在巴塞罗那是个穷人，工作后可能孑然一身，假若你的躯体无处栖息，在这里你感觉到了充分发挥的满足，你找到了普遍精神；在这里，你一个贱民，也受到了爱情的收容。

政客们的乖言壮语，可能把你的生命洒在田野；他们说这些话是否出于诚意，合乎逻辑，我不想了解。要是这些话

在你身上生根，象种子会发芽一样，那是这些话迎合了你的需要。你是唯一的评判者。该是由土地来品评麦子的优劣。

三

一个共同的、眼前还达不到的目标，把我们和我们的兄弟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为此活着的；经验告诉我们，爱不是相互望着对方，而是共同展望一个方向。只有团结一致攀在同一根绳索上，登上同一个顶峰去集合的，才算得是同志。要不然为什么就在这个富饶的世纪，我们在沙漠中分享最后一点粮食时会感到这样心满意足？在这件事上，社会学家的预言又值得什么？对我们曾经在撒哈拉经历过排除故障的欢乐的人来说，其他的乐趣都显得那么平淡。

可能这就是今日世界开始在我们周围崩溃的原因。每个人慷慨激昂，为了维护使他本人感情丰富的宗教。我们大家用相互矛盾的语言，表现同样的激情。我们在方法上——方法只是我们推理的结果——而不是在目的上有所分歧；目的都没有什么不同。

因而，我们不要感到惊讶。有的人原先不觉得心中有一个熟睡的陌生人，但是一旦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窖里，听到牺牲、互助、法律的严峻，感到这个陌生人苏醒了，那个人只知道一个真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理。有的人去站岗一次，保护西班牙修道院内一群跪在地上惊慌失措

的修女，这个人就是在为教廷效死。

当梅尔莫兹抱着必胜的信心，驾机深入智利境内安第斯山坡，你若指摘他说他错了，一个商人的函件可能不值得他去冒生命的危险，梅尔莫兹听了只会付之一笑。真理是：他越过安第斯山时，心中感到自己是个人。

如果你企图用战争的恐怖来说服一个不惜一战的人，不要把他当作野蛮人看待，在评论他之前首先设法了解他。

举个例说，在里弗战争① 期间，南方有个军官指挥一个前沿哨所，哨所夹在抵抗部落占据的两座山头中间。有一个晚上，他接待西山上派来的使者。他们正在按照礼节喝茶时，枪声响了。东山上的部落向哨所发动了进攻。上尉要把这些人送走，准备战斗。敌人的使者回答他说："今天我们是你的客人，上帝不允许我们抛弃你……"他们和上尉的士兵并肩作战，保卫了哨所，之后又登上他们的鹰巢。

但是轮到他们进攻的前夕，他们派了使者对上尉说：

"那一天晚上，我们帮助了你……"

"不错。"

"我们为你打掉了三百发子弹……"

"不错。"

"把那些子弹还我们才是道理。"

上尉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决不肯利用他们高尚的心胸而占便宜。他把后来用以对付他的弹药还给了他们。

① 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摩洛哥境内里弗地区的部落与法国西班牙联军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

人的真理，在于使人成为一个人。有的人理解人与人关系中的这种尊严，处世耿直，推己及人，崇尚信义；还有一种人哗众取宠，对同样的阿拉伯人亲热地拍拍肩膀，表示友善，吹捧他们同时又侮弄他们；如果前者认为自己这种崇高的心灵与后者的庸俗好意不能相提并论，而你又表示异议的话，他只会对你报以稍带轻蔑的怜悯。而有理由的是他。

但是，你也有同样的理由憎恶战争。

为了理解人和他的需要，为了认清人的本质，不应该因为你的真理有了明证而攻击对方的真理。不错，你是对的。你们都是对的。逻辑可以检验一切。就是那个把人间的痛苦都归咎于驼背的人，也是对的。如果我们向驼背开战，不久就会学得慷慨激昂。我们一定要报复驼背犯下的罪恶。当然，驼背也是会犯罪的。

为了设法突出本质的东西，应该首先把分歧撇在一边；这些分歧一经确认，就会写成一部通篇是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古兰经》，以及由此引起的狂热。可以把人分作右派和左派，驼背和非驼背，法西斯分子和民主分子；这些区分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你知道，真理是把世界简化，而不是制造混乱。真理是突出普遍精神的语言。牛顿并不是用解答谜语的办法，“发现”了一条长期隐蔽的规律，牛顿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演算。他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跌落在草地，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不是自我检验的东

西，而是简化的东西。

讨论各种意识形态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可得到检验，所有的意识形态也都相互矛盾，这样的讨论只会使人的解放遥遥无期。而人，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别处，都表示出同样的需要。

我们要摆脱桎梏。一个人用镐刨地，就要知道用镐刨地的意义。囚犯的一镐与勘探者的一镐，不能等量齐观。囚犯的一镐是对囚犯的惩罚，勘探者的一镐是给勘探者的荣誉。需要用镐刨的地方并不就是监狱。并不存在物质的恐慌。毫无意义地用镐去刨地，又不能教抡镐的人融合在人类大家庭内的，这种地方才算得是监狱。

我们要冲破牢笼。

在欧洲，有两亿人生活缺乏意义，他们要求生的权利。工业使他们失去了农民世代相传的语言，把他们关闭在巨大的贫民窟内；那些贫民窟就象塞满黑色车厢的调车场。他们在工人区的角落里要求觉醒。

另有一些人，卷入了各种各样职业的齿轮，谈不上享受拓荒者的乐趣，宗教的乐趣，学者的乐趣。人们以为，为了他们成长，只需要给他们蔽体果腹，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渐渐地把他们养成为库特林①式的小布尔乔亚，乡村的政客，内心闭塞的技术员。如果说对他们传授了知识，可是

---

① 乔治·库特林(1861—1929)，法国戏剧家，是法国现代喜剧的中坚人物，善写法国社会中的小人物，富有社会意义。

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教育。有的人认为教育就在于背诵几个公式，这是对教育的一种谬见。理科班的一个普通学生在自然和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要比笛卡儿① 和帕斯卡来得丰富。但是在智慧上，他能进行同样的演算和推导吗？

每个人，隐隐约约，都有生的欲望。但是有的办法欺世惑众。当然可以给某些人套上军装来鼓励他们。于是他们高唱军歌，与同志们分享他们的面包。他们也会找到追求的东西——对普遍精神的爱好。但是他们会死于献给他们的面包。

人们可以从土里挖出木头偶像，给多少风行过一时的古老神话招魂，让泛日耳曼主义或者罗马帝国的神秘主义卷土重来。人们也可以说作为德国人，作为贝多芬的同胞是桩令人陶醉的事，而把德国人说得飘飘然。就是把船上的火伕也可奉承得忘乎所以。当然，这要比把火伕培养成一个贝多芬容易得多了。

但是这一类的偶像崇拜是食肉动物的偶像崇拜。为知识的进步和疾病的医治而牺牲的人，在他衰亡的同时，就是在为生命服务。可能为开疆拓土而牺牲也是壮美的，但是今日的战争摧毁了它本身妄称要促进的东西。今天已谈不上牺牲一些鲜血来救活整个民族。自从对阵的是飞机和芥子气以后，战争只是一个大流血的外科手术。每个人都躲

---

① 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在水泥墙后，每个人都无计可施，只是日以继夜地派出成批飞机捣毁对方的心脏，炸断对方的命脉，瘫痪对方的生产和贸易。胜利属于最后烂掉的人。结果两个敌手会同时烂掉。

在一个变成沙漠的世界上，我们渴望找到同志；在同志间分享面包的乐趣，曾使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战争来获得奔向同一个目标时摩肩蹭臂的温暖。战争欺骗我们。憎恨并不会在奔跑的激昂情绪外增加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憎恨呢？我们载在同一个星球上，是同一条船上的水手，我们风雨同舟。如果说文明的冲突可以促进新的综合，这点还有可取的话，文明的相互残杀则是丑恶的。

为了我们的解放，既然只要帮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目标可以使我们联在一起，那就应该在把我们联在一起的地方去找寻那个目标。诊病的外科医生决不去听他所诊断的病人的诉苦，而是通过病人去设法治愈那个人。外科医生说的是一个普遍语言。物理学家也是如此，当他在思考那些几乎是神圣的方程式，并通过方程式既掌握原子又掌握星云的时候。直至最质朴的牧羊人也无不如此。因为在星空下平平凡凡地放牧着几头羊的那个人，他若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走仆。他是一个哨兵。每个哨兵都身系一个王国的安危。

你以为那个牧羊人不希望有所意识吗？我在马德里前线参观了一所学校，离战壕五百米，在山岗上的一堵矮石墙后面。一个二等兵在教植物课。他用手把一朵罂粟花上嫩弱的器官一片片撕下来，招来了几个长胡子的香客，他们掸去身上的尘土，不顾炮火，到他那里朝圣。他们围住二等兵盘腿而坐，一手托腮，立刻专心地听他解释。他们蹙眉咬牙，对讲的课不甚了了，但是人们对他们说过："你们是些无知之徒，才从兽洞里爬出来的，还不赶快追上人类！"于是他们迈动笨重的步子急起直追。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任务，即使是最默默无闻的任务，才会感到幸福。才会心安理得的生，心安理得的死。因为生有了意义，死也有了意义。

当死作为一个自然的结局，当普罗旺斯的老农享尽天年，把他的一份山羊和橄榄树遗留给他的孩子，为了以后由他们传至他们的子子孙孙时，死乃是这样的甜蜜。在农民的世系中，人是不会完全死去的。每个生命都会轮到象豆荚似的开裂，落出果实。

有一次，我和三个农民坐在一起，面对着他们母亲的灵床。当然这是悲痛的。这是第二次割断脐带。这是第二次一个绳结松了——这个把各个世代串联一起的绳结。这三个孩子成为孤儿，一切从头学起，失去了逢年过节团聚的桌子，剥夺了天伦的磁极。但是，我也发现，世裔的中断也是生命的再现。这些孩子，轮到他们做一家之主，众望所归的

人物，年高德劭的长者，直到那一天，轮到他们把家计交给在院子里游戏的这群孩子。

我望着那个母亲，这个面貌恬静严峻，嘴唇紧闭的老农妇，这个已变成石头面具的脸孔。我从中也辨认出儿子的面貌。这个面具曾用来拓刻了他们的面貌。这个肉体也曾用来铸造了这些肉体，这些美丽的人的模具。现在，她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好象宝石取出后留下的矿碴。以后轮到她的儿女，以他们的肉体来铸造他们的后代。在农村，人的生命延续不断。母亲故世了，母亲万岁！

悲痛，是的，但是如此纯朴，这个生生不息的景象：把美丽的满头银丝的遗体，一具具抛落在沿途，通过夺胎换骨，走向我无从揣测的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乡村小镇上的丧钟在我听来并不哀伤，而是一阵阵含蓄温柔的欢乐声。钟以同样的抑扬来庆贺葬仪和洗礼，又一次宣布了世代的递嬗。在听到这位老妇人与大地的婚礼曲时，心头只是感到一片恬静。

生息繁衍，若树木的徐徐成长，这就是生命，这也是心灵。多么神秘的昇华！一堆岩浆，一块陨石，一个神奇生殖的活细胞，我们就是从这些演化而来的，逐渐成长培育，直至今天能谱写清唱剧和探索银河。

母亲不但传种接代，她还把一种语言教授给她的后裔，她托付给他们这些世世代代涓涓滴滴积累的知识，这份她也受之于上代的精神遗产，这一脉相承的传统、观念和神

话，就是这些形成牛顿或莎士比亚所以与穴居人不同的全部区别。

西班牙士兵在子弹呼啸下学习植物课，梅尔莫兹飞往南大西洋，另一个人献身于诗歌；当我们饥渴的时候，我们所以会感到他们这种饥渴，这是因为人类的创造还没有完成，我们对自己和宇宙应该有所意识。我们在黑夜中应该架起桥梁。只有那些把独善其身、漠不关心作为金科玉律的人才不理解这一条；但是这种金科玉律只是理智的毁灭！同志们，我的同志们，你们可以给我作证，我们在什么时候才感到了幸福？

四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又记起了那些垂老的公务员，当我们终于得到任用的机会，准备蜕化成人的时候，他们在初航的黎明把我们伴送到机场。他们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从来不知道他们有过饥渴。

沉睡不醒的人真是比比皆是。

几年前，在一次铁路长途旅行中，我有心观察了这块行进中的国土；三天来，我幽闭在车厢里，三天来两耳离不开海水卷动卵石的轱辘声，我站了起来。半夜一点钟光景，我跑遍整列火车。卧铺车厢是空的。头等车厢是空的。

但是三等车厢装满了几百个波兰工人，从法国解雇回

到他们的波兰去。

我跨过他们的身子在过道上走回来。我停下来望着。这个车厢没有隔板，好象一个通铺房间，有一股兵营或警察局的气味。我站在宵灯下，看着这一群东横西倒的人，随着快车的摆动摇晃。这一群人沉溺在恶梦里，回到他们的贫困中去。有几个剃光的脑袋在木椅靠背上晃动。男人，女人，小孩都自右向左侧转着，好象受到这些噪声、这些颠簸的攻击；他们忘情时，这些噪声和颠簸也在进行威胁。他们在睡眠中也得不到安逸。

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一半失去作为人的品质，受到经济浪潮的冲击，从欧洲的一个角落飘流到另一个角落，抛却了北方的小屋子、小花园，以及我在波兰矿工的窗前看到过的三盆天竺葵。他们只收拾了一些厨房的炊具、被褥和窗帘，塞进了针粗线疏、鼓鼓囊囊的包裹内。但是他们以前抚摸过或喜爱过的一切，他们逗留法国四五年间驯养的猫、狗和天竺葵，却不得不割爱了，他们随身只带了这些厨房的什物。

一个婴孩在吮吸一个困倦得昏昏欲睡的母亲的乳房。在这荒谬凌乱的旅途上，生命也在传递。我瞧了瞧父亲。头颅象石头一样沉重和光秃。在不舒服的睡眠中身子折成两段，蜷缩在工作服内的是一身瘦骨。那个人简直是堆泥。好象夜半更深，一些鸠形鹄面的游民沉睡在菜市场的板凳上。可是我想，问题不在这种贫困，这种污秽，这种丑陋。因为同样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以前在某一天见面，男的必然

对女的微笑，他在工作之余无疑也曾带给她鲜花。他胆怯笨拙，看到自己遭到拒绝而会发抖。女的天性爱俏，自恃姣美，可能逗他不安。那一个在今天已只是一架挖土或敲钉的机器，那时在他心中也曾有过柔情和苦恼。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竟然变成了两堆泥。他们曾经在哪一个可怕的模子里耽过，竟象经过冲床的冲压？一个年老的动物还能保持体态的优美。为什么这个有风采的人到头来这么龙钟衰颓？

我在这群人中间继续我的旅程，他们的睡眠也象妓院那样恶浊。粗卤的鼾声，含糊的怨声，半身压麻后翻身时的大靴子摩擦声，交织成一种暧昧的声响，在空气中飘荡。始终幽幽伴随着的，是卵石在海水推涌下无休无止的轱辘声。

我面对着一对夫妇坐下。在丈夫与妻子之间，给那个孩子挤出来一个位子，他睡着。但是他在睡梦中转过身来，在宵灯下露出了他的脸孔。啊！多可爱的脸蛋！这对夫妇生下了一枚金果。这对行动蹒跚的丑人儿居然养出了这么一个娇媚的小孩。我俯身注视着这个光洁的前额，这两片可爱的微撅的嘴唇，于是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张音乐家的脸，这是童年莫扎特，这是有锦绣前程的生命。传奇中的王子跟他没有两样：得到保护、关心和培育，以后他做什么不成呢！花园里培养出一种新品种玫瑰，所有的园丁大为激动。人们把玫瑰隔离，培栽，促其生长。但是没有培养人的园丁。在冲床中，童年莫扎特和其他孩子会打上同样的烙印。在夜总会的污泥浊水中，莫扎特也会把堕落的音乐视作最

高的享受。莫扎特被判了死刑。

我回到我的车厢。我心想：这些人并不为他们的命运感到难受。在这里教我痛心的不是慈善事业。问题也不在于对着一个永不收口的创伤表示一番同情。那些身受创伤的人并不感到创伤的痛苦。损伤的不是个人，不妨说是整个人类。我不相信怜悯。令我痛心的是园丁的这种观点。令我痛心的不是这种贫困，人在贫困中，日久也会象在懒惰中一样安之若素。东方人在赤贫中生活，几世纪来处之泰然。令我痛心的事，不是靠慈善机关的菜汤能够医治的。令我痛心的，也不是这堆瘦骨，这个偻身，这种丑陋。而是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夭折的莫扎特。

* * *

唯经智慧的吹拂，泥胎才会变成人。

（完）

关于作者

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一九〇〇年诞生于法国里昂，一九四四年在地中海上空失踪，他过的是飞行员的生涯，但以诗人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哲学家的智慧探索人生，他短短的一生中只留下不多几篇薄薄的著作，却成为读者最多、在国外传诵最广的法国作家之一，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是世界航空史上所谓"想飞的疯子"不顾安危进行飞行试验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飞机正式作为军事武器投入欧洲战场，这是飞将军纵横天空、雄长三军的时期。二十年代初，开始进入了民用航空线的开拓时期。这时期的创业工作虽不象前两个时期那样轰轰烈烈，引人注目，然其艰苦卓绝不输于任何冒险事业。圣埃克絮佩里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位技术精娴、勇敢沉着、富于进取心的飞行员。他和同时代的法国著名航空家让·梅尔莫兹、亨利·吉约梅等一起，开辟了从非洲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横越大西洋，飞抵拉丁美洲的航线，为国际航空事业作了出色的贡献。圣埃克絮佩里在作品中，用形象诗意的语言，深刻独到地描写了这一个时期法国飞行员的惊险乐观、

大胆豪迈的生活。

圣埃克絮佩里出身在法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幼年丧父，随其姑母过活，在里昂附近属于安省的一个庄园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十四岁到瑞士一所教会中学读书。他勤奋好学，酷爱诗歌与机械。一九一七年回到法国，准备投考海军学校，但是口试失败。后来在巴黎美术学院听课。一九二一年服兵役，参加空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受训。翌年调往非洲摩洛哥。在一次飞行事故中身负重伤，伤愈后仍坚持修完飞行员的课程，获得飞机驾驶执照。一九二三年复员回巴黎，找不到固定职业，靠临时工作过日子。

这时他开始写作。一九二六年九月考上了设在法国图卢兹、哺育了法国最早一代民航飞行员的著名的拉泰科艾尔航空公司。圣埃克絮佩里年青有为，热心大胆，深受同事的器重。经过几次邮政飞行，他被调往非洲里奥德奥罗地区（即今西撒哈拉的一部分）任朱比角中途站站长，在那里度过几年孤独的沙漠生活，与撒哈拉的游牧部落有了接触。天空与沙漠既考验了他的胆略，也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遐想的天地。一九二九年，他发表了他真正的第一部作品《南方邮航》，描写飞行员贝尼斯牺牲在撒哈拉上空的故事，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

拉泰科艾尔航空公司解散，继而成立法国邮政航空公司，业务扩展，他随同梅尔莫兹、吉约梅前赴南美洲开辟新航线。一九三一年在阿根廷结婚，同年发表《夜航》，在法国

文学界声誉鹊起。但是不久，法国邮政航空公司宣告破产，他生活无着。这时几家小航空公司合并成立了今日的法国航空公司，他进入该公司工作，一九三五年企图打破巴黎一西贡航线的飞行纪录，没有取得成功。

第二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前往那里，为巴黎一家报馆撰写通讯报道。一九三八年又当上飞行员，企图接通纽约和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附近的火地岛之间的航线，不幸又身负重伤，长期在纽约治疗。一九三九年发表《人的大地》。

不久，同盟国与轴心国在欧洲正式宣战，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圣埃克絮佩里应征入伍，成为飞行员。一九四〇年，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政权屈服。他于十二月转道北非，逃至美国。一九四二年在美国出版《空军飞行员》，描述他在一九四〇年驾机飞往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执行一项艰巨任务过程中的思想。一九四三年在美国接连发表了两部作品《给一个人质的信》和《小王子》。《给一个人质的信》号召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小王子》则是一篇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体小说，出版后不久即成为名著，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趋势深感不安。虚荣、野心、骄奢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对人类的最本质的价值日益淡忘，而盲目追求物质的点缀。这一切使作者对人类“童年”的消逝无限感叹。

一九四三年三月，圣埃克絮佩里潜回北非，参加戴高乐

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兰西抵抗运动。同年八月，尽管他有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飞行六千五百小时的优异纪录，但是年龄过大，又负过重伤，只是编入空军预备队。他竭力要求参加战斗。一九四四年一月，通过一位美国朋友的帮助，亲自到了当时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同盟国地中海空军司令部。负责该地区空中作战的美国艾拉·埃克将军接见时，看到这位秃发、两鬓灰白、在文学界颇负盛名的高个子法国人象孩子似的苦苦哀求让他上飞机，不由大为感动，亲自批准他执行五次侦察任务。

到了七月底，他已执行了八次侦察任务，但仍不甘心下火线。他的中队长为了保护他，与其他军官商量后，决定把盟国将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透露给他，要他等待以后的任务，目的是不让他再去冒险。他们准备在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把这个军事秘密告诉他。

但是就在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有一次前往法国格勒诺布尔和安讷西附近地区的侦察飞行。这两个城市离里昂不远，他为了在空中就近看一眼他度过童年的故乡，曾屡次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那天早晨，他登上座舱时精神抖擞，经过地勤检查的飞机也操纵自如，七月的天空只有几朵明亮的云彩。他从意大利博尔戈起飞，进入地中海科西嘉岛上空后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返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多年来时刻尾随着他的死亡，这一次终于在空中把他攫住了，他也遭到他在书中怀着敬意描述过的贝尼斯、法比安、梅尔莫兹同样的命运。但是，他的结局更令人惆怅：自

他起飞后，地面上始终没有收到他在飞机上发出的信号；战后在德国人的档案中也找不到他的飞机被击落的纪录。

一九四八年，根据圣埃克絮佩里生前留下的打字稿和零乱的草稿，整理出版了《要塞》，后来经过长年的校勘，又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定本。这是一部随感录式的作品，体裁别致，内容庞杂，表达了圣埃克絮佩里对文明的许多领域的哲学思想，也是他本人认为的一部大著作。在他身后出版的还有《青年时代的信札(1923—1931)》、《笔记》、《给母亲的信》和《生命的意义》。

这本集子内收的《夜航》和《人的大地》，无疑是圣埃克絮佩里的精彩动人的两部作品。

二十年代，飞机结构原始，气象情报不全，地勤设备简陋，航空是一个危险的职业，更不用说夜间航行了；每次夜航都可能丧命。然而，火车轮船不分昼夜行驶，如果飞机不能日夜兼程，就会失去速度的优势，这对作为新兴运输手段的航空事业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夜航》就是描写力排众议、坚持开辟夜间航线的创导者利维埃。他对自己的主张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对工作一丝不苟，对下属爱护关怀。他的爱护表现在对工作的负责，对人的创造力的激发。疏忽意味着死亡，姑息孕育着灾难。《夜航》细腻地描写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等待着的三架航机中的一架，在南美洲上空令人不安的旅程。

《人的大地》叙述了作者本人的飞行经历。他把飞机作

为一种工具、一台仪器来探索世界，并说明人如何在排除障碍、鞠躬尽责时获得发展和成长。他歌颂胆识，但鄙视匹夫之勇、无谓牺牲。他宣扬友爱，对物质财富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工作首先在于促进人的团结交往，物质主要为了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本篇中对沙漠有极为生动的描写。沙海浩翰的撒哈拉，这块生命罕见的不毛之地，充满着惊心动魄的生活，其中照样存在着阶级的压迫、民族的残杀和文明的冲突。

圣埃克絮佩里的全部作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人的责任感与人的团结，这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最可贵的。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为《夜航》写的前言中提到："我尤其感激作者的，是他提出了一个不同凡俗的真理，对我来说具有重大的心理价值，这就是：人的幸福不在于自由，而在于对一种责任的承担。"后来，圣埃克絮佩里在《要塞》中写道："如果你要理解幸福的含义，首先应该理解为报偿，而不是目的。"

虽然圣埃克絮佩里认为这个世界上生命的形成是一个机缘，灵性的产生更是一桩奇迹，他却十分珍视这个短促的人生：人生所以可贵，是它可以促进人类的文明。他在《夜航》中说："生活充满矛盾，你得尽可能在生活中应付自如……不过，得使生命延续下去，得创造，并且要以易于腐败的躯体去换取……"后来在同一本书内又提到："这些金碧辉煌的圣殿般的寝室要象海市蜃楼般幻灭。衰老和死亡

会摧毁它们，而且比他更加无情地摧毁它们。或许还存在别的有待拯救而又更加持久的东西；或许利维埃所积极从事的正是为了拯救人类的这一方面？否则，他的行动也就毫无道理了。”

这个孜孜于“以易于腐败的躯体去换取……”的思想，在《要塞》中也屡次出现。“鞋匠，是什么使你这样快活？但是我不想去听他的回答，知道他一定答得不对，无非对我说赚到的钱，等待着他的饭菜，或者休息。毫不知道他的幸福是使自己变成了嵌金线的拖鞋。”“这样他们终生工作，为了创造一份他们无从享受的财富，尽其平生岁月去换来那块永不玷污的锦绣。”

在促进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要求人的团结与友爱。单独的人在严酷的自然力量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在《要塞》中写道：“我毫无希望以个人的力量摆脱自身的孤独；石头只能是石头，毫无希望变成其他东西。但是齐心合力，砌在一起，石头就会变为庙堂。”人的团结友爱并不在于朝夕厮守，而是应该患难与共，赤诚相见。在他看来，幸福莫过于人理解人，悲痛莫过于人失去人。他真正的奢望只是人与人的交往。《人的大地》描写的航空大家庭内四海飘零的兄弟、他们那些平淡的生活琐事、敛藏的感情，经圣埃克絮佩里的阐述，使人看到了内涵的崇高意义，具有极大的精神感召力。

圣埃克絮佩里对人也有一种独特的概念。不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成，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

行思维的动物"便称为人。还得对集体有责任感、对事业有上进心的才配称为人。这样的人不断追求光明，努力使人类摆脱愚昧，丰富生活内容，对历史尽自己的职责。世界因有了这样的人才越来越美好，人类也因有了他们，经过两百多万年胼手胝足的历程，才大大有别于其他动物，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那些自甘落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只能算是一具泥胎。然而他也认为，只要赋予条件、考验、激励，任何泥胎都可成长为一个人。

圣埃克絮佩里文笔优美，想象丰富。瞬息即逝的图象，司空见惯的景色，在他眼中无不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一堆云，一阵风，一块岩石诚然与飞行员血肉相关，晨曦晚霞、星空月夜也自有常人难以忖度的意义。他的散文诗意浓馥，譬喻新奇，但是有时抒情失之过纤，寓意流于抽象。这是不是象歌德所说的："所有抒情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必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某些细节上，却又会有些不可理解？"

圣埃克絮佩里颂扬人的责任感和人的团结。在他生活的年代和他成长的土地上，若要实现这两条，显然还象他在沙漠中见到的海市蜃楼，只是一种幻象。现实情况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在欧洲这块狭小的陆地上经过了两次摧毁性的战争。他知道人类还要走一大段历史路程才能达到那

---

① 语见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个理想的阶段。在他从法国逃至美国的时候，也不为一部分法国人所理解，反而成为诬蔑造谣的目标。流亡海外的几年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因而他时或流露出悲观虚无的思想，尤其在《要塞》这本书中。“要塞，我把你建立在人们的心坎上。”这样的话一方面固然显示了圣埃克絮佩里并没失去对人的信念和期望，另一方面不也是表达了他对当时现实无可奈何的心情吗？此外，他所抱的信仰不见得全是真理，他提出的见解也未必是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良药。

尽管如此，圣埃克絮佩里一生中对死的无畏，求生的崇高，直到最后时刻，始终没有回避他作为一个飞行员，一个民族战士，一个人的责任。他高尚的心灵，出众的才华，在航空事业中表现的献身精神，使圣埃克絮佩里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杰出、最令人尊敬和怀念的人物之一。

马 振 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夜航
作者＝（法）圣埃克絮佩里著
页数＝２５１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６６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０４月第１版